

三國演義





本古
三國演義目錄

卷一

-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張翼德怒鞭督郵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廢漢帝陳留爲帝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焚金闕董卓行兇
袁紹誓河戰公孫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勤王室馬騰舉義
劉玄德北海救孔融
陶恭祖三讓徐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太史慈酣關小霸王
呂奉先射戟轅門
袁公路大起七軍
賈文和料敵決勝
- 新黃巾英雄首立功
何國舅謀誅宦豎
魏金珠李肅說呂布
謀董賊孟德獻刀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匿玉璽孫堅背約
孫堅跨江擊劉表
董太師大鬧風儀亭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報父讎曹操興師
呂溫侯漢陽破曹操
曹孟德大戰呂布
楊奉董承雙救駕
呂奉先乘夜襲徐州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曹孟德敗師渭水
曹孟德會合三將
夏侯惇拔矢啖睛

第二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卷二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曹阿瞞許田打圍

曹操煮酒論英雄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禰正平裸衣罵賊

國賊行兇殺貴妃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袁本初損兵折將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斬蔡陽兄弟釋疑

小霸王怒斬于吉

戰官渡本初敗績

曹操倉亭破本初

奪冀州袁術爭鋒

曹丕乘亂納甄氏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玄德南漳逢隱淪

玄德用計襲樊城

司馬徽再薦名士

定三分隆中決策

白門樓呂布殞命

董國舅內閣受詔

關公賺城斬車胄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吉太醫下毒遭刑

皇叔敗走投袁紹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關雲長挂印封金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會古城主臣聚義

碧眼兒坐領江東

劫烏巢孟德燒糧

玄德荊州依劉表

決漳河許攸獻計

郭嘉遺計定遼東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單福新野遇英主

元直走馬薦諸葛

劉玄德三顧草廬

戰長江孫氏報仇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第四十七回 關澤密獻詐降書

第四十八回 寧長江曹操賦詩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印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第五十七回 樂桑口臥龍巾喪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關馬超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諸葛亮火燒新野

趙子龍單騎救主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魯子敬力排衆議

孫權決計破曹操

羣英會蔣幹中計

獻密計黃蓋受刑

龐統巧授連環計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三江口周瑜縱火

關雲長義釋曹操

孔明一氣周公瑾

趙子龍計取桂陽

孫仲謀大破張文遠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孔明二氣周公瑾

孔明三氣周公瑾

乘勝驍風離理事

曹阿瞞割鬚棄袍

曹操抹香鬚送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蔣楊修

龐士元讓取西蜀

卷三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護明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第六十七回

曹操斗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追遙津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杯戲曹操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權糧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滄江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代法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第八十一回

急兄難張飛遇害

雷弟恨先主興兵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第八十三回

戰猇亭先主得韓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逼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第八十九回

武侯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卷四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踏降孔明

武侯侯馬死王朗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霄破羌兵

司馬懿魁日擒孟達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劭斷髮離曹休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斃陳倉武侯取勝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出隴上禱葛妝神
第一百二回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
上方谷司馬受困
第一百三回 殲大星漢丞相歸天
武侯預伏錦囊計
第一百五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魏主政歸司馬氏
第一百七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困司馬漢將奇謀
第一百九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第一一二回 救濟春于詮死節
丁奉定計斬孫琳
第一一三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詔班師後主信諛
第一一四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鄧士載偷渡陰平
第一一七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第一一九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武侯驕陣辱仲達
奔劍閣張郃中計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五丈原諸葛禱星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魏主拆取承露盤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姜維兵敗牛頭山
孫峻席間施密計
殷曹芳魏家秉報
姜維背水破大敵
諸葛誕議討司馬昭
取長城伯約鑿兵
姜維關陣破鄧艾
姜維棄糧勝魏兵
託屯田姜維辭渴
武侯顯聖定軍山
諸葛瞻戰死綿竹
入西川二十爭功
再受禪依樣警劫塵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古本三國演義 卷四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却說孔明班師回國，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落羅拜相送。前軍至瀘水，時值九月秋天，忽然陰雲布合，疾風驟起，兵不能渡。回報孔明，孔明遂問孟獲，獲曰：「此水原有鬼神作禍，往來者必須祭之。」孔明曰：「用何物祭？」獲曰：「舊時國中因猖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入頭，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風恬浪靜。」更兼連年豐稔，孔明曰：「吾今事已平定，安可妄殺一人？」遂自到瀘水邊觀看，果見陰風大起，波浪洶湧，人馬皆驚。孔明甚疑，即尋土人問之。土人告說：「自丞相經過之後，後夜只聞得水邊鬼哭神號，自黃昏直至天曉，哭聲不絕，瘴煙之內，陰鬼無數。因此作禍，無人敢渡。」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前者馬岱引蜀兵千餘，皆死於水中，更兼殺死南人盡棄此處，狂魂怨鬼，不能解釋，以致如此。吾今晚當親自往祭。」土人曰：「須依舊例，殺四十九顆人頭為祭，則怨鬼自散也。」孔明曰：「本為人死而成怨鬼，豈可又殺生人耶？」誓自有主意。喚行廚宰殺牛馬和麵為劑，塑成人頭，內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饅頭」，當夜於瀘水岸上設香案，鋪祭物，列燈四十九盞，揚幡招魂，將饅頭等物陳設於地。三更時分，孔明金冠鶴氅，親自臨祭。令童厥讀祭文，其文曰：「維大漢建興三年秋九月一日，武侯侯領益州牧丞相諸葛亮，請陳祭儀，享於故歿王事。蜀中將校及南人亡者陰魂，曰：我大漢皇帝威勝五霸，明繼三王，昨自遠方侵境，異俗起兵，縱發尾以舉妖，恣狼心而逞亂。我奉王命，問罪遐荒，大舉貔貅，悉除孽蟻，雄軍雲集，狂寇冰消，纔聞破竹之聲，便是失捷之勢。但士卒兒郎，盡是九州豪傑，官僚將校，皆為四海英雄，習武從戎，投明事主，莫不同申三令，共展七擒，齊堅奉國之誠，並效忠君之志。何期汝等，偶失兵機，緣落奸計，或為流矢所中，魂掩泉臺，或為刀劍所傷，魄歸長夜。生則有勇，死則成名。今凱歌欲還，獻俘將及，汝等英靈，尚在祈禱，必關隨我旌旗，逐我部曲，同膺上國，各認本鄉，受骨肉之蒸嘗，領家人之祭祀。莫作他鄉之鬼，徒為異域之魂。我當奏之天子，使汝等各家盡帶恩澤，年給衣糧，月賜康祿，用茲酬答，以慰汝心。至於本境土神，南方亡鬼，血食有常，憑依不遠，生者既靈，天威死者亦歸。王化想宜，甯帖毋致號咷，聊表丹忱，敬陳祭祀。」

嗚呼哀哉。伏惟街衢一讀畢祭文。孔明放聲大哭。極其痛切。情動三軍。無不下淚。孟獲等衆。盡皆哭泣。只見愁雲怨霧之中。隱隱有數千鬼魂。皆隨風而散。於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於灤水之中。次日孔明引大軍俱到灤水南岸。但見雲收霧散。風靜浪平。蜀兵安然盡渡灤水。果然鞭敲金鑼響。人唱凱歌。還行到永昌。孔明留王伉、呂凱守四郡。發付孟獲領衆自回。囑其勤政。馭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孟獲涕泣拜別而去。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後主排鑾駕出郭三十里迎接。下鑾立於道旁。以候孔明。孔明慌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遠平南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說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三百餘處。孔明奏准後主。凡歿於王事者之家。一一優恤。人心懽悅。朝野清平。卻說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卽蜀漢建興四年也。丕先納夫人甄氏。卽袁紹次子袁熙之婦。前被鄴城時所得。後生一子。名曹宇。元仲自幼聰明。丕甚愛之。後丕又納安平廣宗人郭永之女爲貴妃。甚有顏色。其父嘗曰。吾女乃女中之王也。故號爲女王。自丕納爲貴妃。因甄夫人失寵。郭貴妃欲謀爲后。卻與幸臣張翰商議。時丕有疾。輜乃詐稱於甄夫人宮中。搗得桐木偶人。上書天子年月日時爲號。鎖之事。丕大怒。遂將甄夫人賜死。立郭貴妃爲后。因無出養曹叡爲己子。雖甚愛之。不立爲嗣。數年至十五歲。弓馬熟嫻。當年春二月。丕帶叡出獵。行於山塲之間。趕出子母鹿二。鹿不一箭射倒。母鹿同觀。小鹿馳於曹叡馬前。丕大呼曰。吾兒何不射之。叡在馬上泣告曰。陛下已殺其母。安忍復殺其子。丕聞之。擲弓於地曰。吾兒眞仁德之主也。於是封叡爲平原王。夏五月。丕感寒疾。醫治不痊。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寢宮。丕喚曹叡至。指謂曹叡等曰。今朕病已沈重。不能復生。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善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量。以事陛下。至千秋萬歲。丕曰。今年許昌城門無故自崩。乃不祥之兆。朕故自知必死也。正言間。內侍奏。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丕召入。謂曰。卿等皆國家柱石之臣也。若能同心輔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言訖。墮淚而薨。時年四十歲。在位七年。於是曹眞、陳羣、司馬懿曹休等。一面舉哀。一面擁立曹叡爲大魏皇帝。諡父丕爲文皇帝。諡母甄氏爲文昭皇后。封鍾繇爲太傅。曹真爲大將軍。曹叡爲大司馬。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爲司空。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僚各各封贈。大赦天下。時雍涼二州缺人守把。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曹叡從之。遂封懿提督雍涼等處兵馬。領詔去訖。早有細作飛報入川。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叡卽位。餘皆不足慮。司馬懿

深。有謀略。今督雍涼兵馬。偷訓練成時。必爲獨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參軍馬護曰。今丞相平南方。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復遠征。某有一計。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手。未知丞相鈞意允否。孔明問。是何計。馬護曰。司馬懿。雖是魏國大臣。曹叡亦懷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郡等處。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貼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孔明從之。卽遣人密行此計去了。卻說鄴城門上。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一。守門者。揭了來。奏曹叡。叡觀之。其文曰。驃騎大將軍。總領雍涼等處兵馬。司馬懿。謹以信義。布告天下。昔太祖武皇帝。創立基業。本欲立陳思王子。建爲社稷主。不幸奸讒。交集歲久。潛龍皇孫。孫曹叡。素無德行。妄自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順人。尅日與師。以慰萬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歸命。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族。先此告罷。想宜知悉。曹叡覽畢。大驚失色。急問羣臣。太尉華歆曰。司馬懿上表。乞守雍涼。正爲此也。先時太祖武皇帝嘗謂臣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必爲國家大禍。今日反情已萌。可速誅之。王朗奏曰。司馬懿。深明韜略。善曉兵機。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爲禍。叡乃降旨。欲興兵御駕親征。忽班部中閃出大將軍曹真。奏曰。不可。文皇帝託孤於臣等數人。是知司馬仲達無異志也。今事未知。眞假。遽爾加兵。乃逼之反耳。或者蜀吳奸細。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自亂。彼卻乘虛而擊。未知可也。陛下幸察之。叡曰。司馬懿若果謀反。將奈何。眞曰。如陛下心疑。可徵漢高。僞游雲夢之計。御駕幸安邑。司馬懿必然來迎。觀其動靜。就車前擒之。可也。叡從之。遂命曹真監國。親自領御林軍十萬。徑到安邑。司馬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其威嚴。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來迎。近臣奏曰。司馬懿。果率兵十餘萬。前來抗拒。實有反心矣。叡慌命曹休先領兵迎之。司馬懿見兵馬前來。只疑車駕親至。伏道而迎。曹休出曰。仲達受先帝託孤之重。何故反耶。懿大驚失色。汗流遍體。乃問其故。休備言前事。懿曰。此吳蜀奸細反間之計。欲使我君臣自相殘害。彼卻乘虛而襲。某當自見天子。辨之。遂卽退了軍馬。至叡前。俯伏泣奏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安敢有異心。必是吳蜀之奸計。臣請提一旅之師。先破蜀後伐吳。報先帝與陛下。以明臣心。叡疑慮未畢。華歆奏曰。不可。付之兵權。可卽罷歸。田里。叡依言。將司馬懿。削職回鄉。命曹休。總督雍涼軍馬。曹叡。驚聞洛陽。卻說細作探如此事。報入川中。孔明。聞知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司馬懿。總領雍涼之兵。今既中計。遭貶。吾有何憂。次日。後主。早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表一道。表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

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懼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暢曉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用，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先帝亮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駕，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驍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後主覽表，曰：「相父兩征遠涉，艱難方始，同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孔明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夙夜未嘗有怠。今南方已平，可無內顧之憂，不就此時討賊，恢復中原，更待何日？」忽班部中太史譚周出奏曰：「臣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圖也。」乃顧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為？」孔明曰：「天道變易，不常豈可拘執？吾今且駐軍馬於漢中，觀其動靜，而後行。」譚周苦諫不從。於是孔明乃留郭攸之、董允、費禕等為侍中，總攝宮中之事，又留向寵為大將，總督御林軍。門陳震為侍中，蔣琬為參軍，張裔為長史，法正為相府事，杜瓊為建議大夫，杜微、楊洪為尚書，孟光來敏為祭酒，尹默、李譔為博士，卻正、費詩為秘書。譚周為太史，內外文武官僚一百餘員，同理蜀中之事。孔明受詔歸府，喚諸將聽令。前督部鎮北將軍節度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軍部督領扶風太守張翼，牙門將裨將軍王平，後軍領兵

使安漢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副將定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呂義。兼管運糧。左軍領兵使平北將軍陳倉侯馬岱。副將飛衛將軍廖化。右軍領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侯馬忠。鎮撫將軍關內侯張飛。行中軍師車騎大將軍都鄉侯劉琰。中監軍揚武將軍鄧芝。中參軍安遠將軍馬謖。前將軍都亭侯雲。左將軍高陽侯吳懿。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後將軍安樂侯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楊儀。前將軍征南將軍劉巴。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許允。左護軍篤信中郎將丁咸。右護軍偏將軍劉敏。後護軍典軍中郎將宮。雖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胡濟。行參軍諫議將軍閻晏。行參軍偏將軍麤習。行參軍裨將軍杜叢。武略中郎將杜祺。綏軍都尉威救。從事武略中郎將樊岐。典軍書記樊楚。丞相令史董厥。帳前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以上一應官員。都隨著平北大都督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知內外事。諸葛亮分撥已定。又撤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選定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師伐魏。忽帳下一老將厲聲而進曰。我雖年邁。尚有廉頗之勇。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耶。衆視之。乃趙雲也。孔明曰。吾自平南回。都馬孟起病故。吾甚惜之。以爲折一臂也。今將軍年紀已高。偷稍有參差。動搖一世英名。滅却蜀中銳氣。雲厲聲曰。吾自隨先帝以來。臨陣不退。遇敵則先。大丈夫得死於疆場者幸也。吾何恨焉。願爲前部先鋒。孔明再三苦勸不住。雲曰。如不教我爲先鋒。就撞死於階下。孔明曰。將軍旣要爲先鋒。須得一人同去。言未盡。一人應曰。某雖不才。願助老將軍先引一軍前去破敵。孔明視之。乃鄧芝也。孔明大喜。卽撥精兵五千。副將十員。隨趙雲。鄧芝去訖。孔明出師。後主引百官送於北門外十里。孔明辭了後主。旌旗蔽野。戈戟如林。率軍望漢中進發。却說邊庭探知此事。報入洛陽。是日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邊官報稱。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出屯漢中。令趙雲鄧芝爲前部先鋒。引兵入境。敵大驚。問羣臣曰。誰可爲將。以退蜀兵。忽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父死於漢中。切齒之恨。未嘗得報。今蜀兵犯境。臣願引本部猛將。更乞陛下賜關西之兵。前往破蜀。上爲國家效力。下報父讎。臣萬死不恨。衆視之。乃夏侯淵之子夏侯楙也。楙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吝。自幼嗣與夏侯惇爲子。後夏侯惇爲黃忠所斬。曹操奪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楙爲駙馬。因此朝中欽敬。誰掌兵權。未嘗臨陣。當時自請出征。曹叡卽命爲大都督。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司徒王朗諫曰。不可。夏侯楙素不會經戰。今付以大任。非其所宜。更兼諸葛亮足智多謀。探通輜略。不可輕敵。夏侯楙叱曰。司徒莫非結連諸葛亮。欲爲內應耶。吾自幼從父習學。輜略深通。兵法汝何欺我。年幼。

吾若生擒諸葛亮，誓不問見天子。王明等皆不敢言。夏侯惇辭了魏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來敵孔明。正是：「欲乘白旄麾將士，却教黃吻掌兵權。」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却說孔明率兵前至沔陽，經過馬超墳墓，乃令其弟馬岱挂孝。孔明親自祭之，祭畢，回到寨中，商議進兵。忽有馬報道：魏主曹叡遣駙馬夏侯惇、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惇乃曹梁子弟，懦弱無謀，廷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惇若聞其驛，至必然棄城望郿關橫門而走。某却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敢中原無好人，倘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從大路進發，彼必盡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曠日持久，何時而得中原？」孔明曰：「吾從隴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何憂不勝？遂不用魏延之計。」魏延快快不悅。孔明差人令趙雲進兵，却說夏侯惇在長安聚集諸路軍馬，時有西涼大將韓德，善使開山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引西羌諸路兵八萬到來，見了夏侯惇，重賞之，就遣爲先鋒。德有四子，皆精通武藝，弓馬過人：長子韓瑛，次子韓瑒，三子韓瓊，四子韓琪。韓德帶四子並西羌兵八萬取路至鳳鳴山，正遇獨兵兩陣對圓，韓德出馬，四子列於兩邊。德厲聲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犯吾境界！」趙雲大怒，挺槍縱馬，單搦韓德交戰。長子韓瑛躍馬來迎，戰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死於馬下。次子韓瑒見之，縱馬揮刀來戰。趙雲施逞舊日虎威，抖擻精神，迎戰瑒，瑒抵敵不住。三子韓瓊急挺方天戟，驟馬前來夾攻。雲全然不懼，槍法不亂。四子韓琪見二兄戰雲不下，也縱馬輪兩口日月刀而來，圍住趙雲。雲在中央獨戰三將，少時韓琪中槍落馬。韓陣中偏將急出救去，雲拖槍便走。韓瓊按鞍急取弓箭射之，連放三箭，皆被雲用槍撥落。瓊大怒，仍綽方天戟，縱馬趕來，却被趙雲一箭射中面門，落馬而死。韓瑒縱馬舉寶刀，便砍趙雲。雲棄槍於地，閃過寶刀，生擒韓瑒歸陣。復縱馬取槍殺過陣來，韓德見四子皆喪於趙雲之手，肝膽皆裂，先走入陣去。西涼兵素知趙雲之名，今見其英雄如昔，誰敢交鋒。趙雲馬到處，陣陣倒退。趙雲匹馬單槍，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後人有詩讚曰：「憶昔常山趙子龍，年登七十建奇功。」

功獨誅四將來衝陣，猶似當陽救主雄。鄧芝見趙雲大勝，率蜀兵掩殺，西涼兵大敗而走。韓德險被趙雲擒住，棄甲步行而逃。雲與鄧芝收軍回寨，芝贊曰：將軍壽己七旬，英勇如昨。今日陣前力斬四將，世所罕有。雲曰：丞相以吾年邁，不肯見用，故聊以自表耳。遂差人解韓瑤申報捷書，以達孔明。却說韓德引敗軍回見夏侯惇，哭告其事。惇自統兵來迎趙雲，探馬報入，獨寨說夏侯惇引兵到，雲上馬綽槍引千餘軍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當日夏侯惇戴金盔，坐白馬，手提大砍刀，立在門旗之下。見趙雲躍馬挺槍往來馳騁，惇欲自戰。韓德曰：殺吾四子之讎，如何不報。縱馬輪開山大斧，直取趙雲。雲奮怒挺槍來迎，戰不三合，槍起處刺死韓德於馬下。急撥馬直取夏侯惇，慌忙閃入本陣。鄧芝驅兵掩殺魏兵，又折一陣，退十餘里下寨。惇連夜與衆將商議曰：吾久聞趙雲之名，未嘗見面。今日年老英雄尚在，方信當陽長坂之事，似此無人可敵，如之奈何。衆軍程武乃程昱之子也，進言曰：某料趙雲有勇無謀，不足爲慮。來日都督再引兵出先伏兩軍於左右，都督臨陣先退，誘趙雲到伏兵處，都督却登山指揮四面軍馬重圍住雲可擒矣。惇從其言，遂遣董禧引三萬軍伏於左，薛則引三萬軍伏於右，二人埋伏已定。次日夏侯惇復整金鼓旗旛，率兵而進。趙雲鄧芝出迎，芝在馬上謂趙雲曰：昨夜魏將潘遂出迎，戰不三合，撥馬便走。趙雲趕去，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放過夏侯惇先走。八將陸續奔走，趙雲乘勢追殺鄧芝引兵，繼進趙雲深入重地，只聽得四面喊聲大震。鄧芝卽收軍退回，左有董禧，右有薛則，兩路兵殺到鄧芝兵少，不能解救。趙雲被困在垓心，東衝西突，魏兵越厚，時雲手下止有千餘人，殺到山坡之下，只見夏侯惇在山上指揮三軍，趙雲投東則董東指，投西則董西指，因此趙雲不能突围，乃引兵殺上山來。半山之中，撞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上山。趙雲從辰時殺至酉時，不能脫走，只得下馬少歇，且待月明再戰。却又卸甲而坐，月光方出，忽四下火光冲天，鼓聲大震，矢石如雨。魏兵殺到，皆叫曰：趙雲早降雲卽上馬迎敵，四面軍馬漸漸逼近。八方弩箭交射甚急，人馬皆不能向前。雲仰天歎曰：吾不服老，死於此地矣。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竄，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持丈八點鋼矛馬項下挂一顆人頭，雲視之乃張苞也。苞見了趙雲，言曰：丞相恐老將軍有失，持遺某引五千兵接應。聞老將軍被困，姑殺透重圍，正遇魏將薛則，竊路被某殺之。雲大喜，卽與張苞殺出西北角來，只見魏兵棄戈奔走，一彪軍從外吶喊殺入爲首大將提偃月青龍

刀手挽人頭，雲視之，乃關興也。興曰：「奉丞相之命，恐老將軍有失，特引五千兵前來接應，却纔陣上逢着魏將董禧，被吾一刀斬之，梟首在此。丞相隨後便到也。」雲曰：「二將軍已建奇功，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惇，以定大事？」張苞聞言，遂引兵去了。興曰：「我也幹功去，遂亦引兵去了。」雲回顧左右曰：「他兩個是吾子姪輩，尚且爭先幹功，吾乃國家上將，朝廷舊臣，反不如此小兒耶？吾當捨老命以報先帝之恩，於是引兵來捉夏侯惇。當夜三路兵夾攻，大破魏軍一陣。鄧芝引兵接應，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惇乃無謀之人，更兼年幼，不會經戰，見軍大亂，遂引部下騎將百餘人，望南安郡而走。衆軍因見無主，盡皆逃竄。興苞二將聞夏侯惇望南安郡去了，連夜趕來，拚走入城中，令緊閉城門，驅兵守禦。興苞二人趕到，將城圍住。該營隨後也到，三面攻打。少時，鄧芝亦引兵到，一連圍了十日，攻打不下。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陽左軍屯陽平右軍屯石城，自引中軍來，到趙雲鄧芝關興張苞，皆來拜問。孔明說連日攻打不下，孔明遂乘小車親到城邊，周圍看了一遍，回寨升帳而坐。衆將環立聽令。孔明曰：「此郡壕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如只久攻，倘魏兵分道而出，以取漢中，吾軍危矣。」鄧芝曰：「夏侯惇乃魏之駙馬，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困於此，豈可棄之而去？」孔明曰：「吾自有計。」此處西連天水郡，北抵天定郡，二處太守不知何人，探卒答曰：「天水太守馬遵，安定太守蒯諒，孔明大喜，乃喚魏延受計如此如此。又喚關興張苞受計如此如此。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如此行之。各將領命引兵而去。孔明却在南安城外，令軍運柴草堆於城下，口稱燒城。魏兵聞知，皆大笑不懼，却諒安定太守蒯諒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因住夏侯惇十分慌懼，即點軍馬約共四千守住城池。忽見一人自正南而來，口稱有機密事，蒯諒喚入問之，答曰：「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裝紮奉都督將命，特來求救於天水安定二郡。南安甚急，每日城上縱火為號。專望二郡救兵，並不見到，因復差某殺出重圍，來此告急。可星夜起兵為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到，却開城門接應也。」諒曰：「有都督文書否？」結貼肉取出，汗已淋漓，略教一視，急令手下換了匹馬，便出城望天水而去。不一日，又有報馬到，說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教安定早早接應。蒯諒與府官商議，多言曰：「若不去救，失了南安，送了夏侯駙馬，皆我兩郡之罪也。只得救之。」諒即點起人馬，離城而去。只留文官守城。蒯諒提兵向南安大路進發，遙望見火光冲天，催兵星夜前進。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忽聞前後喊聲大震，哨馬報道：「前面關興截住去路，背後張苞殺來。」安定之兵四下逃竄，諒大驚，乃領手下百餘人，往小路死戰得脫。齊問

安定方到城邊。城上亂箭射下來。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吾已取了城也。何不早降？」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黃夜賺開城門。蜀兵盡入。因此得了安定。崔諒慌投天水郡。來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軍擺開。大旗之下。一人繪巾羽扇。道袍鶴氅。端坐於車上。諒視之。乃孔明也。急撥回馬。走關興張苞兩路兵追到。只叫早降。崔諒見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遂降。同歸大寨。孔明以上賓相待。孔明曰：「南安太守與足下文厚。否諒曰：「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與某鄰郡交契甚厚。孔明曰：「今欲煩足下入城。說楊陵擒夏侯惇可乎？」諒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暫退軍。隊容某入城說之。孔明從其言。即時傳令。教四面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崔諒匹馬到城邊。叫開城門。入到府中。與楊陵極細說。楊陵曰：「只推某獻城門。賺蜀兵入。却就城中殺之。」崔諒依計而行。出城見孔明。說楊陵獻城門。放大軍入城。以擒夏侯惇。楊陵本欲自捉。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輕動。孔明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於內暗藏蜀將。扮作安定軍馬。帶入城去。先伏於夏侯惇府下。却暗約楊陵。待半夜之時。獻開城門。裏應外合。崔諒暗思：若不帶蜀將去。恐孔明生疑。且帶入去。就內先斬之。舉火為號。賺孔明入來殺之可也。因此應允。孔明囑曰：「善。遣親信將關興張苞。隨足下先去。只推救軍殺入城中。以安夏侯惇之心。但舉火。吾當親入城去擒之時。值黃昏。關興張苞受了孔明密計。技挂上馬。各執兵器。雜在安定軍中。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楊陵在城上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欄。問曰：「何處軍隊？」崔諒曰：「安定救軍來。諒先射號箭上城。箭上帶著密書曰：「今諸葛亮先遣二將伏於城中。要裏應外合。且不可驚動。恐泄漏計策。待入府中。圖之。」楊陵將書看了。夏侯惇細言其事。惇曰：「既然諸葛亮中計。可教刀斧手百餘人。伏於府中。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閉門斬之。却於城上舉火。賺諸葛亮入城。伏兵齊出。亮可擒矣。安排已畢。楊陵回到城上。官曰：「既是安定軍馬。可放入城。關興跟崔諒先行。張苞在後。楊陵下城。在門邊迎接。與手起刀落。斬楊陵於馬下。崔諒大驚。急撥馬走到吊橋邊。張苞大喝曰：「賊子休走。汝等聽計如何。嚇得丞相耶？」手起一鎗。刺崔諒於馬下。關興早到城上。舉起火來。四面蜀兵奔入。夏侯惇措手不及。關南門併力殺出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是王平。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惇於馬上。餘皆殺死。孔明入南安。招諭軍民。秋毫無犯。眾將各各獻功。孔明將夏侯惇囚於車中。鄧芝問曰：「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孔明曰：「吾已知此人無降心。故意使人入城。彼必盡情告與夏侯惇。欲將計就計而行。吾見

來情足知其詐。復使二將同去，以得其心。此人若有真心，必然阻當。彼忻然同去者，恐吾疑也。他意中度二將同去，賺入城內殺之未遲。又令吾軍有託放心而進，吾已暗囑二將就城門下圍之。城內必無準備。吾軍隨後便到此出，其不意也。衆將拜服。孔明曰：「謙、權諒者，吾使心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吾又去賺天水郡。至今未到，不知何故。今可乘勢取之。」乃留吳懿守南安，劉琰守安定，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卻說天水郡太守馬遵，聽知夏侯惇困在南安城中，乃聚文武官商議。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慶等曰：「夏侯惇乃金枝玉葉，倘有疏虞，難逃坐視之罪。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馬遵正疑慮間，忽然夏侯惇馬差心腹將裴緒到，緒入府取公文付馬遵說。都督求安定、天水兩郡之兵，星夜救應。言訖，匆匆而去。次日又有報馬到，稱說安定兵已先去了。教太守火急前來會合。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太守中諸葛亮之計矣。衆視之，乃天水翼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父名冏，昔日曾爲天水郡功曹，因羌人亂，沒於王事。維自幼博覽羣書，兵法武藝無所不通。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後，爲中郎將。就參本部軍事。當日姜維謂馬遵曰：『近聞諸葛亮殺夏侯惇，困於南安，水泄不通。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又且裴緒乃無名下將，從不會見。况安定報馬，又無公文，以此察之，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賺得太守出城，料城中無備，必然暗伏一軍於近，乘虛而取天水也。』馬遵大悟曰：『非伯約之言，則誤中奸計矣。』維笑曰：『太守放心，某有一計可擒諸葛亮，解南安之危。』正是：「運籌又遇強中手，離智還逢意外人。」未知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侯侯馬死王朗

卻說姜維獻計於馬遵曰：「諸葛亮必伏兵於郡後，賺我兵出城，乘虛襲我。某願請精兵三千，伏於要路。太守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遠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爲號，前後夾攻，可獲大勝。如諸葛亮自來，必爲某所擒矣。運用其計，付精兵與姜維去乾。然後自與梁慶引兵出城等候。只留梁緒、尹賞守城。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只待天水人馬離城，便乘虛襲之。當日細作回報趙雲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趙雲大喜，又令人報與張翼、高翔，教於要路截殺馬遵。此一處兵亦是孔明預先埋伏。』卻說趙雲引五千兵，徑投天水郡城下。高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汝知中計，早獻城池，免遭誅戮。』城上梁緒大笑曰：『汝中吾姜伯約之計，尚然不知耶？』

恰待攻城忽然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將軍挺槍躍馬而言曰汝見天水姜伯約乎雲挺槍直取姜維戰不數合維精神倍長雲大驚時曰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正戰時備路軍夾攻來乃是馬遵梁虔引軍殺回鎗響首尾不能相顧衝開條路引敗兵奔走姜維趕來虧得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接應回去趙雲歸見孔明說中了敵人之計孔明驚問曰此是何人識吾玄機有安南人告曰此人姓姜名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專母之孝文武雙全智勇足備真當世之英傑也趙雲又誇獎姜維槍法與他人大不同孔明曰吾今欲取天水不想有此人遂起大軍前來卻說姜維回見馬遵曰趙雲敗去孔明必然自來彼料我軍必在城中今可將本部軍馬分為四枝某引一軍伏於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之太守與梁虔尹賞各引一軍城內埋伏梁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分撥已定卻說孔明因慮姜維自爲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將到城邊孔明傳令曰凡攻城地以初到之日激勵三軍鼓譟直上若遲延日久銳氣盡墮急難破矣於是大軍運到城下因見城上旗幟整齊未敢輕攻候至半夜忽然四下火光冲天喊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來只見城上亦鼓譟喊聲相應蜀兵亂竄孔明急上馬有關興張苞二將保護殺出重圍回頭看時正東上望馬一帶火光勢若長蛇孔明令關興探視回報曰此姜維兵也孔明歎曰兵不在多在人調遣耳此人真將才也收兵歸寨思之良久乃喚安定人問曰姜維之母現在何處答曰維母今居冀縣孔明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一軍虛張聲勢詐取冀縣若姜維到可放入城又問此地何處緊要安定人曰天水饒糧皆在上邽若打破上邽則糧道自絕矣孔明大喜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孔明離城三十里下寨早有人報入天水郡說蜀兵分爲三路一軍守此郡一軍取上邽一軍取冀城姜維聞之哀告馬遵曰維母現在冀城恐母有失維引一軍往救此城兼保老母馬遵從之遂令姜維引三千軍去保冀城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卻說姜維引兵至冀城前面一彪軍攔路爲首獨將乃是魏延二將交鋒數合延詐敗奔走維入城閉門率兵守護拜見老母並不出戰趙雲亦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取夏侯懋至帳下孔明曰汝懼死乎懋慌伏乞命孔明曰目今天水姜維現守冀城使人持書來說但得駙馬去我願來降吾今饒汝性命汝肯招安姜維否懋曰情願招安孔明乃與衣服鞍馬不令人跟隨放之自去懋得脫出寨欲尋路而走奈不知路徑正行之間逢數人奔走請問之答曰我等是冀縣百姓今被姜維占了城池歸降諸葛亮獨將魏延縱火劫財我等因此棄家而走投上邽去也懋又問

曰：今守天水城是韓士人曰：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據聞之，縱馬望天水而行，又見百姓攜男抱女而來，所說皆同。據至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認得是夏侯惇，慌忙開門迎接。馬遵驚拜問之。惇細言姜維之事，又將百姓所言說了一遍。惇歎曰：不想姜維反投蜀矣。梁緒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此言虛降。惇曰：今維已降，何為慮也？正躊躇間，時已初更。蜀兵又來攻城，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挺槍勒馬，大叫曰：請夏侯都督答話。夏侯惇與馬遵等皆到城上，見姜維揮戈揚威，大叫曰：我為都督而降，都督何背前言？惇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前言？耶？維應曰：汝寫書教我降蜀，何出此言？汝欲脫身，卻將我陷了。我今降蜀，加為上將，安有還魏之理？言訖，驅兵打城。至曉方退。原來夜間假放姜維者，乃孔明之計。令部卒形貌相似者，假扮姜維攻城。因火光之中，不辨真偽。孔明卻引兵來攻冀城，城中糧少，軍食不敷。姜維在城上見蜀軍大車小輜，擡運糧草，人魏廷寨中去了。維引三千兵出城，運來劫糧。蜀兵盡棄了糧車，尋路而走。姜維奪了糧車，欲要入城，忽然一彪軍圍住，為首蜀將張翼也。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引一軍又到，兩下夾攻。維力窮，接敵不住，奪路歸城。城上早插蜀兵旗號。原來已被魏廷襲了。維殺條路奔天水城，手下尚有十餘騎，又被張苞殺了一陣，維止剩得匹馬單槍，來到天水城下，叫門。城上窺見是姜維，慌報馬遵。連曰：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令城上亂箭射下。姜維因顧蜀兵至近，遂飛奔上邽城來。城上梁虔見了姜維，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來賺我城池？吾已知汝降蜀矣。遂亂箭射下。姜維不能分說，仰天長歎，兩眼淚流，撥馬望長安而行走。行不數里，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一聲喊起，數千兵擁出，為首蜀將關興。截住去路。維人困馬乏，不能抵當，勒馬便走。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轉出，其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乃孔明也。孔明喚姜維曰：伯約此時何尚不降？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後有關興，又無去路，只得下馬投降。孔明慌忙下車而迎，執維手曰：吾自出茅廬以來，過求賢者，欲傳授平生之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約，吾願足矣。維大喜，拜謝孔明。遂同姜維回寨，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邽之計。維曰：天水城中，尹賞梁緒與某至厚，當寫密書二封，射入城中，使其內亂，城可得矣。孔明從之。姜維寫了二封密書，拴在箭上，縱馬直至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與馬遵。連大疑與夏侯惇商議曰：梁緒尹賞與姜維結連，欲為內應。都督宜早決之。惇曰：可殺二人。尹賞知此消息，乃謂梁緒曰：不如納城降蜀，以圖進用。是夜夏侯惇數次使人請梁尹二人說話。二人料知事急，遂披挂上馬，各執兵器，引本部軍大開城門，放蜀兵入。夏侯惇馬遵驚慌，引數百入出。

西門棄城投羌中而去。梁緒尹賞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畢。孔明問取上邽之計。梁緒曰：「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願招來降。孔明大喜。緒當日到上邽。喚梁虔出城來降。孔明重加賞勞。就令梁緒爲天水太守。尹賞爲冀城令。梁虔爲上邽令。孔明分撥已畢。整兵進發。諸將問曰：「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孔明曰：「吾放夏侯楙如放一鴨耳。今得伯約得一鳳也。孔明自得三城之後。威聲大震。遠近州郡望風歸降。孔明整頓軍馬。盡提漢中之兵。前出祁山。兵臨渭水之西。細作報入洛陽。時魏主曹叡太和元年。升殿設朝。近臣奏曰：「夏侯楙已失三郡。逃竄羌中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軍臨渭水之西。乞早發兵破敵。」叡大驚。乃問羣臣曰：「誰可爲朕選蜀兵耶？」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真。所到必克。今陛下何不拜爲大都督。以退蜀兵。」叡准奏。乃宣曹真曰：「先帝託孤與卿。今蜀兵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視乎？」真奏曰：「臣才疎智淺。不稱其職。」王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辭。」老臣雖驢狗。願隨將軍一往。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推辭。但乞一人爲副將。」叡曰：「卿自舉之。」真乃保太原陽曲人姓郭名淮。字伯濟。官封射擊侯。領雍州刺史。叡從之。遂拜曹真爲大都督。賜節鉞。令郭淮爲副都督。王朗爲軍師。朗時年已七十六歲矣。選發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真命宗弟曹遵爲先鋒。又命邊寇將軍朱讚爲副先鋒。當年十一月。出師。魏主曹叡親自送出西門之外。方回。曹真領大軍來到長安。過渭水之西。下寨。真與王朗郭淮共議退敵之策。朗曰：「來日可嚴整隊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話。管教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戰自退。真大喜。是夜傳令。來日四更造飯。平明務要隊伍整齊。人馬戒備。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當時使人先下戰書。次日兩軍相迎。列成陣勢於祁山之前。蜀兵見魏兵盡是雄壯。與夏侯楙大不相同。三軍鼓角已罷。司徒王朗乘馬而出。上首乃都督曹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兩個先鋒。壓住陣角。探子馬出軍前大叫曰：「請對陣主將答話。」只見蜀兵門旗開處。關興張苞分左右而出。立馬於兩邊。次後一隊隊驍將分列門旗影下。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車中。綸巾羽扇。素衣皂綈。飄然而出。孔明舉目見魏陣前三個旗幟。旗上大書姓名。中央白鬚老者。乃軍師司徒王朗。孔明暗付曰：「王朗必下說詞。吾當隨機應之。」遂教推車出陣外。令護軍小校傳曰：「漢丞相與司徒會話。」王朗縱馬而出。孔明於馬上拱手。朗在馬上欠身答禮。朗曰：「久聞公之大名。今幸一會。公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興無名之兵？」孔明曰：「吾奉詔討賊。何謂無名？」朗曰：「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自桓靈以來。黃巾倡亂。天下爭橫。降至初平。建安之歲。董卓造逆。僭犯

繼虐。袁術僭號於壽春。袁紹稱雄於鄴上。劉表占據荊州。呂布虎吞徐郡。盜賊蜂起。奸雄鷹揚。社稷有累卵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掃清六合。席捲八荒。萬姓傾心。四方仰德。非以權勢取之。實天命所歸也。我世祖文帝神文聖武。以膺大統。應天合人。法堯禪舜。處中國以治萬邦。豈非天心人意乎。今公瑾大才抱大器。目欲比於管樂。何乃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豈不聞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帶甲百萬。良將千員。諒鷹草之營。光憲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禮來降。不失封侯之位。國安民樂。豈不美哉。孔明在車上大笑曰。吾以為漢朝大老元臣。必有論。豈其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請單靜聽。昔桓靈之世。漢統陵替。宦官亂朝。國亂歲凶。四方擾攘。黃巾之後。董卓僭祀。等接踵而起。遷劫漢帝。殘暴生靈。因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稼。狼心狗行之輩。滾滾宮朝。奴顏婢膝之徒。紛紛乘政。以致社稷邱墟。蒼生塗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賊。同謀篡位。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願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絕炎漢。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興師討賊。汝既為詔諛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老賊速退。可叫反臣與吾共決勝負。王朗聽罷。氣滿胸臆。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後人有詩讚孔明曰。一兵馬出西秦。雄才敵萬人。輕搖三寸舌。罵死老奸臣。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道汝汝可整頓軍馬。來日決戰。言訖。回身於是兩軍皆退。曹真將王朗屍首。用棺木盛貯。送回長安去了。副都督郭淮曰。諸葛亮料吾軍中治喪。今夜必來劫寨。可分兵四路。兩路兵從山僻小路乘虛去劫。蜀寨兩路兵伏於本寨外。左右擊之。曹真大喜曰。此計與吾相合。遂傳令喚曹遵。朱讚。兩個先鋒分付曰。汝二人各引軍一萬。抄出祁山之後。但見蜀兵望吾寨而來。汝可進兵去劫。蜀寨如蜀兵不勦。便擄兵回。不可輕進。二人受計引兵而去。真謂准曰。我兩個各引一枝軍。伏於寨外。寨中虛堆柴草。只留數人。如蜀兵到。放火為號。諸將皆分左右各自準備去了。卻說孔明歸帳。先喚趙雲魏延聽令。孔明曰。汝二人各引本部軍去劫魏寨。魏延進曰。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虛劫寨。他豈不隄防。孔明笑曰。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何必伏兵在祁山之後。待我兵過去。卻來襲我。吾故令汝二人引兵前去。過山脚後路。遠下營寨。待魏兵來劫吾寨。汝看火起為號。分兵兩路。文長拒住山口。子龍引兵殺回。必遇魏兵。卻放彼走。回汝乘勢攻之。彼必自相搏殺。可獲全勝。二將引兵受計而去。又

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祁山要路放過魏兵卻從魏兵來路殺奔魏寨而去二人引兵受計去了又令馬岱王平張翼張嶷四將伏於寨外四面迎擊魏兵孔明乃虛立寨柵居中堆起柴草以備火號自引諸將退於寨後以觀動靜卻說魏先鋒曹遵朱黃昏離寨遠邁前進二更左側遙望山前隱隱有軍行動曹遵自思曰郭都督真神機妙算遂催兵急進到獨寨時將及三更曹遵先殺入寨卻是空寨並無一人料知中計急撤兵回寨中火起朱讚兵到自相掩殺人馬大亂曹遵與朱讚交馬方知自相踐踏急合兵時忽四面喊聲大震王平馬岱張嶷張翼殺到曹朱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望大路奔走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截住去路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大叫曰賊將那裏去早早受死曹朱二人牽路而走忽喊聲又起魏延又引一彪軍殺到曹朱二人大敗牽路奔回本寨守寨軍士只道獨兵來劫寨慌忙放起火號左邊曹真殺至右邊郭淮殺至自相掩殺背後三路獨兵殺到中央魏延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大殺一陣魏兵敗走十餘里魏將死者極多孔明全獲大勝方始收兵曹真郭淮收拾敗軍回寨商議曰今魏兵勢孤獨兵勢大將何策以退之淮曰勝負乃兵家常事不足為憂某有一計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定然自走矣正是「可憐魏將難成事欲向西方索救兵」未知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却說郭淮謂曹真曰西羌之人自太祖時連年入貢文皇帝亦有恩惠加之我等今可據住險阻遣人從小路直入羌中求救許以和親羌人必起兵襲蜀之後吾却以大兵擊之首尾夾攻豈不大勝真從之即遣人晝夜馳書赴羌却說西羌國王徹里吉自曹操時年年入貢手下有一文一武一文乃雅丹丞相武乃越吉元帥時魏使齋金珠并書到國先來見雅丹丞相送了禮物具言求救之意雅丹引見國王呈上書禮徹里吉覽了書與眾商議雅丹曰我與魏國素相往來今曹都督求救且許和親理合依允徹里吉從其言即命雅丹與越吉元帥起羌兵二十五萬皆懷便弓弩槍刀蒺藜飛鏑等器又有戰車用鐵鑿裹釘裝載糧食軍器什物或用駱駝駕車或用騾馬駕車號為鐵車兵二人辭了國王領兵直扣西平關守關蜀將韓德差人齎文報知孔明孔明聞報問眾將曰誰敢去退羌兵張苞關興應曰某等願往孔明曰汝二人要去奈路途不熟遂喚馬岱曰汝素知羌人之性久居彼處可作鄉導便起

精兵五萬，與輓苞二人同往。輓苞等領兵而去，行有數日，早遇羌兵。關興先領百餘騎，登山坡看時，只見羌兵把鐵車首尾相連，隨處結寨。車上備排兵器，就如城池一般。輓苞之良久，無破敵之策。同舉與張苞馬岱商議，曰：「且待來日見陣，觀其虛實，另作計議。」次早分兵三路。關興在中，張苞在左，馬岱在右。三路兵齊進，羌兵陣裏，越吉元帥手挽鐵鎗，腰懸寶雕弓，躍馬奮勇而出。關興招三路兵徑進，忽見羌兵分在兩邊，中央放出鐵車，如潮湧一般。弓弩一齊俱發，蜀兵大敗。馬岱張苞兩軍先退，關興一軍被羌兵一裹，直圍入西北角上去了。輓苞在城心，左衝右突，不能得脫。鐵車密圍就如城池，蜀兵你我不相顧。輓苞山谷中尋路而走，看看天晚，但見一簇巨旗，騰揚而來。一員羌將，手提鐵鎗，大叫曰：「小將休走，吾乃越吉元帥也。」關興急走到前面，儘力縱馬加鞭，正遇斷澗，只得回馬來戰。越吉興終是膽氣抵敵不住，望澗中而逃，被越吉趕到一鐵錘打來，興急閃過，正中馬跨。那馬望澗中便倒，輓苞落於水中，忽聽得一聲響，背後越吉趕人帶馬，平地倒下水來。輓苞就水中掙起看時，只見岸上一員大將，殺退羌兵，與提刀待砍越吉。吉躍水而走，關興得了越吉馬，牽到岸上，齊頓鞍轡，綽刀上馬，只見那員將，尚在前面追殺羌兵。輓苞自思：「此人教我性命，當與相見。」遂拍馬趕來看至近，只見雲霧之中，隱隱有一大將，面如重棗，眉若臥龍，綠袍金鎧，提青龍刀，騎赤鬃馬，手綽美髯，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興大驚，忽見關公以手望東南指曰：「吾兒可速望此路去，吾當護汝歸寨。」言訖不見。關興望東南急走，至半夜，忽一彪軍到，乃張苞也。問輓苞曰：「你會見一伯父否？」輓苞曰：「你何由知之？」苞曰：「我被鐵車圍追，忽見伯父自空而下，驚退羌兵，指曰：汝從這條路去救我兒。因此引軍運來尋你。」關興亦說前事，共相嗟異。二人同歸寨內，馬岱接着，對二人說：「此軍無計可退，我守住寨柵，你二人去稟丞相，用計破之。」於是輓苞二人星夜來見孔明，備說此事。孔明隨命趙雲魏延各引一軍埋伏去訖。然後點三萬軍，帶了姜維張翼，關興張苞，親自來到馬岱寨中，啟定次日上高阜處觀看。見鐵車連絡不絕，人馬縱橫往來馳驟。孔明曰：「此不難破也。喚馬岱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去了。乃喚姜維曰：「伯約知破車之法否？」維曰：「羌人惟恃一勇力，豈知妙計乎？」孔明笑曰：「汝知吾心也。」今彤雲密布，朔風緊急，天將降雪。吾計可施矣。便令關興張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訖。姜維領兵出戰，但有鐵車兵來，退後便走。寨口虛立旌旗，不設軍馬。準備已定。是時十二月終，果然天降大雪。姜維引軍出，越吉引鐵車兵來，姜維即退走。羌兵趕到寨前，姜維從寨後而去。羌兵直到寨外觀看，聽得寨內鼓琴之聲，四壁皆空。賢

旌旗急回，報越吉心疑，未敢輕進。雅丹丞相曰：「此諸葛亮詭計，虛設疑兵耳，可以攻之。」越吉引兵至寨前，但見孔明攜琴上車，引數騎入寨，望後而走。羌兵搶入寨側，直趕過山口，見小車騰騰轉入林中去了。雅丹謂越吉曰：「這等兵雖有埋伏，不足為懼。」遂引大兵追趕。又見姜維兵俱在雷地之中奔走，越吉大怒，催兵急追。山路被雷漫盡，一望平坦，正走之間，忽報獨兵自山後而出。雅丹曰：「縱去些小伏兵，何足懼哉？」只顧催鞭兵馬，往前進發。忽然一聲響，如山崩地陷，羌兵俱落於坑壑之中。背後鐵車正有得緊濟，急難收止，併擁而來，自相踐踏。後兵急要回時，右邊張苞、左邊關興、兩軍衝出，萬弩齊發，背後姜維馬仍張翼三路兵，又殺到鐵車兵大亂。越吉元帥望後面山谷間而逃，正逢關興、交馬只一合，被與舉刀大喝一聲，砍死於馬下。雅丹丞相早被馬岱活捉，解投大寨來。羌兵四散逃竄，孔明升帳，馬岱押過雅丹來。孔明叱武士去共縛，賜酒壓驚，用好言撫慰。雅丹深感其德，孔明曰：「吾主乃大漢皇帝，今命吾討賊，爾如何反助逆？吾今放你回去，說與汝主，吾國與爾乃鄰邦，永結盟好，勿聽反賊之言，遂將所獲羌兵及車馬器械盡給還雅丹，俱放回國。眾將拜謝而去。孔明引三軍連夜投祁山大寨而來，命關興、張苞引軍先行，一面差人齎表奏報捷音，却說曹真連日望羌人消息，忽有伏路軍來報說，蜀兵拔寨收拾起程，郭淮大喜曰：「此因羌兵攻擊，故爾退去。」遂分兩路追趕。前面蜀兵亂走，魏兵隨後追趕。先鋒曹遵正趕之間，忽然鼓聲大震，一彪軍閃出，為首大將乃魏延也。大叫反賊休走，曹遵大驚，拍馬交鋒，不三合，被魏延一刀斬於馬下。副先鋒朱讚引兵追趕，忽然一彪軍閃出，為首大將乃趙雲也。朱讚措手不及，被雲一槍刺死。曹真郭淮見兩路先鋒有失，欲收兵回，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關興、張苞兩路兵殺出，圍了曹真郭淮，痛殺一陣。曹郭二人引敗兵衝路走脫。蜀兵全勝，直追到渭水，奪了魏寨。曹真折了兩個先鋒，哀傷不已，只得寫本申朝，乞援兵。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大都督曹真數敗於蜀，折了兩個先鋒，羌兵又折了無數，其勢甚急。今上表求救，請陛下裁處。」大驚，急問退軍之策。華歆奏曰：「須是陛下御駕親征，大會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也。不然，長安有失，關中危矣。」太傅鍾繇奏曰：「凡為將者，知過於人，則能制人。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量曹真雖久用兵，非諸葛亮對手。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可退蜀兵，未知聖意准否。」叡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賢士可退蜀兵？」早召來與朕分憂。鍾繇奏曰：「向者諸葛亮欲與師犯境，但懼此人，故敢流言，使陛下疑而去之。方敢長驅大進，今若復用之，則亮自退矣。」叡問何人，繇曰：「驃騎大將軍司馬懿也。」

數歎曰：「此事朕亦悔之。今仲達現在何處？」曰：「近聞仲達在宛城閉住，欲即降詔遣使持節，復司馬懿官職，加爲平西都督，就起南陽諸路軍馬，前赴長安，欲御駕親征，令司馬懿尅日到彼聚會，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却說孔明自出師以來，累獲全勝，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會聚諸將，忽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令子李豐來見孔明，只道東吳犯境，心甚驚疑，喚入帳中問之。豐曰：「特來報喜。孔明曰：有何喜？」豐曰：「昔日孟達降魏，乃不得已也。彼時曹丕意其才時以駿馬金珠賜之，會同輩出入，封爲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鎮守上庸金城等處，委以西南之任。目下死後，曹叡即位，朝中多人嫉妬孟達，日夜不安，常謂諸將曰：『吾本蜀將，勢逼於此，今累差心腹人持書來見家父，教早晚代稟丞相。』前者五路下川之時，曾有此意。今在新城，聽知丞相伐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軍馬，就彼舉事，逕取洛陽，丞相取長安，兩京大定矣。今某引來人，并累次書信呈上。孔明大喜，厚賞李豐等，忽細作人報就魏王曹叡一面，爲幸長安一面，詔司馬懿復職，加爲平西都督，起本處之兵，於長安聚會。孔明大喜，參軍馬謖曰：『量曹叡何足道，若來長安，可就而擒之。』丞相何故驚訝？」孔明曰：「吾豈懼曹叡耶？所患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今孟達欲舉大事，若與司馬懿事必敗矣。達非司馬懿對手，必被所擒。孟達若死，中原不易得也。馬謖曰：『何不急修書，令孟達提防。』孔明從之，即修書令來人星夜回報孟達，却說孟達在新城，專望心腹人回報。一日，心腹人到來，將孔明回書呈上。孟達拆封視之，書略曰：『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喜慰。若成大事，則公漢朝中與第一功臣也。然極宜謹密，不可輕易託人，慎之戒之。近聞曹叡復詔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事，必先至矣。須萬全提備，勿視者等閒也。』孟達覽畢，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觀此事，可知矣。乃具回書，令心腹人來答孔明。孔明喚入帳中，其人呈上回書。孔明拆封視之，書略曰：『適承鈞教，安敢少怠。竊謂司馬懿之事，不必懼也。宛城許洛城約八百里，至新城約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表奏魏主，往復一月間，事達城地已固，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司馬懿即來，達何懼哉？』丞相寬懷，惟聽捷報。」孔明看畢，擲書於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馬謖問曰：「丞相何謂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豈容料在一月之期？」曹叡既委任司馬懿，達寇即除。何待奏聞？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衆將皆服。孔明急令來人回報曰：「若未舉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則必敗。其人拜辭，歸新城去了。却說司馬懿在宛城閉住，聞知魏兵累敗於蜀，乃仰天長歎。懿長子司馬師、字子元、次子司馬懿、字子尚。」

人素有大志通曉兵書當日侍立於側見懿長歎乃問曰父親何謂長歎懿曰汝輩豈知大事耶司馬師曰莫非歎魏主不用乎司馬昭笑曰早晚必來宜召父親也言未已忽報天使特節至懿聽詔畢遂調宛城諸將軍馬忽又報金城太守申儀家有人機密事求見懿喚入密室問之其人細說孟達欲反之事更有孟達心腹人李輔並達外甥鄧賢隨狀出首司馬懿聽畢以手加額曰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諸葛亮兵在祁山殺得內外人皆膽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若旦夕不用吾時孟達一舉兩京破矣此賊必通謀諸葛亮吾先擒之諸葛亮定然寒心自退兵也長子司馬師曰父親可即寫表申奏天子懿曰若等聖旨往復一月之間事無及矣即傳令教人馬起程一日要行兩日之路如礙立斬一面令參軍梁畿齎檄星夜去新城教孟達等準備征進使其不疑梁畿先行懿在後發兵行了二日山坡下轉出一軍乃是右將軍徐晃晃下馬見懿說天子駕到長安親拒蜀兵今都督何往懿低言曰今孟達造反吾去擒之耳晃曰某願為先鋒懿大喜合兵一處徐晃為前部懿在中軍二子押後又行了兩日前軍哨馬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來見司馬懿懿曰吾不殺汝汝從頭細說其人只得將孔明孟達往復之事一告知懿看了孔明回書大驚曰世間能者所見皆同吾機先被孔明識破幸得天子有福獲此消息孟達今無能為矣遂星夜催軍前行却說孟達在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冠日舉事耽儀二人佯許之每日調練軍馬只待魏兵到便為內應却說孟達說軍器糧草俱未完備不敢約期起事達信之不疑忽報參軍梁畿來到孟達迎入城中畿傳司馬懿將令曰司馬都督今奉天子詔起諸路軍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達問曰都督何日起程畿曰此時約離宛城望長安去了達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設宴待了梁畿送出城外即報申耽申儀知道明日舉事換上大漢旗號發諸路軍馬逕取洛陽忽報城外塵土冲天不知何處兵來孟達登城視之只見一彪軍打着右將軍徐晃旗號飛奔城下達大驚急扯起吊橋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住直來到邊邊高叫曰孟達反賊早早投降達大怒急開弓射之正中徐晃頭額魏將救去城下亂箭射下魏兵方退孟達恰待開門追趕四面旌旗蔽日司馬懿兵到達仰天長歎曰果不出孔明所料也於是閉門堅守却說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衆軍救到寨中取了箭頭令醫調治當晚身死時年五十九歲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安葬次日孟達登城遍視只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達行坐不安驚疑未定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旗上大書申耽申儀孟達只道是救軍到忙

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殺出，耽饒大叫曰：「反賊休走！早早受死！」遼見事變，撥馬望城中便走。城上亂箭射下，李輔鄧賢二人，在城上大罵曰：「吾等已獻了城也，遼奪路而走，申耽趕來，達人困馬，乏措手不及，被申耽一槍刺於馬下。與其首級餘軍皆降。李輔鄧賢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撫民勞軍已畢，遂遣人奏知魏主曹叡。叡大喜，教將孟達首級去洛陽城市示衆。加申耽申儀官職，就隨司馬懿征進。命李輔鄧賢守新城上庸，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懿入城來見魏主，叡大喜曰：「朕一時不明，誤中反間之計，悔之無及。今達造反，非卿等制之，兩京休矣。」懿奏曰：「臣聞申儀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復遲滯，故不待聖旨，星夜而去。若待奏聞，則中諸葛亮之計也。言罷，將孔明回孟達密書奉上。叡看畢大喜曰：「卿之學識，過於孫吳矣。」賜金鉞斧一對，後漢機密重事，不必奏聞，便宜行事。就令司馬懿出關破蜀。懿奏曰：「臣舉一大將，可爲先鋒。」曰：「卿舉何人？」懿曰：「右將軍張郃，可當此任。」叡笑曰：「朕正欲用之，遂命張郃爲前部先鋒，隨司馬懿離長安來破蜀兵，正是「既有謀臣能用智，又求猛將助施威」，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却說魏主曹叡，令張郃爲先鋒，與司馬懿一同征進。一面令辛毗、孫禮二人領兵五萬往助曹真，二人奉詔而去。且說司馬懿引二十萬軍出關下寨，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我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恐有失，不肯弄險。今必出軍斜谷，來取郿城。若取郿城，必分兵兩路，一軍取箕谷矣。吾已發檄文，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來不可出戰，令孫禮、辛毗截住箕谷道口。若兵來則出奇兵擊之。」郃曰：「今將軍當於何處進兵？」懿曰：「吾素知秦嶺之西有一條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處皆是漢中咽喉，諸葛亮欺子丹無備，定從此進。吾與汝逕取街亭，望陽平關不遠矣。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絕其糧道，則隴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彼若回動，吾提兵於小路擊之，可得全勝。若不歸時，吾却將諸處小路盡皆壅斷，俱以兵守之。一月無糧，蜀兵皆餓死，亮必被吾擒矣。」張郃大悟，拜伏於地曰：「都督神算也。」懿曰：「雖然如此，諸葛亮不比孟達，將軍爲先鋒，不可輕進。當傳與諸將，循山西路，遠避哨探，如無伏兵，方可前進。若是怠忽，必中諸葛亮之計。」

計張郃受計引軍而行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忽報新城探細人來到急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司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儀李輔鄭賢爲內應孟達被亂軍所殺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關來拒我師也孔明大驚曰孟達作事不密死固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便問誰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子係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汝雖探過謀略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護曰某自幼熟讀兵書頗知兵法豈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護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叡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護曰願立軍令狀孔明從之護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即喚王平分付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故特以此重任相託汝可小心謹守此地下寨必當要道之處使賊兵急切不能偷過安營既畢便盡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本來我看凡事商議停當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二人拜辭引兵而去孔明尋思恐二人有失又喚高翔曰街亭東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紮寨與汝一萬兵去此城屯紮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張郃對手必得一員大將屯兵於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遂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紮魏延曰某爲前部理合當先破敵何故置某於安閒之地孔明曰前鋒破敵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應街亭當陽平關衝要道路總守漢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爲安閒乎汝勿以等閒視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怡然心安乃喚趙雲鄧芝分付曰今司馬懿出兵與往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軍出箕谷以爲疑兵如逢魏兵或戰或不戰以驚其心吾自統大軍由斜谷運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作先鋒兵出斜谷却說馬謖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是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即令軍士伐木爲柵以圖久計護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此處邊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差矣若屯兵當道築起城垣賊兵縱有十萬不能偷過今若棄此要路屯兵於山上倘魏兵驟至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護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憑高視下勢如劈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剩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

敬。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軍士不戰自亂矣。諺曰：汝莫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
 絕我汲水之道，蜀兵豈不死戰，以一可以當百也。吾素讀兵書，丞相諸事尚問於我。汝奈何相阻耶？平曰：若參軍欲
 在山上下寨，可分兵與我自於山西下一小寨，為犄角之勢。倘魏兵至，可以相應。馬謖不從。忽然山中居民成羣結
 隊，飛奔而來，報說魏兵已到。王平欲辭去，馬謖曰：汝既不聽吾命，與汝五千兵自去下寨。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
 前，須分不得功。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覲孔明。具說馬謖自於山上下寨，却說司馬懿在
 城中，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若街亭有兵守禦，即當按兵不行。司馬昭奉命探了一遍，回見父曰：街亭有兵守把，
 懿歎曰：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親何故自驕志氣耶？另料街亭易取。懿問曰：汝安敢出此大言？昭曰：
 男親自哨見，當道並無柵柵，軍皆屯於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使吾成功矣。遂更衣，引
 引百餘騎親自來，是夜天晴月朗，直至山下，周圍巡哨了一遍，方回。馬謖在山上見之，大笑曰：彼若有命，不來圍
 山，傳令與諸將偷兵來，只見山頂上紅旗招動，四面皆下，却說司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
 回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誤事？又問街亭左右別有軍否？
 探馬報曰：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懿乃命張郃引一軍當住王平來路，又令申耽申儀引兩路兵圍山，先斷了汲水
 道路，待蜀兵自亂，然後乘勢擊之。當夜調度已定，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
 把山四面圍定，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兵見之，盡皆喪膽，不敢下山。馬謖將
 紅旗招動，軍將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謖大怒，自殺二將，眾軍驚懼，只得努力下山來衝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
 又退上山去，馬謖見事不諧，教軍緊守寨門，只等外應。卻說王平見魏兵到，引兵殺來，正遇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
 力窮勢孤，只得退去。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響到半夜時分，山南蜀兵大寨開門，下
 山降魏。馬謖禁止不住，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山上蜀兵愈亂。馬謖料守不住，只得驅殘兵殺下山西，逃奔司
 馬懿。放條大路，許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趕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張郃視之。
 乃魏延也。揮刀縱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魏延趕來，復奪街亭，趕到五十餘里，一聲喊起，兩邊伏兵齊出，左邊
 司馬懿，右邊司馬昭，卻抄在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垓心。張郃復來，三路兵合在一處，魏延左衝右突，不得脫身，折兵

大半正危急間，忽一彪軍殺入，乃王平也。挺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將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施旗申耽申儀從營中殺出，王平、魏延趕到列柳城來投高翔。此時高翔聞知街亭有失，盡起列柳城之兵前來救應。正遇王平二人訴說前事，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街亭。」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待天色將晚，分兵二路。魏延引兵先追，趕到街亭不見一人，心中大疑，不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正沒理會，却不見王平兵到，忽然一聲喊響，火光冲天，鼓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圍在核心。二人盡力衝突，不得脫身，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一彪軍殺入，乃是王平救了高翔二人，趕奔列柳城來。比及奔到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旗上大書魏都督郭淮字樣。原來郭淮與曹真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分兵來取街亭。聞知司馬懿張郃成了此功，遂引兵趕到列柳城。正遇三將大殺一陣，獨兵傷者極多。魏廷恐陽平關有失，慌與王平、高翔、蔣平關來，卻說郭淮收了軍馬，乃謂左右曰：「吾雖不得街亭，卻取了列柳城，亦是大功。引兵趕到城下叫門，只見城上一聲喊響，旗幟皆豎，當頭一面大旗，上書平西都督司馬懿。懿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木欄杆，大笑曰：「郭伯濟來何遲也！」淮大驚曰：「仲達神機，吾不及也。」遂入城相見，已畢。懿曰：「今街亭已失，諸葛亮必走。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郭淮從其言出城而去。懿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恐吾全獲大功，故來取此城地，吾非獨欲成功，乃僥倖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謖、高翔等輩，必先去據陽平關。吾若去取此關，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矣。兵法云：『轉師勿掩，窮寇莫追。』汝可從小路抄算谷退兵。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若彼敗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截住。蜀兵轉重可盡得也。」張郃受計，引兵一半去了，懿下令盡取斜谷，由西城而進。西城雖山僻小縣，乃蜀兵屯糧之所。又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郡可復矣。於是司馬懿留申耽申儀守列柳城，自領大軍望斜谷進發。卻說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定，忽報王平使人送圖本至。孔明喚入左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几上拆圖視之，拍案大驚曰：「馬謖無知，坑陷吾軍矣！」左右問曰：「丞相何故失驚？」孔明曰：「吾觀此圖本，失卻要路，占山為寨，偷襲兵大至，四面圍合，斷汲水道路，不須二日，軍自亂矣。若街亭有失，吾等安歸？」長史楊儀進曰：「某雖不才，願替馬幼常回孔明將安營之法，一分付與楊儀，正待要行，忽報馬到來，說街亭列柳城盡皆失了。孔明跌足長歎曰：「大志未矣。此吾之過也。」急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

擊只鼓噪吶喊，爲疑兵驚之，彼當自走，亦不可追。待軍退盡，便投陽平關去。又令樊翼先引軍去修理劍閣，以備歸路。又密傳號令，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岱、姜維斷後，先伏於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差心腹人分路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又遣心腹人到冀縣，搬取姜維老母，送入漢中。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縣擲運糧草。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時孔明身邊並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衆官聽得這個消息，盡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上冲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殺來。孔明傳令，教將旌旗盡皆藏匿，諸將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大關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卻說同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麈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灑掃。旁若無人。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馬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會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宜速退？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衆官無不駭然。乃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埋伏，所以退去。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與苞二人在彼等候。衆皆驚服曰：「丞相之機神鬼莫測，若其等之見，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豈不爲司馬懿所擒乎？後人有詩讚曰：『瑤琴三尺勝雄師，諸葛西城退敵時。十五萬人回馬處，土人指點到今疑。』」言訖，拍掌大笑曰：「吾若爲司馬懿，必不便退也。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隨軍入漢中，司馬懿必將復來。於是孔明離西城望漢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官吏軍民陸續而來，卻說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來，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鼓聲震地。懿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諸葛之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前面一杆大旗，上書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山谷應聲不知蜀兵

多少更兼魏軍心疑不敢久停只得盡棄輜重而去與苞二人皆違將令不敢追襲多得軍器糧草而歸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街亭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軍急引軍追趕山背後一聲響蜀兵漫山遍野而來爲首大將乃是姜維馬岱真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斬真引兵竄竄而還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卻說趙雲鄧芝伏兵於箕谷道中聞孔明傳令回軍雲謂芝曰魏軍知吾兵退必然來追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公卻引兵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卻說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喚先鋒蘇顥分付曰蜀將趙雲英雄無敵汝可小心提防被軍若退必有計也蘇顥欣然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遂引前部三千兵奔入箕谷看看趕上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槍雲蘇顥急收兵退走行不到數里喊聲大震一彪軍撞出爲首大將挺槍躍馬大喝曰汝識趙子龍否蘇顥大驚曰如何這裏又有趙雲措手不及被雲一槍刺死於馬下餘軍潰散雲遮護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郭淮部將萬政也雲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槍立於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已去三十餘里萬政認得是趙雲不敢前進雲等得天色黃昏方纔撥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因此不敢近前准傳令教軍急趕政令數百騎壯士趕來行至一大林忽聽得背後大喝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餘者皆越嶺而去萬政勉強來敵被雲一箭射中盔纓驚跌於澗中雲以槍指之曰吾饒汝性命回去快教郭淮趕來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車仗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爲己功却說司馬懿分兵而進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個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小民告曰關興張苞只各有三千軍轉山吶喊鼓譟驚退又無別軍並不敢窺殺懿悔之無及仰天歎曰吾不如孔明也遂安撫了諸處官民引兵還遠長安朝見魏主歎曰今日復得關西諸郡皆卿之功也懿奏曰今蜀兵皆在漢中未盡勦滅臣乞大兵併力收川以報陛下歡大喜命懿即便興兵忽班部一人出奏曰臣有一計足可定蜀降吳正是「蜀中將相方歸國魏地君臣又逞謀」未知獻計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魴斷髮賺曹休

却說獻計者乃尚書孫資也。曹叡問曰：卿有何妙計？資奏曰：昔太祖武皇帝收張魯時，危而後濟，常對羣臣曰：南鄭之地，真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今若盡起天下之兵，伐蜀則東吳又將入寇，不如以現在之兵，分命大將據守險要，養精蓄銳，不過數年，中國日威，吳蜀二國必自相殘害。那時圖之，豈非勝算？乞陛下裁之。叡乃問司馬懿曰：此論若何？懿奏曰：孫尚書所言極當。叡從之，命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大賞三軍。蜀漢洛陽，却說孔明回到漢中，計點軍士，只少趙雲、鄧芝，心中甚憂。乃令關興、張苞各引一軍接應。二人正欲起身，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會折一人一騎。轉重軍器亦無遺失。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趙雲慌忙下馬伏地曰：敗軍之將，何勞丞相遠接？孔明急扶起，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此。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何也？鄧芝告曰：某引兵先行，子龍獨自斷後，斬將立功，敵人驚怕，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孔明曰：真將軍也。遂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又取絹一萬疋賞雲部卒。雲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賞，乃丞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寄庫俟今冬賜與諸軍未遲。孔明歎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之德，今果如此，乃倍加敬歛。忽報馬謖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致使失事？平曰：某再三相勸，要在當道築土城安營，守把森嚴，軍大怒不從。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面圍合。某引兵衝殺十餘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解降者無數。某孤軍難立，故投魏文長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柳城時，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復街亭。因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之，只見魏延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即殺入重圍，救出二將，就同參軍併在一處。某恐失却陽平關，因此急來回守，非某之不諫也。丞相不信，可問各部將校。孔明喝退，又喚馬謖入帳，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法，吾累次叮嚀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汝若早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折將，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明正軍律，何以服衆？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後，汝之家小，吾按月給與祿米，汝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相丞爲父，某之死罪，實已難逃。願丞相思舜帝殛殛用禹之義，某雖死亦無恨於九泉。言訖大哭。孔明揮淚曰：吾與汝義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囑。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將斬參軍蔣琬自成都至，見武士欲斬馬謖，大驚高叫：留人！人見孔明曰：昔堯

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士，豈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須臾，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下。孔明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爲馬謖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重用。今果應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痛哭耳。大小將士無不流涕。馬謖亡年三十九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後人有詩曰：「失守街亭罪不輕，堪嗟馬謖在談兵。棘門斬首嚴軍法，拭淚猶思先帝明。」却說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邊示各營，已畢，用線縫在屍上，具棺葬之。自修祭文享祀。將護家小加意撫恤。按月給與祿米。於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後主請自貶丞相之職。琬回成都，入見後主，進上孔明表章。後主折視之曰：「臣本庸才，叨蒙非據，親秉旄鉞，以勵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聽事而謀，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不明不知，人慮事多，問春秋責備罪何所逃？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臣不勝慚愧，俯伏待命。」後主覽畢曰：勝負兵家常事，丞相何出此言？侍中費禕奏曰：臣聞治國者必以奉法爲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丞相受詔自行貶降，正其宜也。後主從之。乃詔貶孔明爲右將軍，行丞相事，照舊總督軍馬，就命費禕齎詔到漢中。孔明受詔，貶降前，禕恐孔明羞，乃贊曰：漢中之民，知丞相初拔四縣，深以爲喜。孔明變色曰：是何言也？得而復失，與不得同。公以此責我，實足使我愧赧耳。禕又曰：近聞丞相得姜維，天子甚喜。孔明怒曰：兵敗師還，不會奪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維，於魏何損？禕又曰：丞相現統雄師數十萬，可再伐魏乎？孔明曰：昔大軍屯於祁山，箕谷之時，我兵多於賊，兵而不能破賊，反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將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如其不然，雖兵多何用？自今以後，諸人有遺遠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超足，而待矣。費禕諸將皆服。其論費禕自固，成都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兵講武，置造攻城鑿水之器，預備戰筏，以爲後圖。細作探知，報入洛陽。魏主曹叡聞知，卽召司馬懿商議收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亢炎，蜀兵必不出。若我軍深入其地，彼守其險，要急切難下。叡曰：當備兵再來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算定。今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度陳倉之計。臣舉一人往陳倉道口築城守禦，萬無一失。其人身長九尺，猿臂善射，深有謀略。若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當之。叡大喜，問曰：此何人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郝，名昭，字伯道，現爲緡將，軍鎮守河西。叡從之，加郝昭爲

鎮西將軍命把守陳倉道口。遣使持節去訖，忽報揚州司馬大都督曹休上表，說東吳郡陽太守周魴，願以郡來降，密遣人陳言七事，說東吳可破。乞早發兵取之，敕就御牀上展閱，與司馬懿同觀。懿奏曰：「此言極有理，吳當滅矣。」臣願引一軍往助曹休，忽班中一人進曰：「吳人之言反覆不一，未可深信。周魴智謀之士，必不肯降。此特誘兵之計也。衆視之，乃建威將軍賈逵也。」懿曰：「此言亦不可不聽。機會亦不可錯失。」魏主曰：「仲達可與賈逵同助曹休二人領命去訖。」於是曹休引軍逕取皖城。賈逵引前將軍滿寵、東皖太守胡質，逕取陽城，直向東關。司馬懿引本部軍逕取江陵，卻說吳主孫權在武昌東關，會多官商議曰：「今有鄱陽太守周魴密表奏稱，揚州都督曹休有入寇之意。今魴詐施詭計，暗陳七事，引誘魏兵深入重地，可設伏兵擒之。今魏兵分三路而來，諸卿有何高見？」顧雍進曰：「此大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權大喜，乃召陸遜對爲輔國大將軍，平北都元帥，統御林大兵，擢行王事，授以白旄黃鉞，文武百官皆聽約東。權親自與孫執鞭，遜領命謝恩畢，乃保二人爲左右都督，分兵以迎三道。權問何人遜曰：「奮威將軍朱桓、綏南將軍全琮三人可爲輔佐。權從之，即命朱桓爲左都督，全琮爲右都督。於是陸遜總率江南八十一州并荆湖之衆七十餘萬，令朱桓在左，全琮在右，遜自居中三路進兵。朱桓獻策曰：「曹休以親見任，非智勇之將也。今聽周魴誘言，深入重地，元帥以兵擊之，曹休必敗。敗後必走兩條路，左乃夾石，右乃桂車，此二條路皆山僻小徑，最爲險峻。某願與全子瑋各引一軍伏於山險，先以柴木大石塞斷其路。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長驅直進，唾手而得壽春，以窺許洛，此萬世一時也。」遜曰：「此非善策。吾自有妙用。於是朱桓懷不平而退，遜令諸葛瑾等拒守江陵，以敵司馬懿。諸路俱各調撥停當，卻說曹休兵臨皖城，周魴來迎，逕到曹休帳下，休問曰：「近得足下之書，所陳七事，深爲有理。奉聞天子，故起大軍三路進發，若得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小。有人言足下多謀，誠恐所言不實。吾料足下必不欺我。周魴大哭，急擊從人所佩劍，欲自刎。休急止之，魴仗劍而言曰：「吾所陳七事，恨不能吐出血肝，今反生疑，必有吳人使反間之計也。若聽其言，吾必死矣。吾之忠心，惟天可表。言訖，又欲自刎。曹休大驚，慌忙抱住，曰：「吾戲言耳，足下何故如此？」魴乃用劍割髮，擲於地曰：「吾以忠心待公公，以吾爲戲。吾割父母所遺之髮，以表其心。曹休乃深信之，設宴相待。席罷，周魴辭去，從報建威將軍賈逵來見，休令人問曰：「汝此來何爲？」逵曰：「某料東吳之兵必盡屯於皖城，都督不可輕進。待某兩下來攻，賊兵可破矣。」休怒曰：「汝欲奪吾功耶？」逵曰：「又聞周魴截髮爲誓，此乃詐也。昔耶

離斷臂刺殺慶忌未可深信。休大怒曰：「吾正欲進兵，汝何出此言以慢軍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衆將告曰：「未及進兵，先斬大將，於軍不利，且乞暫免。」休從之。將賈逵兵留在寨中調用，自引一軍來取東關。時周魴、賈逵、劉去、兵權、暗喜曰：「曹休若用賈逵之言，則東吳敗矣。今天使我成功也。」即遣人密到皖城，報知達、遜、喚諸將聽令。曰：「前面石亭，雖是山路，足可埋伏。早先去占石亭關處，布成陣勢，以待魏軍。徐威爲先鋒，引兵前進，却說曹休命周魴引兵前進。正行間，休問曰：「前至何處？」魴曰：「前面石亭也。」堪以屯兵。休從之。遂率大軍并車仗等器盡赴石亭。駐劄次日，哨馬報道：「前面吳兵不知多少，據住山口。」休大驚曰：「周魴言無兵，爲何有準備？」急募訪問之人報周魴引數十人，不知何處去了。休大悔曰：「吾中賊之計矣。」雖然如此，亦不足懼。遂令大將張普爲先鋒，引兵數千來與吳兵交戰。兩陣對圓，張普出馬罵曰：「賊將早降，徐威出馬相迎，戰無數合，普抵敵不住，勒馬收兵。」周見曹休言徐威勇不可當，休曰：「吾嘗以奇兵勝之，就令張普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南，又令薛番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北。明日吾自引一千兵搦戰，卻洋輸詐敗，誘到北山之前，放礮爲號，三面夾攻，必獲大勝。」二將受計，各引二萬軍到晚埋伏去了。却說達、遜喚朱桓、全琮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萬軍從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後，放火爲號。吾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可擒曹休也。」當日黃昏，二將受計引兵而進。二更時分，朱桓引一軍正抄到魏寨後，迎著張普伏兵。普不知是吳兵，逕來問時，被朱桓一刀砍於馬下。魏兵便走。桓令後軍放火，全琮引一軍抄到魏寨後，正撞在薛番陣裏。就那裏大殺一陣，薛番敗走。魏兵大損，奔回本寨。後面朱桓、全琮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自相衝擊。休慌上馬，望夾石道奔走。忽見一彪軍從小路衝出，爲首大將乃賈逵也。休驚慌，少息自愧曰：「吾不用公言，果遭此敗。」逵曰：「都督可速出此道，若被吳兵以木石塞斷，吾等皆危矣。」於是曹休驟馬而行，賈逵斷後。逵於林木茂盛處，及險峻小徑，多設旌旗，以爲疑兵。及至徐威趕到，見山坡下閃出旗角，疑有埋伏，不敢追趕收兵而回。因此救了曹休。司馬懿聽知休敗，亦引兵退去。却說陸遜正望捷音，須臾徐威、朱桓、全琮皆到，所得車仗、牛馬、驢騾、軍資器械，不計其數。降兵數萬餘人。遜大喜，即同太守周魴並諸將班師還吳。吳主孫權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以御蓋覆遜而入。諸將盡皆陞賞。權見周魴無髮，慰勞曰：「卿斷髮成此大事，功名當書於竹帛也。」即封周魴爲關內侯，大設筵會，勞軍慶賀。陸遜奏曰：「今曹休大敗，魏兵喪膽，

可修國書遣使入川，教諸葛亮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遂遣使賀壽入川去。正是：「只因東國能施計，致令西川又動兵。」未知孔明再來代魏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却說蜀漢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東吳陸遜大破於石亭，車仗馬匹軍資器械，並皆罄盡。休惶恐之甚，氣憂成病，到洛陽疽發背而死。魏主曹叡勅令厚葬，司馬懿引兵還，衆將接入，問曰：「曹都督兵敗，卽元計之于係何故？」急問耶，懿曰：「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偷隴西緊急，何人救之，吾故回耳。衆皆以爲懼，法啗笑而退，却說東吳遣使致書蜀中，請兵代魏，并言大破曹休之事。」一書顯自己威風，二者通和會之好。後主大喜，令人持書至漢中，報知孔明。時孔明兵強馬壯，糧草豐足，所用之物，一切完備。正要出師，聽知此信，卽設宴大會諸將，計議出師。忽一陣大風，自東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樹吹折，衆皆大驚。孔明就占一課，曰：「北風主損一大將，諸將未信，正飲酒間，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次子趙廣，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擲杯於地，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拜哭曰：「某父昨晚三更病重而死，孔明跌足而哭，曰：「子龍身故，國家損一棟梁，去吾一臂也。衆將無不揮淚。」孔明令二子入城，都面君報喪。後主聞雲死，放聲大哭，曰：「朕昔年幼，非子龍則死於亂軍之中矣。」卽下詔追贈大將軍諡順平侯，勅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建立廟堂，四時享祭。後人有詩曰：「常山有虎將，智勇匹關張。漢水功勳在，當陽姓字彰。兩番扶幼主，一念答先皇。濟史書忠烈，應流百世芳。」却說後主思念趙雲昔日之功，祭葬甚厚，封趙統爲虎賁中郎，趙廣爲牙門將，就令守墳。二人辭謝而去。忽近臣奏曰：「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定，卽日將出師伐魏。後主問在朝諸臣，諸臣多言未可輕動。後主疑慮未決，忽奏丞相令揚儀齎出師表至。後主宣入儀，呈上表章。後主就御案上拆視，其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以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滅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請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披創，

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權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庸。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黎。不下。四越冀州。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焉。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良。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賈。賈。賈。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四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猇。猇。猇。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後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後主覽表甚喜。卽勅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精兵。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選奔陳倉道口。而來。早有細作報入洛陽。司馬懿奏知魏主。大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會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隴西。功微罪大。不勝惶恐。今乞引一軍往擒諸葛亮。臣近得一員大將。使六十斤大刀。騎千里征駒馬。關兩石鐵胎弓。暗藏三個流星鎗。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乃隴西狄道人。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爲先鋒。歡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歡笑曰。朕得此大將。有何慮哉。遂賜錦袍金甲。封爲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曹真爲大都督。眞謝恩。出朝。遂引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路守把隘口。却說蜀兵前隊哨至陳倉。回報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深溝高壘。遍排鹿角。十分謹嚴。不如棄了此城。從太白嶺。鳥道出祁山。甚便。孔明曰。陳倉正北是街亭。必得此城。方可進兵。命魏延引兵到城下。四面攻之。連日不能破。魏延復來告孔明。說城難打。孔明大怒。欲斬魏延。忽帳下一人告曰。某雖無才。隨丞相多年。未嘗報效。願去陳倉城中。說郝昭來降。不用張弓。隻箭。衆視之。乃部曲鄭祥也。孔明曰。汝用何言以說之。祥曰。郝昭與某同是隴西人氏。自幼交契。某今到彼。以利害說之。必來降矣。孔明卽令前去。鄭祥驟馬。逕到城下。叫曰。郝伯道。故人鄭祥來見。城上人報

知郝昭昭令開門放入登城相見。昭問曰：「故人因何到此？」祥曰：「吾在西蜀孔明帳下，參贊軍機，待以上賓之禮。特令某來見公，有言相告。」昭勃然變色曰：「諸葛亮乃我國仇敵也，吾事魏，汝事蜀，各事其主，昔時爲昆仲，今時爲仇敵，汝再不必多言，便請出城。」郝祥又欲開言，郝昭已出敵樓上了魏軍急催上馬，趕出城外。祥回頭視之，見昭倚定護心木欄杆，祥勒馬以鞭指之曰：「伯道賢弟，何太情薄耶？」昭曰：「魏國法度，兄所知也，吾受國恩，但有死而已，兄不必下說詞。早聞見諸葛亮，教快來攻城，吾不懼也。」祥回告孔明曰：「郝昭未等某開言，便先阻却。」孔明曰：「汝可再去見他，以利審說之。」祥又到城下，請郝昭相見，昭出到敵樓上，祥勒馬高叫曰：「伯道賢弟，聽吾忠言，汝據守一孤城，怎拒數十萬之衆，今不早降，後悔無及，且不順大漢而事奸魏，抑何不知天命，不辨清濁乎？」願伯道思之。」郝昭大怒，拈弓搭箭，指郝祥而喝曰：「吾前言已定，汝不必再言，可速退。」吾不射汝。」郝祥回見孔明，具言郝昭如此。光景孔明大怒曰：「匹夫無禮，太甚，豈欺吾無攻城之具耶？」隨叫土人問曰：「陳倉城中有多少人？」馬上人告曰：「雖不知的數，約有三千人。」孔明笑曰：「量此小城，安能禦我，休等他救兵到。」火速攻之。於是軍中起百乘雲梯，一乘上可立十數人，週圍用木板遮護。軍士各把短梯軟索，聽軍中擂鼓一齊上城。郝昭在敵樓上，望見蜀兵裝起雲梯四面而來，卽令三千軍各執火箭，分佈四面，待雲梯近城，一齊射之。孔明只道城中無備，故大造雲梯，令三軍鼓噪吶喊而進，不期城上火箭齊發，雲梯盡焚。梯上軍士多被燒死。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孔明大怒曰：「汝燒吾雲梯，吾却用衝車之法。」於是連夜安排下衝車。次日，又四面鼓噪吶喊而進。郝昭急命運石鑿眼，用葛索穿定，飛打衝車，皆被打折。孔明又令人運土填城濠，教廖化引三千鐵鑿軍，從夜間掘地道，暗入城去。郝昭又於城中掘重濠橫截之。如此晝夜相攻，二十餘日，無計可破。孔明營中憂悶，忽報東邊救兵到了，旗上書魏先鋒大將王雙。孔明問曰：「誰可迎之？」魏延出曰：「某願往。」孔明曰：「汝乃先鋒大將，未可輕出。」又問：「誰敢迎之？」裨將謝雄應聲而出。孔明與三千軍去了。孔明又問曰：「誰敢再去？」裨將魏延應聲要去。孔明亦與三千兵去了。孔明恐城內郝昭引兵衝出，乃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却說謝雄引兵前行，正遇王雙，戰不三合，被雙一刀劈死。蜀兵敗走。雙隨後趕來，魏延接應，交馬只三合，亦被雙所斬。敗兵回報孔明，孔明大驚，忙令廖化、王平、張嶷出迎兩陣對圓。張嶷出馬，王平、廖化壓住陣角，王雙縱馬來與張嶷交馬數合，不分勝負。雙詐敗便走，嶷隨後趕去。王平見張嶷中計，忙叫曰：「休趕，疑急回馬。」時王雙流星鎗早到，正中其背，疑伏鞍而走。雙回

馬趕來。王平廖化截住，救得張疑回陣。王雙驅兵大殺一陣，蜀兵折傷甚多，疑吐血數口，偶見孔明，說王雙英雄無敵。如今將二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四面立起排柵，築起重城，探挖濠塹，守禦甚嚴。孔明見折二將，張疑又被打傷，即喚姜維曰：「陳倉道口這條路不可行，別求何策？」維曰：「陳倉城地堅固，郝昭守禦甚密，又得王雙相助，實不可取。不若令一大將依山傍水，下寨固守，再令良將守把要道，以防街亭之攻，却統大軍去襲祁山，其却在此如此用計，可捉曹真也。」孔明從其言，即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魏延引一軍守陳倉口，馬岱爲先鋒，關興、張苞爲前後救應。使從小徑出斜谷，望祁山進發，却說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因此到洛口分洴郭淮、孫禮、東、西守把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見曹真令押入跪於帳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奸細，有機密來見都督，誤被伏路軍捉來，乞退左右。」真乃教去其縛，左右暫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約心腹人也，蒙木官追送密書與都督，安在。其人於貼肉衣內取出呈上。」真拆視之曰：「罪將姜維百拜，書呈大都督曹真，下維念世食魏祿，忝守邊城，叨竊厚恩，無門補報，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陷身於巖巖之中，想念舊國，何日忘之。今幸蜀兵西出，諸葛亮甚不相疑，賴都督親提大兵而來，如遇敵人，可以詐敗，維當在後，以舉火爲號，先燒蜀人糧草，卻以大兵翻身掩之，則諸葛亮可擒也。非敢立功報國，實欲自贖前罪，偷覲聖察，速須來命。」曹真看畢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賞來人，便令回報。依期會合，真喚費禪商議曰：「今姜維暗獻密書，令吾如此如此，編曰：諸葛亮多謀，姜維智廣，或者是諸葛亮所使，恐其中有詐，真曰：他原是魏人，不得已而降蜀，又何疑乎？」禪曰：「都督不可輕去，只守定本寨，某願引一軍接應姜維，如成功，盡歸都督，倘有奸計，某自支當真大喜，遂令費禪引五萬兵，望斜谷而進，行了兩三程，屯下軍馬，令人暗探當日申時分，回報斜谷道下有蜀兵來，也懼忙催兵進，蜀兵未及交戰，先退，禪引兵追之，蜀兵又來，方欲對陣，蜀兵又退，如此者三次，俄延至次日申時分，魏軍一日一夜不曾敢歇，只恐蜀兵攻擊，方欲屯軍造飯，忽然四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漫山遍野而來，門旗開處，閃出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其中，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縱橫馬而出，遙見孔明，心中暗喜，回顧左右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後走，若見山後火起，卻回身殺去，自有兵來相應，分付畢，躍馬出呼曰：前者敗將，今何敢又來？孔明曰：汝喚曹真來答話，禪爲曰：曹都督乃金枝玉葉，安肯與反賊相見耶？」孔明大怒，把

羽扇一招，左有馬岱，右有張巖，兩路兵衝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三十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喊聲不絕。費禪只道號火，便回身殺來。蜀兵齊退，禪提刀在前，只望喊處追趕。將近火山路，又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軍殺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山上矢石如雨，往下射來。魏兵大敗，費禪知是中計，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人馬困乏，背後關興引生力軍趕來，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不知其數。禪逃命而走，正過山坡口，一彪軍乃是姜維，大罵曰：「反賊無信，吾不幸誤中汝奸計也。」維笑曰：「吾欲擒曹真，誤賺汝矣。」速下馬受降，禪驅馬牽路，望山谷中而走。忽見谷中火光冲天，背後追兵又至，禪自刎身死。餘眾盡降。孔明連夜驅兵直出祁山前，下寨收住軍馬，重賞姜維。維曰：「某恨不得殺曹真也。」孔明亦曰：「可惜大計小用矣。」卻說曹真聽知折了費禪，悔之不及，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策。於是孫禮辛毗星夜具表中奏魏王，言蜀兵又出祁山，曹真損兵折將，勢甚危急，數次大驚，即召司馬懿入內曰：「曹真損兵折將，蜀兵又出祁山，卿有何策可以退之？」懿曰：「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不用魏軍揚武耀威，蜀兵自然走矣。」正是：「已見子丹無勝術，全憑仲達有良謀。」不知其計如何，且聽下分回解。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襲陳倉武侯取勝

卻說司馬懿奏曰：「臣嘗奏陛下言孔明必出陳倉，故以郝昭守之，今果然矣。彼若從陳倉入寇，運糧甚便，今幸有郝昭王雙守把，不敢從此路運糧，其餘小道擲運艱難，臣算蜀兵行糧止有一月，利在急戰，我軍只宜久守。陛下可降詔令曹真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不須一月，蜀兵自走。那時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懿欣然曰：「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實欲存下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孫權不久必將僭號稱尊，如稱尊號，恐陛下伐之，定先入寇也。」臣故欲以兵待之。正言間，忽近臣奏曰：「曹都督奏報軍情，懿曰：陛下可即令人告戒曹真，凡追趕蜀兵，必須觀其虛實，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敕即時下詔，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真，切不可戰。務在謹守，只待蜀兵退去，方纔擊之。」司馬懿送韓暨於城外，囑之曰：「吾以此切讓與子丹，公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只遣天子降詔，教保守爲上。追趕之人，切要仔細，勿違性急氣躁者追之。」暨辭去，卻說曹真正升帳，驢事忽報天子遣太常卿韓暨持節至，真出寨接入，受詔已畢，退與郭淮孫禮計議。淮笑曰：「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真

曰此見若何。淮曰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久後能禦蜀兵者必仲達也。真曰倘蜀兵不退。又將如何。淮曰可密令人去教王雙引兵於小路巡哨。彼自不敢運糧。待其糧盡兵退。乘勢追擊。可獲全勝。孫禮曰某去祁山。虛裝做運糧兵。車上盡裝乾柴茅草。以硫磺燄硝灌之。卻教人虛報。隨西運糧到。若蜀兵無糧。必然來搶。待入其中。放火燒車。外以伏兵應之。可勝矣。真喜曰此計大妙。即令孫禮引兵依計而行。又遣人教王雙引兵於小路上巡哨。郭淮引兵提調箕谷街亭。令諸路軍馬守把險要。真又令張遼子張虎為先鋒。樂進子樂綽為副先鋒。同守頭營。不許出戰。卻說孔明出祁山寨中。每日令人挑戰。魏兵堅守不出。孔明喚姜維等商議曰魏兵堅守不出。是料吾軍中無糧也。今陳倉轉運不通。其餘小路盤涉艱難。吾算隨軍糧草。不敷一月用度。如之奈何。正躊躇間。忽報隨西魏軍運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運糧官乃孫禮也。孔明曰其人如何有魏人告曰此人曾隨魏主出獵於大石山。忽驚起一猛虎。直奔御前。孫禮下馬拔劍斬之。從此封為上將軍。乃曹真心腹人也。孔明笑曰此最魏將料吾無糧。故用此計。車上破載者必是茅草引火之物。吾平生專用火攻。彼乃欲以此計誘我。耶彼若知吾軍去劫糧車。必來劫我寨矣。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喚馬岱分付曰汝引三千軍徑到魏兵屯糧之所。不可入營。但於上風頭放火。若燒着車仗。魏兵必來圍吾寨。又差馬忠張嶷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內外夾攻。三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今晚若西山火起。魏兵必來劫吾營。汝二人卻伏於魏寨左右。只等他兵出寨。汝二人便可劫之。又喚吳班吳懿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如魏兵到可截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在祁山上憑高而坐。魏兵探知蜀兵要來劫糧。慌忙報與孫禮。禮令人飛報曹真。真遣人去頭營分付張虎樂綽。看今夜山西火起。蜀兵必來救應。可以出軍如此如此。二將受計令人登樓專看火號。卻說孫禮把軍伏於山西。只待蜀兵到。是夜二更馬岱引三千兵來。人皆銜枚。馬盡勒口。運到山西。見許多車仗。重重疊疊。擡成營。車仗虛插旌旗。正值西南風起。岱令軍士運去營南放火。車仗盡着火光冲天。孫禮只道蜀兵到魏寨。內放號火。急引兵一齊掩至背後。鼓角喧天。兩路兵殺來。乃是馬忠張嶷把魏軍圍在核心。孫禮大驚。又聽得魏軍中喊聲起。一彪軍從火光邊殺來。乃是馬岱。內外夾攻。魏兵大敗。火緊風急。人馬亂竄。死者無數。孫禮引中傷軍突烟冒火而走。却說張虎在營中。望見火光。大開寨門。與樂綽盡引入馬。殺奔蜀寨來。寨中却不見一人。急收軍回時。吳班吳懿兩路兵殺出。斷其歸路。張虎二將急衝出重圍。

奔回本寨。只見土城之上，箭如飛蝗。原來却被關興張苞襲了營寨。魏兵大敗，皆投曹真寨來。方欲入寨，只見一彪敗軍飛敗而來，乃是孫權遂同入寨見真，各言中計之事。真聽知，謹守大寨，更不出戰。蜀兵得勝，回見孔明。孔明令人密授計與魏延，一面教放齊聲，楊儀曰：「今已大勝，挫盡魏兵銳氣，何故反欲收軍？」孔明曰：「吾兵無權利在，今彼堅守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今雖暫時兵敗，中原必有增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今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蜀兵，便可出其不意，乘機退去。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授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取來追。只令後隊先行，常夜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一夜兵已盡退，只落空營。却說曹真正在寨中憂悶，忽報左將軍張郃領軍到，郃下馬入帳，謂真曰：「某奉聖旨，持來聽調。」真曰：「會別仲達否？」真曰：「仲達分付云：吾軍勝蜀兵，必不使去。若吾軍敗，蜀兵必即去矣。今吾軍失利之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真曰：「未也。於是即令人往探之。果是虛警，只插着數十面旌旗，兵已去了二日也。曹真懊悔無及，且說魏延受了密計，當夜二更拔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知王雙、大羅軍馬，併力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看趕上，見魏延旗號在前，雙大叫曰：「魏延休走！蜀兵更不同頭。」雙拍馬趕來，背後魏兵叫曰：「城外寨中火起，恐中敵人奸計。」雙急勒馬回時，只見一片火光冲天，慌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忽一騎馬從林中蹣跚出，大喝曰：「魏延在此。」王雙大驚，措手不及，被延一刀砍於馬下。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下只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行。後人有詩讚曰：「孔明妙算勝孫臏，耿若長星照一方。進退行兵神莫測，陳倉道口斬王雙。」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先教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營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却去他營中放火，待他回寨，出其不意，突出斬之。魏延斬了王雙，引兵回到漢中，見孔明交割了人馬，孔明設宴大會，不在話下。且說張郃追蜀兵不上，回到寨中，忽有陳倉城郝昭差人申報，言王雙被斬，曹真聞知，傷感不已。因此憂成疾病，遂回洛陽，命郭淮、孫禮、張郃守長安諸道，却說吳主孫權設朝，有細作入報，說蜀諸葛丞相出兵兩次，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於是羣臣皆勸吳王興師伐魏，以圖中原。權猶疑未決。張昭奏曰：「近聞武昌東山鳳凰來儀，大江之中，黃龍屢現。主公德配唐虞，明並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多官皆應。」子布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築臺於武昌南郊。是日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改黃武八年為黃龍元年。遂父孫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孫策為長沙桓王，立子孫登為皇太子，命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為太子左輔。

張昭次子張休爲太子右弼，字元遜，身長七尺，極聰明，善應對，權甚愛之。年六歲時，值東吳宴會，恪隨父在座，權見諸葛瑾面長，乃令人牽一驢來，用粉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衆皆大笑，恪趨至前，取粉筆添二字於其下曰：「諸葛子瑜之驢，滿座之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驢賜之。又一日，大宴官僚，權命恪陪遊，巡至張昭面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恪曰：「汝能強子布飲乎？」恪領命，乃謂昭曰：「昔姜尚父年九十，乘旄仗鉞，未嘗言老，今臨陣之日，先生後飲酒之日，先生在前，何爲不養老也？」昭無言可答，只得強飲。權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張昭佐吳王位，列三公之上，故以其子張休爲太子右弼。又以顧雍爲丞相，陸遜爲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權復還建業，羣臣共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人川與蜀同盟，共分天下，緩緩圖也。」權從其言，卽命使星夜入川，來見後主，禮畢細奏其事。後主聞知，遂與羣臣商議，衆議皆謂孫權僭越，宜絕其盟，好將琬曰：「可令人問丞相後主，卽遣使到漢中問孔明。」孔明曰：「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與師伐魏，魏必令司馬懿拒之，懿若南拒東吳，我再出祁山，長安可圖也。」後主依言，遂令太尉陳震將名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震至東吳，見了孫權，呈上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打發回蜀，權召陸遜入告，以西蜀約會與兵伐魏之事，遜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既與同謀，不得不從，今卻虛作起兵之勢，適與西蜀爲應，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虛取中原也。」卽時下令教刑殺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擇日興師，卻說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尚憂，嘆愈不可輕進，先令人去哨探，回報說：「陳倉城中郝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如見火起，拚力攻城。」二人俱未深信，又來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要完備，不須辭我。」卽便起行，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至，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二人各受密計而去。且說郭淮聞郝昭病重，乃與張郃商議曰：「郝昭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張郃引着三千兵，急來替郝昭時，郝昭病危，當夜正呻吟之間，忽報劉兵到城下了，昭急令人上城把守，時各門上火起，城中大亂，昭聽知驚死，蜀兵一擁入城，却說魏延、姜維領兵到陳倉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號，又無打更之人，二人驚疑，不敢攻城，忽聽得一聲砲響，四面旗幟齊整，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氅道袍，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二人視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丞相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謂二人曰：「吾打探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此乃魏衆人之心也。吾選令關

興張苞只推點軍。時出漢中。吾即藏於軍中。是夜倍道逕到城下。使彼不能調兵。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發喊相助。令魏兵驚疑不定。兵無主將。必自亂矣。吾因而取之。易如反掌。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也。魏延姜維拜伏。孔明憐郝昭之忠。令彼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孔明謂魏延姜維曰。汝二人且莫卸甲。可引兵去襲散關。把關之人。若知兵到。必然驚走。若稍遲。便有魏兵至關。卽難攻矣。魏延姜維受命。引兵逕到散關。把關之人。果然盡走。二人上關。纔要卸甲。遙見關外塵頭大起。魏兵到來。二人相謂曰。丞相神算。不可測度。急登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乃分兵守住險道。張郃見蜀兵把住要路。遂令退軍。魏延隨後追殺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而去。延回到關上。令人報知孔明。孔明先自領兵出陳倉斜谷。取了建威。後面魏兵陸續進發。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安下營寨。孔明聚衆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取雍州二處。必以兵拒守。吾觀陰平武都二郡。與漢連接。若得此城。亦可分魏兵之勢。何人敢取之。姜維曰。某願往。王平應曰。某亦願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人領兵去了。再說張郃回到長安。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郝昭已亡。散關亦被蜀兵奪了。今孔明復出祁山。分道進兵。淮大驚曰。若如此。必取雍州矣。乃留張郃守長安。令孫禮保雍州。淮自引兵星夜來郿城守禦。一面上表入洛陽告急。卻說魏主曹叡。故朝近臣奏曰。陳倉城已失。郝昭已亡。諸葛亮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敵大驚。忽又奏滿寵等有表說東吳孫權僭稱帝號。與蜀同盟。今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聽候調用。只在旦夕必入寇矣。敵聞知兩處危急。舉指失措。甚是驚慌。此時曹真病未痊。卽召司馬懿商議。懿奏曰。以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敵曰。卿何以知之。懿曰。孔明嘗思報魏亭之讎。非不欲吞吳也。只恐中原乘虛擊彼。故暫與東吳結盟。陸遜亦知其意。故假作與兵之勢。以應之。實是坐觀成敗耳。陛下不必防吳。只須防蜀。敵曰。卿真高見。遂封懿爲大都督。總攝關西諸路軍馬。令近人取曹真總兵將印來。懿曰。臣自去取之。遂辭帝出朝。逕到曹真府下。先令人入府報知。懿方進見。問病畢。懿曰。東吳西蜀會合。與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驚訝曰。吾家人知我病重。不令我知。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達爲大都督。以退蜀兵耶。懿曰。某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某願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真躍起曰。如仲達不領此任。中國危矣。真當抱病見帝。以保之。懿曰。天子已有恩命。但懿不敢

受耳。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可退蜀兵。」懿見真再三讓印，遂受之。辭了魏主，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決戰。正是：「舊帥印爲新帥取，兩路兵惟一路來。」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蜀漢建興七年夏四月，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三寨，專候魏兵。卻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爲先鋒，戴凌爲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郭淮、孫禮入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二人答曰：「未也。」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懿西諸路，曾有信息否？淮曰：「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隄防，並無他事。只有武都、陰平二處未曾回報。」懿曰：「吾已差人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後，彼必自亂矣。」二人受計，引兵五千，從隴西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之後。郭淮於路謂孫禮曰：「仲達比孔明如何？」禮曰：「孔明勝仲達多矣。」禮曰：「孔明雖勝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蜀人如正攻兩郡，我等從後抄到，彼豈不自亂乎？」正言間，忽哨馬來報：「陰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前離蜀兵不遠。」禮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陳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郭淮從之，方傳令教軍退時，忽然一聲砲響，山背後閃出一枝旗馬來，旗上大書「漢丞相諸葛亮」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孫郭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笑曰：「郭淮、孫禮休走。」司馬懿之計，安能騙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却教汝等擊吾軍後。武都陰平，吾已取了。汝二人不早來降，欲驅兵與吾決戰耶？」郭淮、孫禮聽畢，大慌，忽然背後喊聲連天。王平、姜維引兵從後殺來，與苞二將，又引軍從前面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郭孫二人棄馬爬山而走。張苞、魏延見驍馬趕來，不期連人帶馬跌入澗內，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却說郭孫二人走脫。同見司馬懿曰：「武都、陰平二郡已失，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大敗。棄馬步行，方得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可再引兵把守雍、郿二城，切勿出戰。吾自有破敵之策。」二人拜辭而去。懿又喚張郃、戴凌分付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陰平，必然擁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汝二人各引一萬精兵，今夜起身抄在蜀兵營後，一齊奮勇殺將過來。吾却引軍在前佈陣，只待蜀兵勢亂，吾大驅人馬攻殺進去。兩軍併力，可奪蜀寨也。若得此地，山勢破敵何難？」二人受計，引兵而

去。戴凌在左，張郃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深入蜀兵之後。三更時分，來到大路，兩軍相遇，合兵一處，却從蜀兵背後殺來，行不到三十里，前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路。郃曰：「此必有準備，可急取路而回。」纔傳令退軍，只見滿山火光齊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二人圍住。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戴凌、張郃可聽吾言！馬懿料吾往武都，陰平撫民，不在營中，故令汝二人來劫吾寨，却中吾之計也。汝二人乃無名小將，吾不殺，害下馬早降。郃大怒，指孔明而罵曰：汝乃山野村夫，侵吾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吾若捉住汝時，碎屍萬段，言訖縱馬挺槍，殺上山來。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山，乃拍馬鏢槍，衝出重圍，無人敢當。蜀兵困戴凌在核心，欲殺出舊路，不見戴凌，即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救出戴凌而回。孔明在山上見郃在萬軍之中，往來衝突，英勇倍加，乃謂左右曰：「嘗聞張翼德大戰張郃，人皆驚懼，吾今日見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必為蜀中之害。吾當除之，遂收軍還營，却說司馬懿引兵佈成陣勢，只待蜀兵亂動，一齊攻之。忽見張翼德凌狼狽而來，告曰：孔明先如此阻防，因此大敗而歸。懿大驚曰：孔明真神人也，不如且退。即傳令教大軍盡回本營，堅守不出。且說孔明大勝所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乃引大軍回寨，每日令魏延挑戰，魏兵不出一連半月，不會交兵。孔明正在帳中思慮，忽報天子遣侍中費禕齎詔至，孔明接入營中，焚香禮畢，開讀詔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權師賊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羌復與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今方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孔明聽畢，謂費禕曰：「吾國事未成，就安可復丞相之職，堅辭不受。禕曰：丞相若勿受職，拂了天子之意，又冷淡了將士之心，宜且權受。孔明方纔拜受，禕辭去。孔明見司馬懿不出，思得一計，傳令教各處拔寨而起，當有細作報知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了。懿曰：孔明必有大謀，不可輕動。張郃曰：此必因糧盡而回，如何不追？懿曰：吾料孔明上年大收，今又麥熟糧草豐足，雖然轉運艱難，亦可支持半載。安肯便走？彼見吾連日不戰，故作此計，引誘可令人遠逃，哨之望士探知，回報說孔明離此三十里下寨。懿曰：吾料孔明果不走，且堅守寨柵，不可輕進。住了旬日，絕無音信，並不見探將來戰。懿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已起營去了。懿未信，乃更換衣服，在軍中親自來看，竟見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問營謂張郃曰：「此乃孔明之計也，不可追趕。又住了旬日，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曰：孔明用緩兵之計，漸退漢中，都督何

故懷疑，不早追之。欲願往決一戰。懿曰：孔明詭計極多，倘有差失，喪吾軍之銳氣，不可輕進。郃曰：某去若敗，甘當軍令。懿曰：既汝要去，可分兵兩枝。汝引一枝先行，須要奮力死戰。吾隨後接應，以防伏兵。汝次日先行到半途駐劄，後日交戰，使兵力不致。遂分兵已畢。次日，張郃戴凌引副將數十員，精兵三萬，奮勇先進，到中路下寨。司馬懿留下許多軍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隨後進發。原來孔明密令人暗探，見魏兵半路而歇，是夜孔明喚眾將商議曰：今魏兵來追，必然死戰。汝等須以一當十，吾以伏兵截其後，非智勇之將，不可當此。任言畢，以目視魏延，延低頭不語。王平出曰：某願當之。孔明曰：若有失，如何？王平曰：願當軍令。孔明歎曰：王平肯捨身親冒矢石，真忠臣也。雖然如此，奈魏兵分兩枝前後而來，斷吾伏兵在中，平縱然智勇，只可當一頭，豈可分身兩處？須再得一將同去為妙。怎奈軍中再無槍死當先之人。言未畢，一將出曰：某願往。孔明視之，乃張翼也。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汝非敵手。翼曰：若有失事，願獻首於帳下。孔明曰：汝既敢去，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於山谷中，只待魏兵趕上，任他過盡。汝等各引伏兵從後掩殺。若司馬懿隨後趕來，卻分兵兩頭，張翼引一軍當住後隊，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兩軍須要死戰。吾自有別計相助。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姜維廖化分付曰：與汝二人一個錦囊，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於前山之上。如見魏兵圍住王平張翼，十分危急，不必去救，只開錦囊看視，自有解危之策。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又令吳班吳懿馬忠張嶷四將附耳分付曰：如來日魏兵到，銳氣正盛，不可便迎，且戰且走，只看關興引兵來掠陣之時，汝等便回軍趕殺。吾自有兵接應。四將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關興分付曰：汝引五千精兵伏於山谷，只看山上紅旗颯動，卻引兵殺出，與受計引兵而去。卻說張郃戴凌領兵前來，驟如風雨，馬忠張嶷吳懿吳班四將接着，出馬交鋒，張郃大怒，驅兵追殺。蜀兵且戰且走，魏兵追趕約有二十餘里。時值六月天氣，十分炎熱，人馬汗如潑水，走到五十里外，魏兵皆氣喘，孔明在山上把紅旗一招，關興引兵殺出，馬忠等四將一齊引兵掩殺回來。張郃戴凌死戰不退，忽然喊聲大震，兩路軍殺出，乃王平張翼也。各奮勇追殺，截其後路。郃大叫：眾將曰：汝等到此，不決一死戰，更待何時？魏兵奮力衝突，不得脫身，忽然背後鼓角喧天。司馬懿自領精兵殺到，懿指揮眾將把王平張翼圍在垓心。翼大呼曰：丞相真神人也！計尸算定，必有良謀。吾等當決一死戰，即分兵兩路，平引一軍截住，張郃戴凌翼引一軍力當。司馬懿兩頭死戰，叫殺連天。姜維廖化在山上探望，見魏兵勢大，蜀兵力危，漸漸抵當不住。維謂化曰：

如此危急，可開錦囊看計。二人拆開視之，內書云：若司馬懿兵來圍王平張翼至急，汝二人可分兵兩枝，竟襲司馬懿之營。懿必急退，汝可乘亂攻之，營雖不得，可獲全勝。二人大喜，即分兵兩路，徑襲司馬懿營中而去。原來司馬懿亦恐孔明之計，沿途不住的令人傳報，懿正催戰，忽流星馬飛報言：蜀兵兩路竟取大寨去了。懿大驚失色，乃謂衆將曰：吾料孔明有計，汝等不信，勉強追來，卻誤了大事。即提兵急回，軍心惶惶，亂走。張翼隨後掩殺，魏兵大敗。張郃戴凌見勢孤，亦望山僻小路而走。蜀兵大勝，背後關興引兵接應，諸路司馬懿大敗一陣，奔入寨時，蜀兵已自圍去。懿收聚敗軍，責罵諸將曰：汝等不知兵法，只憑血氣之勇，強欲出戰，致有此敗。今後切不許妄動，再有不遵，決正軍法。衆將羞慚而退。這一陣，魏軍死者極多，遺棄馬匹器械無數。卻說孔明收得勝軍馬入寨，又欲起兵進取，忽報有人自成都來說：張苞身死，孔明聞知，放聲大哭，口中吐血，昏絕於地。衆人救醒，孔明自此得病臥牀不起。諸將無不感激，後人有詩歎曰：「悍勇張苞欲建功，可憐天不助英雄。武侯淚向西風灑，爲念無人佐鞠躬。」旬日之後，孔明喚董厥樊建等入帳，分付曰：「吾自覺昏沉，不能理事，不如且回漢中養病，再作良圖。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擊，遂傳號令，教當夜暗暗拔寨，皆回漢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長歎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是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分兵把守各處險口，懿自班師回，卻說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自關成都養病。文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後主御駕自來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建興八年秋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乃上表說：蜀兵數次侵界，屢犯中原，若不剿除，後必爲患。今時值秋涼，人馬安閒，正當征伐。臣願與司馬懿同領大軍，深入漢中，殄滅奸黨，以清邊境。魏王大喜，問侍中劉禪曰：「子丹勸朕伐蜀，如何？」禪奏曰：「大將軍之言是也。今若不勦除，後必爲大患。陛下便可行之。」數點頭，禪出內閣，家有衆大臣相探問曰：「聞天子與公計議，與兵伐蜀，此事如何？」禪應曰：「無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險，非可易圖。空費軍馬之勞，於國無益。衆官皆默然而出。楊暨入內奏曰：「昨日劉禪勸陛下伐蜀，今日與衆臣議，又言不可伐，是欺陛下也。陛下何不召而問之？」數即召劉禪入內，問曰：「卿勸朕伐蜀，今又言不可，何也？」禪曰：「臣細詳之，蜀不可伐。數大笑，少時楊暨出內，奏曰：「臣昨日勸陛下伐蜀，乃國之大事，豈可妄泄於人？夫兵者，詭道也。事未發，切宜秘密。數大悟曰：「卿言是也。自此愈加敬重。旬日內，司馬懿入朝，魏主將曹真表奏之事，逐一言之。懿奏曰：「吾料東吳未敢動兵，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數即拜曹真爲大司馬，征西大都督。

司馬懿爲大將軍征西副都督劉騰爲軍師。三人拜辭魏主，引四十萬大兵前行至長安，逕奔劍閣。來取漢中，其輸郭淮、孫禮等各取路而行。漢中人報入成都，此時孔明病好多時，每日操練人馬，習學八陣之法，盡皆精熟。欲取中原，聽得這個消息，遂喚張嶷、王平分付曰：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陳倉，故道以當魏兵。吾却提大兵便來接應。二人告曰：人報魏軍四十萬，詐稱八十萬，聲勢甚大，如何只與一千兵去守隘口？倘魏兵大至，何以拒之？孔明曰：吾欲多與，恐士卒辛苦耳。嶷與平而面相覷，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疎失，非汝等之罪，不必多言，可疾去。二人又哀告曰：丞相欲殺某二人，就此請殺，只不敢去。孔明笑曰：何其愚也。吾令汝等去，自有主見。吾昨夜仰觀天文，見舉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淋漓。魏兵雖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險之地？因此不用多軍，決不受害。吾將大軍皆在漢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那時以大兵掩之，以逸待勞，吾十萬之衆，可勝魏兵四十萬也。二人聽畢，方大喜拜辭而去。孔明隨純大軍出漢中，傳令教各處隘口預備乾柴草料，細糧俱備。一月人馬支用以防秋雨，將大軍寬限一月，先給衣食，俟候出征，却說曹真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到陳倉城內，不見一間房屋，尋土人問之，皆言孔明回時放火燒燬，曹真便差從陳倉道進發。懿曰：不可輕進，我夜觀天文，見舉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若深入重地，或勝則可，倘有疎虞，人馬受苦，要退則難，且宜在城中搭起高鋪住紮，以防陰雨。真從其言，未及半月，天雨大降，淋漓不止。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盡溼，人不得睡，晝夜不安。大雨連降三十日，馬無糧草，死者無數。軍士怨聲不絕，傳入洛陽，魏主設壇求晴，不得。黃門侍郎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艱，師不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倍者也。今又加之霖雨，山峻峻滑，衆逼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逾月，而行方半谷，治道功大，戰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文武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時，通於樞變者哉！願陛下念水雨艱劇之故，休息士卒，後日有變，乘時用之，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魏主覽表，正在猶豫，楊阜舉款亦上疏諫。魏主即下詔，遣使詔曹真、司馬懿還朝，却說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今連陰三十日，軍無戰心，各有思歸之意，如何禁止？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偷孔明追來，怎生退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兵。正議間，忽使命來召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徐徐而退。却說孔明計算一月秋雨，天氣未晴，自提一軍屯於城外，又

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駐劄。孔明升帳喚衆將言曰：「吾料魏兵必走，魏主必下詔來取曹真。司馬懿兵回，吾若追之，必有準備，不如任他且去，再作良圖。」忽王平令人報來說：「魏兵已回，孔明分付來人傳與王平，不可追擊，吾自破有魏兵之策。」正是：「魏兵縱使能埋伏，漢相原來不肯追。」未知孔明怎生破魏，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關陣辱仲達

却說衆將聞孔明不追魏兵，俱入帳告曰：「魏兵苦雨，不能屯紮，因此回去，正好乘勢追之。」丞相如何不追？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今軍退必有埋伏。吾若追之，正中其計。不如縱他遠去，吾却分兵徑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提防也。」衆將曰：「取長安之地，別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明曰：「祁山乃長安之首也。隴西諸郡倘有兵來，必經由此地，更兼前臨渭濱，後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得地利也。」衆將皆拜服。孔明令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出箕谷，馬岱王平張翼馬忠出斜谷，俱會於祁山調撥已定。孔明自提大軍，令關興廖化爲先鋒，隨後進發。却說曹真司馬懿二人，在後監督人馬，令一軍入陳倉古道探視，回報說：「蜀兵不來，又行旬日後，面埋伏衆將皆回，說蜀兵全無音耗。」真曰：「連綿秋雨，棧道斷絕，蜀人豈知我等退軍耶？」懿曰：「蜀兵隨後出矣。」真曰：「何以知之？」懿曰：「連日晴明，蜀兵不疑，料吾有伏兵也。故縱吾兵遠去，待我兵盡，他却奪祁山矣。」曹真不信，懿曰：「子丹如何不信？吾料孔明必從兩谷而來，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爲期，若無蜀兵來，我面塗紅粉，身穿女衣，來營中伏罪。」真曰：「若有蜀兵來，我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御馬一匹與你。」即分兵兩路，真引兵屯於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各下寨已畢。懿先引一枝兵伏於山谷中，其餘軍馬各於要路安營，懿更換衣裝，雜在衆軍之內，過觀各營，忽到一營，有一偏將仰天而怒，曰：「大雨淋了許多時，不肯回去，今又在這裏頓住，強要賭賽，却不苦了官軍。」懿聞言歸寨，升帳，聚衆將皆到帳下，拔出那將來，懿叱之曰：「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汝安敢出怨言，以慢軍心？其人不招。」懿叫出同伴之人對證，那將不能抵賴。懿曰：「吾非賭賽，欲勝蜀兵，令汝各人有功回朝，汝乃妄出怨言，自取罪戾。」喝令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首帳下。衆將悚然，懿曰：「汝等諸將皆要盡心，以防蜀兵聽吾中軍響響，四面皆進，衆將受命而退，卻說魏延張嶷陳式杜瓊四將，引一萬兵，取箕谷而進，正行之間，忽報參謀鄧芝到來，四將問

其故。芝曰：丞相有令，如出箕谷，隄防魏兵埋伏，不可輕進。陳式曰：丞相用兵，何多疑耶？吾料魏兵連遭大雨，衣甲皆毀，必然急歸，安得又有埋伏？今吾兵倍道而進，可獲大勝。如何又教休進？芝曰：丞相計無不中，謀無不成。汝安敢違令？式笑曰：丞相若果多謀，不致街亭之失。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聽其計，亦笑曰：丞相若聽吾言，遲出子午谷，此時休說長安、速洛陽皆得矣。今執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既令進兵，今又教休進，何其號令不明？式曰：吾自有五千兵，遲出箕谷，先到祁山下寨，看丞相差也不差？芝再三阻當，式只不聽，遲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鄧芝只得飛報孔明，卻說陳式引兵行不數里，忽聽一聲噦響，四面伏兵皆出，式倉皇退時，魏兵塞滿谷口，圍得鐵桶相似。式左衝右突，不能得脫，忽聞噦聲大震，一彪軍殺入，乃是魏延，救了陳式，回到谷中。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帶傷人馬，背後魏兵趕來，卻得杜瓊張疑引兵接應。魏兵方退，陳式二人方信孔明先知，如神懷悔不及。且說鄧芝因見孔明言魏延陳式如此無禮，孔明笑曰：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因誇其勇而用之。久後必生患害。正言間，忽流星馬報到，說陳式折了四千餘人，止有四五百帶傷人馬屯在谷中。孔明令鄧芝再來箕谷撫慰陳式，防其生變。一面喚馬岱、王平分付曰：斜谷若有魏兵把守，汝二人引本部軍越山嶺，夜行晝伏，速出祁山之左，舉火為號。又喚馬忠、張翼分付曰：汝等亦從山僻小路，晝伏夜行，速出祁山之右，舉火為號。與馬岱、王平會合，共劫曹真營寨。吾自從谷中三面擊之，魏兵可破也。四人領命，分頭引兵去了。孔明又喚關興、廖化分付曰：如此如此，二人受了密計，引兵而去。孔明自領精兵倍道而行，正行間，又喚吳班、吳懿授與密計，亦引兵先行，卻說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以此怠慢，縱令軍士歇息。只等十日無事，要差司馬懿，不覺守了七日。忽有人報谷中有些小蜀兵出來，真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哨兵探，不許縱令蜀兵近界。秦良領命引兵剛到谷口，只見蜀兵退去，良急引兵趕來，行到五六十里，不見蜀兵，心下疑惑，教軍士下馬歇息。忽哨馬報說：前面有蜀兵埋伏，良上馬看時，只見山中塵土大起，急令軍士隄防。不一時，四壁旛喊聲大震，前面吳班、吳懿引兵殺出，背後關興、廖化引兵殺來，左右是山，皆無走路。山上蜀兵大叫：下馬投降者免死。蜀軍大半多降，秦良死戰，被廖化一刀斬於馬下。孔明把降卒拘於後軍，卻將魏軍衣甲與蜀兵五千人穿了，扮作魏兵，令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引着，遲奔曹真寨來。先令報馬入寨說，只有些小蜀兵，盡趕去了。真大喜，忽報司馬都督差心腹人至，真喚入問之。其人告曰：今蜀兵用埋伏計，殺魏兵四千餘人。司馬都督致意將軍，欲

伏將賭響爲念，務要用心提防。眞曰：「吾這裏并無一個蜀兵，遂打發來人回去。忽又報秦良引兵回來了，眞自出帳迎之。比及到寨，人報前後兩把火起，眞急回寨後看時，關興龐化、吳班、吳懿四將指應蜀軍，就營前殺將進來。馬岱奔走，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到，眞膽戰心驚，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戰一場，蜀兵力退，眞得脫，羞漸無地。懿曰：「請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作良圖。」眞曰：「仲達何以知吾遭此大敗也？」懿曰：「見來人報稱，子丹說并無一個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因此知之。故相相應，今果中計。切莫言賭響之事，只同心報國。曹眞甚是惶恐，氣成疾病，臥牀不起。兵屯渭濱，懿恐軍心有亂，不敢教眞退兵。卻說孔明入谷口，以此大敗，式曰：「此事魏延教我行來，孔明曰：『他倒拔你，你反攀他。』將令已違，不必巧說。即令武士推出陳式斬之。須臾懸首於帳前，以示誡將。此時孔明不斬魏延，欲留之，以爲後用也。孔明既斬了陳式，正議進兵，忽有細作報說曹眞臥病不起。現在營中治療，孔明大喜，謂諸將曰：『若曹眞病軀，必便向長安。今眞兵不還，必爲病重，故留於軍中，以安衆人之心。吾爲下一番教秦良的降兵，持與曹眞，眞若見之，必然死矣。』遂喚降兵至，問曰：『汝等皆是魏軍，父母妻子多在中原，不宜久居蜀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衆軍泣淚拜謝。孔明曰：『曹子丹與吾有約，吾有一番汝等帶回，送與子丹。必有重賞。』魏軍領了書，奔回本寨。將孔明書呈與曹眞，扶病而起，拆封視之。其書曰：『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致書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竊謂天爲將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不動如山，岳雖如如，陰陽無窮，如天地充實，如太倉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預知，天文之早濤，先識地理之平康。察陣勢之期會，揣敵人之短長。嗟爾無學，後輩上逆穹蒼，助篡國之反賊，稱帝號於洛陽。走殘兵於斜谷，遭霖雨於陳倉。水陸困乏，人馬猖狂，拋盈郊之戈甲，棄滿地之刀槍。都督心崩而膽裂，將軍鼠竄而狼忙。無面見關中之父老，何顏入相府之廳堂。史官秉筆而紀錄，百姓衆口而傳揚。仲達聞戰而惕，揚子丹望風而潰。連吾軍兵險而馬壯，大將虎奮而龍驤。掃秦川爲平壤，蕩魏國作丘荒。』曹眞看畢，恨氣填胸，至晚死於軍中。司馬懿用兵車裝載，差人送赴洛陽安葬。魏主聞知曹眞已死，即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大軍來與孔明交鋒。隔日先下戰書，孔明謂諸將曰：『曹眞必死矣。』遂批回來日交鋒。使者

去了。孔明當夜教姜維受了密計如此而行。又喚關興分付如此如此。次日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一邊是河。一邊是山。中央平川曠野。好片戰場。兩軍相迎。以弓箭射住陣角。三通鼓罷。魏陣中門旗關處。司馬懿出馬。衆將隨後而出。只見孔明端坐在四輪車上。手搖羽扇。懿曰。吾主上法堯禪舜。相傳二帝坐鎮中原。容汝蜀吳二國。皆乃吾主寬慈仁厚。恐傷百姓。汝乃南陽一耕夫。不識天數。強要相侵。理宜殄滅。如省心改過。宜即早回。各守疆界。以成鼎足之勢。免致生靈塗炭。汝等皆得全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安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汝曹氏不久爲漢所滅。汝祖父皆爲漢臣。世食漢祿。不思報效。反助篡逆。豈不自取。懿羞慚滿面曰。吾與汝決一雌雄。汝若能勝。吾誓不爲大將。汝若敗。時早歸故里。吾並不加害。孔明曰。汝欲謝將。關兵關陣法。懿曰。先說陣法。孔明曰。先布陣。我看懿入中軍帳下。手執黃旗。招點左右軍。勳排成一陣。復上馬出陣。問曰。汝識吾陣否。孔明笑曰。吾軍中末將亦能布之。此乃混元一氣陣也。懿曰。汝布陣。我看孔明入陣。把羽扇一搖。復出陣。問曰。汝識我陣否。懿曰。量此八卦陣如何不識。孔明曰。識便識了。敢打我陣否。懿曰。既識之。如何不敢打。孔明曰。汝只管打來。司馬懿回到本陣中。喚戴凌張虎樂琳三將分付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汝三人可從正東生門打入。從西南休門殺出。復從正北開門殺入。此陣可破。汝等小心在意。於是戴凌在中。張虎在前。樂琳在後。各引三十騎。從生門打入。兩軍吶喊相助。三人殺入蜀陣。只見陣如連城衝突。不出三人。慌引騎轉過陣脚。從西南衝去。卻被蜀兵射住。衝突不出。陣中重重疊疊。都有門戶。那裏分東西南北。三將不能相識。只管亂撞。但見愁雲漠漠。慘霧濛濛。喊聲起處。魏軍一個個皆被縛了。送到中軍帳。孔明坐於帳中。左右將張虎戴凌樂琳并九十個軍。皆縛在帳下。孔明笑曰。吾縱然捉得汝等何足爲奇。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重觀戰策。那時來決雌雄。未爲遲也。汝等性命既饒。當留下軍器戰馬。遂將衆人衣服脫了。以屢塗面。步行出陣。司馬懿見之大怒。回顧諸將曰。如此挫銳。銳氣有何面目。同見中原大臣。耶。即指揮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拔劍在手。引百餘騎將。催督衝殺。兩軍恰纔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乃關興也。懿分後軍營之。復催軍向前廝殺。忽然魏兵大亂。原來姜維引一彪軍悄悄地殺來。蜀兵三路夾攻。懿大驚。急忙退軍。蜀兵周圍殺到。懿引三軍望南死命衝出。魏兵十傷六七。司馬懿退在渭濱南岸下寨。堅守不出。孔明收得勝之兵。回到祁山時。永安城李嚴遣都尉苟安解送糧米至軍中。交關荀

安好酒。於路怠慢。違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爲大事。誤了三日。便該處斬。汝今誤了十日。有何理說。喝令推出斬之。長史楊儀曰。苟安乃李嚴用人。又兼錢糧多出於西川。若殺此人。後無人敢送糧也。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縛杖八十。放之。苟安被責。心中懷恨。連夜引親隨五六騎。逕奔魏寨。投降懿喚人。苟安拜教前事。懿曰。雖然如此。孔明多謀。汝言難信。汝能爲我幹一件大功。吾那時奏准天子。保汝爲上將。安曰。但有甚事。即當效力。懿曰。汝可同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稱爲帝。使汝主召回孔明。便是汝之功。苟安允諾。逕回成都。見了宦官。官曰。可詔還成都。削其兵權。免生叛逆。後主下詔。宣孔明班師回朝。蔣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建大功。何故還回。後主曰。朕有機密事。必須與丞相面議。即遣使齎詔。星夜宣孔明回。使命運到祁山大寨。孔明接入。受詔已畢。仰天歎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側。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同。是欺主也。若奉命而退。後日再難得此機會也。姜維問曰。若大軍退。司馬懿乘勢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兵一千。却掘二千。今日掘三千。寬明日掘四千。寬每日退軍。添寬而行。楊儀曰。昔孫臏擒龐涓。用添兵減糧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寬。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退兵。必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營內數寬。見每日增寬。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則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無損兵之患。遂傳令退軍。却說司馬懿料苟安行計。停當只待蜀兵退時。一齊掩殺。正躊躇間。忽報蜀寨空虛。人馬皆去。懿因孔明多謀。不敢輕追。自引百餘騎前來。獨營內踏看。教軍士數寬。乃同本寨次日。又教軍士趕到那個營內。查點寬數。回報說。這營內之寬。比前又增一分。司馬懿謂諸將曰。吾料孔明多謀。今果添兵增寬。吾若追之。必中其計。不如且退。再作良圖。於是回軍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後川口土人來報。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之時。未見添兵。只見增寬。懿仰天長歎曰。孔明效龐涓之法。踏過吾也。其謀略吾不如之。遂引大軍還洛陽。正是「雄逢敵手難相勝。將過良才不敢誇」。未知孔明回成都。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出隴上諸葛妝神 奔劍閣張郃中計

却說孔明用減兵添竄之法，退兵到漢中。司馬懿恐有理伏，不敢追趕，亦收兵回長安去了。因此罷兵，不會折了一人。孔明大賞三軍已畢，回到成都，入見後主，奏曰：「老臣出了祁山，欲取長安，忽承陛下降詔召回，不知有何大事？」後主無言可對，良久乃曰：「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別無他事。」孔明曰：「此非陛下本心，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後主聞言默然，無語。孔明曰：「老臣受先帝厚恩，誓以死報。今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孔明遂喚眾宦官究問，方知是苟安流言，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餘皆廢出宮外。又深責蔣懿、費禕等不能覺察奸邪，規諫天子。二人唯唯服罪。孔明拜辭後主，復到漢中，一面發檄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運赴軍前，一面再議出師。楊儀曰：「前數與兵，軍力疲敝，糧又不繼，今不如分兵兩班，以三個月為期，且如二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祁山，住了三個月，却教這十萬替回，循環相轉，若此則兵力不乏。然後徐徐而進，中原可圖矣。」孔明曰：「此言正合我意。吾伐中原，非一朝一夕之事，正當爲此長久之計。」遂下令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為期，循環相轉，違限者按軍法處治。建興九年春三月，孔明復出師伐魏。時魏太和五年也。魏主曹叡知孔明又伐中原，急召司馬懿商議。懿曰：「今子丹已亡，臣願竭一人之力，勤除寇賊，以報陛下。」叡大喜，設宴待之。次日，人報蜀兵寇急，叡即命司馬懿出師禦敵。親排鑿馬，送出城外。懿辭了魏主，逕到長安大會諸路人馬，計議破蜀兵之策。張郃曰：「吾願引一軍去守雍郡，以拒蜀兵。」懿曰：「吾前軍不能獨當孔明之衆，而又分兵爲前後，非勝算也。不如留兵守上邽，餘衆悉往祁山，公背爲先鋒，否？」叡大喜曰：「吾素懷忠義，欲盡心報國，惜未遇知己。今都督肯委重任，雖萬死不辭。」於退司馬懿令張郃爲先鋒，總督大軍，又令郭淮守隴西諸郡。其餘衆將各分道而進。前軍哨馬報說：「孔明率大軍望祁山進發，前部先鋒王平、張嶷、遲、陳、倉、過、劍、閣、由、散、關、望、斜、谷、而來。」司馬懿謂張郃曰：「今孔明長驅大進，必將割隴西小麥，以資軍糧。汝可結營守祁山，吾與郭淮、巡略天水諸郡，以防蜀兵割麥。卻領命遂引四萬兵守祁山，懿引大軍望隴西而去。却說孔明兵至祁山，安營已畢，見渭濱有魏軍隄備，乃謂諸將曰：「此必是司馬懿也。」即今營中乏糧，屢遣人催促李嚴運米應付，却只是不到。吾料隴上麥熟，可密引兵割之。於是留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四將守祁山營，孔明自引姜維、魏延等諸將，前到鹵城。鹵城太守素知孔明，慌忙開城出降。孔明撫慰畢，問曰：「此時何處麥熟？」太守告曰：「隴上麥已熟。」孔明乃留張翼、馬忠守鹵城，自引諸將并

三軍並隴上而來。前軍回報說：司馬懿引兵在此。孔明驚曰：此人預知吾來割麥也。卽沐浴更衣，推過一般三輛四輪車來。車上皆要一樣妝飾。此車乃孔明在蜀中預先造下的。當下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伏在上邽之後。馬岱在左，魏延在右，亦各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每一輛車用二十四人。呂衣跣足，披髮仗劍，手執七星。呂旛在左右推車。三人各受計，引兵推車而去。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鎌刀，馱繩，伺候割麥。却選二十四個精壯之士，各穿呂衣，披髮跣足，仗劍擁護四輪車。爲推車使者。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手執七星。呂旛步行於車前。孔明端坐於上。望魏營而來。哨探軍見之大驚，不知是人是鬼。火速報知司馬懿。懿自出營視之，只見孔明懸冠懸鬚，手搖羽扇，端坐於四輪車上。左右二十四人，披髮仗劍，前面一人，手執呂旛，隱隱似天神一般。懿曰：這個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撥二千人馬，分付曰：汝等疾去連車帶人盡情都捉來。魏兵領命一齊追趕。孔明見魏兵趕來，便教開車，遙望獨營緩緩而行。魏兵皆駭馬追趕，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體力趕了一程，追之不上。各人大驚，都勒住馬言曰：奇怪！我等急急趕了三十里，只見在前追之不上。如之奈何？孔明見兵不來，又令推車過來，朝着魏兵歇下。魏兵猶豫良久，又放馬趕來。孔明復開車慢慢而行。魏兵又趕了二十里，只見在前不會趕上。盡皆癡呆。孔明教回過車，朝着魏軍推車倒行。魏兵又欲追趕，後面司馬懿自引一軍到，傳令曰：孔明善會八門遁甲，能驅大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書內縮地之法也。衆軍不可追之。衆軍方勒馬回時，左勢下戰鼓大震。一彪軍殺來，懿急令兵拒之。只見蜀兵隊裏二十四人，披髮仗劍，呂衣跣足，擁出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孔明，冠懸鬚，手搖羽扇。懿大驚曰：方纔那個車上坐著孔明，趕了五十里，追之不上。這裏如何又有孔明？怪哉！怪哉！言未畢，右勢下戰鼓又鳴。一彪軍殺來，四輪車上亦坐著一個孔明。左右亦有二十四人，呂衣跣足，披髮仗劍，推車而來。懿心中大疑，回顧諸將曰：此必神兵也。衆軍心下大亂，不敢交戰，各自奔走。正行之際，忽然鼓聲大震。又一彪軍殺來，當先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右前後推車使者，同前一般。魏兵無不駭然。司馬懿不知是人是鬼，又不知多少蜀兵，十分驚懼。急急引兵奔入上邽，閉門不出。此時孔明早令三萬精兵將隴上小麥割盡，運赴鹵城打曬去了。司馬懿在上邽城中三日，不敢出城。後見蜀兵退去，方敢令軍出哨於路，捉得一獨兵來見司馬懿。懿問之，其人告曰：某乃割麥之人，因走失馬匹，被捉前來。懿曰：前者是何神兵？答曰：三路伏兵，皆不是孔明，乃姜維馬岱魏延也。每一路只有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

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孔明也。懿仰天長歎曰：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忽報副都督郭淮入見。懿接入，禮畢。淮曰：吾聞蜀兵不多，見在鹵城，打麥可以擊之。懿細言前事，淮笑曰：只嚇過一時，今已識破，何足道哉！吾引一軍攻其後，公引一軍攻其前，鹵城可破。孔明可擒矣。懿從之，遂分兵兩路而來。卻說孔明引軍在鹵城打曬小麥，忽喚諸將聽令曰：今夜敵人必來攻城。吾料鹵城東西麥田之內，足可伏兵。誰敢爲我一往？姜維、魏延、馬忠、馬岱四將出曰：某等願往。孔明大喜，乃命姜維、魏延各引二千兵，伏於東南西北兩處；馬忠、馬岱各引二千兵，伏於西南東北兩處。只聽砲聲，四角一齊殺來。四將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引百餘人，各帶火礮出城，伏在麥田之內等候。卻說司馬懿引兵運到鹵城下，日已昏黑，乃謂諸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準備，今可乘夜晚攻之。此處城低壕淺，可便打破。遂屯兵城外。一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合兵，一聲鼓響，把鹵城圍得鐵桶相似。城上萬弩齊發，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進。忽然魏軍中信礮連聲，三軍大驚，又不知何處兵來。淮令人去麥田搜時，四角上火光冲天，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至鹵城四門。大關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司馬懿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紮住。孔明入城，令四將於四角下安營。郭淮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持許久，無策可退。目下又被殺了一陣，折傷三千餘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矣。懿曰：當復如何？淮曰：可發檄文，調雍涼人馬，併力勦殺。吾願引軍襲關，截其歸路，使彼糧草不通。三軍慌亂，那時乘勢擊之，敵可滅矣。懿從之，即發檄文。星夜往雍涼調撥人馬。不一日，大將孫禮引雍涼諸郡人馬到。懿即令孫禮約會郭淮去襲關，却說孔明在鹵城相拒日久，不見魏兵出戰，乃喚姜維、馬岱入城聽令曰：今魏兵守住山險，不與吾戰。一者料吾麥盡無糧，二者令兵去截劍關，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軍先去守住險要。魏兵見有準備，自然退去。二人引兵去了。長史楊儀入帳告曰：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現存八萬軍，內四萬該與換班。孔明曰：既有令，便教速行。衆軍聞知，各各收拾起程。忽報孫禮引雍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劍關。司馬懿自引兵來攻鹵城了。蜀兵無不驚駭。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得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來兵到，然後換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爲本。既有令在先，豈可失信？且蜀兵應去者，皆準備歸計。其父母妻子倚屏而望，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他。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衆軍聞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衆，我

等顯且不問，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孔明曰：爾等該還家，豈可復留於此？衆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孔明曰：汝等既要我出戰，可在城安營，待魏兵到，莫待他息喘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勞之法也。衆兵領命，各執兵器，懣喜出城列陣而待。却說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人馬困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蜀兵一擁而進，人人奮勇，將銳兵驍勇，涼兵抵敵不住，望後便退。蜀兵奮力追殺，殺得那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孔明出城收聚得勝之兵，入城賞勞。忽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孔明大驚，拆封視之，書云：「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魏令吳取蜀，幸吳尚未起兵，今嚴探知消息，望丞相早作良圖。」孔明覽畢，甚是驚疑，乃聚衆將曰：若東吳與兵寇蜀，吾須緊速問也。卽傳令教祁山大寨人馬，且退回西川。司馬懿知書屯軍在此，必不敢追趕。於是王平、張嶷、吳懿、吳班分兵兩路急退，入西川去了。張郃見蜀兵退去，恐有計策，不敢來追，乃引兵往見司馬懿曰：今蜀兵退去，不知何意？懿曰：孔明詭計極多，不可輕動，不如堅守，待他糧盡自然退去。大將魏平出曰：蜀兵拔祁山之寨而退，正可乘勢追之。都督按兵不動，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堅執不從。卻說孔明知祁山兵已回，遂令楊儀、馬忠入帳，授以密計，令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劍閣木門道兩下埋伏。若魏兵追到，聽吾擊響，急滾下木石，先截其去路。兩頭一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城內亂堆柴草，虛放煙火。大兵盡望木門道而去。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大隊已退，但不知城中還有多少兵？懿自往視之，見城上插旗，城中煙起，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已退，誰敢追之？先鋒張郃曰：吾願往。懿阻曰：公性急，不可去。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爲先鋒，今日正是立功之際，卻不用吾，何也？懿曰：蜀兵退去，險阻處必有埋伏，須十分仔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得，不必挂慮。懿曰：公自欲去，莫要追悔。郃曰：大丈夫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懿曰：公既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卻教魏平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伏。吾卻自引三千兵隨後策應。張郃領命引兵火速前追趕，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起，樹林內閃出一彪軍，爲首大將橫刀勒馬大叫曰：賊將引兵那裏去？卻回頭視之，乃魏延也。能大怒，回馬交鋒，不十合，延詐敗而走。郃又追趕三十餘里，勒馬回顧，全無伏兵，又策馬前進，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軍閃出，爲首大將乃關興也。橫刀勒馬大叫曰：張郃休趕有吾在此。郃就拍馬交鋒，不十合，與撥馬便走。郃隨後追之，趕到一密林內，郃心疑，令人四下哨探，並無伏兵，於是放心又趕。不想魏延卻抄在前面，延又與戰十餘合。

延又敗走，郤奮怒趕來，又被關興抄在前面，截住去路。郤大怒，拍馬交鋒，戰有十合，蜀兵盡棄衣甲什物等件，塞滿道路。魏軍皆下馬爭取，延與二將輪流交戰。張郤奮身追趕，看看天晚，趕到木門道口。魏延撥回馬，高聲大罵曰：「張郤逆賊，吾不與汝相拒，汝只顧趕來，吾今與汝決一死戰。」郤十分忿怒，挺槍驟馬，直取魏延。延揮刀來迎，戰不十合，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張郤殺的性起，又見魏延大敗而逃，乃驟馬趕來。此時天色昏黑，一聲噓響，山上火光冲天，大石亂柴滾將下來，阻截去路。郤大驚曰：「我中計矣。」急回馬時，背後已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郤進退無路，忽一聲梆子響，兩下萬弩齊發，將張郤并百餘個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中。後人有詩曰：「伏弩齊飛萬點星，木門道上射雄兵。至今劍閣行人過，猶說軍師舊日名。」卻說張郤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了道路，已知張郤中計，衆軍勒馬急退，忽聽得山頭上大叫曰：「諸葛丞相在此，衆軍仰視。」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指衆軍而言曰：「吾今日圍獵，欲射一馬，誤中一獐，汝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達早晚必爲吾擒矣。魏兵聞見，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已。仰天嘆曰：「張儉義身死，吾之過也。」乃收兵回洛陽。魏主聞張郤死，揮淚嘆息，令人收其屍厚葬之。卻說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都護李嚴，奏後主曰：「臣已備辦軍糧，行將運赴丞相軍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後主聞奏，即命尙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問班師之故。禕至漢中，宣後主之意，孔明大驚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將興兵，殺川因此同師。」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因軍糧不濟，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卻又妄奏天子，遮飾已過。孔明大怒曰：「匹夫爲一己之故，廢國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先帝託孤之意，姑且寬恕。孔明從之。費禕即具表啓奏後主，後主覽表，勃然大怒，叱武士推出李嚴，斬之。參軍蔣琬叩首奏曰：「李嚴乃先帝託孤之臣，乞聖恩寬恕。」後主從之，即諺爲庶人，徙於梓潼郡，閉住。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爲長史，積草屯糧，講陣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然後出征。兩川人民軍士皆仰其恩德，光陰荏苒，不覺三年時，建興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軍士，已經三年，糧草豐足，軍器完備，人馬雄壯，可以伐魏。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陛下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會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曰：「臣受先帝知遇之恩，夢寐之間，未嘗不設伐魏之策，竭力盡忠，爲陛下克復中原，重興漢室，臣之願也。」言未畢，班部中一人出曰：「丞相不可與

兵衆視之，乃譙周也。正是：「武侯盡瘁惟憂國，太史知機又論天。」未知譙周有何議論，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卻說譙周官居太史，頗明天文。見孔明又欲出師，乃奏後主曰：「臣今職掌司天，恐但有禍福，不可不奏。近有羣鳥數萬，自南飛來，投於漢水而死，此不祥之兆。臣又觀天象，見奎星躔於太白之分，威氣在北，不利伐魏。又成都人民，曾聞柏樹夜哭，有此數般災異，丞相只宜謹守，不可妄動。孔明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當竭力討賊，豈可以虛妄之災，無而廢國家大事耶？』遂命有司設太牢祭於昭烈之廟，涕泣拜告曰：『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負罪非輕。今臣復統全部再出祁山，誓竭力量，盡心勦滅漢賊，恢復中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祭畢拜辭後主，星夜至漢中，聚集諸將商議出師。忽報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倒於地，半晌方甦。衆將再三勸解，孔明歎曰：『可憐忠義之人，天不與以壽。我今番出師，又少一員大將也。』後人有詩歎曰：『生死人常理，蟬蛻一樣空。但存忠孝節，何必倚喬松。』孔明引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而進，令姜維魏延爲先鋒，皆出祁山取齊，令李恢先導糧草於斜谷道口伺候。卻說魏國因舊歲有青龍自摩坡井內而出，改爲青龍元年。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近臣奏曰：『邊官飛報蜀兵三十餘萬，分五路復出祁山，魏主曹叡大驚，急召司馬懿至，謂曰：『蜀人三年不會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如之奈何？』懿奏曰：『臣夜觀天象，見中原旺氣正盛，奎星犯太白，不利於西川。今孔明自負才智，逆天而行，乃自取敗亡也。』臣託陛下洪福，當往破之。臣願保四人同去。』叡曰：『卿保何人？』懿曰：『夏侯淵有四子，長名禰，字仲權；次名威，字季權；三名憲，字雅權；四名和，字義權。』禰威二人，諳知韜略。此四人常欲爲父報仇。臣今保夏侯霸、夏侯威爲左右先鋒，夏侯惠、夏侯和爲行軍司馬，共督軍機，以退蜀兵。』叡曰：『向者夏侯淵驍馬，連誤軍機，失陷了許多人馬。至今羞慚不問。今此四人亦與淵同否？』懿曰：『此四人非淵之比也。』叡乃從其請，即命司馬懿爲大都督，凡將士悉聽量才委用。各處兵馬皆聽調遣。懿受命辭朝出城，叡又以手詔賜懿曰：『卿到渭濱，宜堅壁固守，勿與交鋒。蜀兵不得志，必詐退誘敵，卿慎勿追。待彼糧盡，必將自走。然後乘虛攻之，則取勝不難。亦免軍馬疲勞之苦。計莫善於此也。』司馬懿頓首受詔，即日引長安聚集各處軍馬，共四十萬，皆來渭濱下寨。又撥五萬軍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令先鋒夏侯霸、夏侯威過。

渭水安營。又於大營之後，東原築起一城，以防不虞。懿正與參將商議間，忽報郭淮、孫禮來見。懿迎入禮畢，淮曰：「今蜀兵悉在祁山，偷跨渭原，接連北山，阻絕隴道，大可慮也。」懿曰：「所言甚善，公可就總督隴西軍馬，據北原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以待妙糧盡，方可攻之。」郭淮、孫禮領命，引兵下寨去了。卻說孔明復出祁山下五個大寨，按左右中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閣，一連又下十四個大寨，分屯軍馬，以爲久計。每日令人巡哨，忽報郭淮、孫禮領隴西之兵，於北原下寨。孔明謂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取此路，阻絕隴道也。吾今慮攻北原，卻暗取渭濱，令人柴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我宵夜只攻北原。司馬懿必引兵來救，彼若少敗，我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後把前軍下於筏中，休要上岸。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以攻其後。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若得渭水之南，則進兵不難矣。」諸將遵令而行。早有巡哨軍報司馬懿、懿喚諸將議曰：「孔明如此設施，其中有詐，彼以取北原爲名，順水來燒浮橋，亂吾後，卻攻吾前也。」即傳令與夏侯霸、夏侯淵曰：「若聽到北原發喊，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擊之。」又令張虎、樂綰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北岸。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可一齊射之。休令近橋。又傳令郭淮、孫禮曰：「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心，人馬不多，可盡伏於半路。若蜀兵於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來攻汝，汝詐敗而走。蜀兵必追汝等，皆以弓弩射之。吾水陸並進，若蜀兵大至，只看我指揮而擊之。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司馬昭引兵救應前營。懿自引一軍救北原，卻說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令吳班、吳懿引木筏兵去燒浮橋，令王平、張嶷爲前隊，姜維、馬忠爲中隊，廖化、張翼爲後隊，分兵三路去攻渭水。是日午時，人馬離大寨盡渡渭水，列成陣勢，緩緩而行。卻說魏延、馬岱將近北原，天色已昏，孫禮哨見，便棄營而走。魏延知有準備，急退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有司馬懿，右有郭淮，兩路兵殺來，魏延、馬岱奮力殺出，蜀兵多半落於水中。餘衆奔逃無路，幸得吳懿兵殺來，救了敗兵。過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撐筏順水來燒浮橋，卻被張虎、樂綰在岸上亂箭射住。吳班中箭落水而死。餘軍斷水逃命，木筏盡被魏兵奪去。此時王平、張嶷不知北原兵敗，直奔到魏營。已有二更天氣，只聽得喊聲四起。王平謂張嶷曰：「馬軍攻打北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現在面前，如何不見一個魏兵，莫非司馬懿知道了，先作準備也。我等且看浮橋火起，方可進兵。」二人勒住買馬，忽背後一騎馬來，報說丞相教軍馬急回。北原兵浮橋兵俱失了。王平、張嶷大驚，急退軍時，卻被魏兵抄在背後，一聲礮響，一齊殺來。火光冲天。

王平張嶷引兵相迎，兩軍混戰一場。平嶷二人奮力殺出，蜀兵折傷大半。孔明回到祁山大寨，收聚殘兵，約折了萬餘人心中憂悶，忽報費禕曰：成都來見丞相孔明請入。費禕禮畢，孔明曰：「吾有一書，正欲煩公去東吳投遞，不知肯去否？」禕曰：「丞相之命，豈敢推辭？」孔明即修書付費禕去了。禕持書遲到建業，入見吳主孫權，呈上孔明之書。權拆視之，書略曰：「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操篡逆，蔓延及今，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於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陛下念同盟之義，命將北征，共取中原。今天下書不盡言，萬希聖聽。」權覽畢大喜，乃謂費禕曰：「朕久欲與兵，未得會合孔明，今既有書到，即日朕自親征，入居巢門，取魏新城，再令陸遜諸葛瑾等屯兵於江夏河口，取襄城，孫都張承等出兵廣陵，取淮陽等處，三處一齊進軍，共三十萬，對日與師，費禕拜謝曰：「誠如此，則中原不日自破矣。」權設宴款待費禕，飲間，權問曰：「丞相軍前用誰當先破敵？」禕曰：「魏延為首。」權笑曰：「此人勇有餘，而心不正，若一朝無孔明，彼必為禍。」孔明豈未知耶？禕曰：「陛下之言極當，臣今歸去，即當以此言告孔明，遂拜辭孫權，回到祁山，見了孔明，具言吳主起大兵三十萬，御駕親征，兵分三路而進，孔明又問曰：「吳主別有所言否？」費禕將論魏延之語告之，孔明歎曰：「真聰明之主也，吾非不知此人為惜其勇，故用之耳。」禕曰：「丞相早宜區處。」孔明曰：「吾自有法禱辭別孔明，自回成都。」孔明正與諸將商議征進，忽報有魏將來投降，孔明喚入問之，答曰：「某乃魏國偏將軍鄒文也，近與秦朗同領人馬，聽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加秦朗為前將軍，而視文如草芥，因此不平，特來投降。丞相望賜收錄。」言未已，人報秦朗引兵在寨外單搦鄒文交戰，孔明曰：「此人武藝比汝若何？」鄒文曰：「某嘗覓斬之，孔明曰：「汝若先殺秦朗，吾方不疑。」鄒文欣然上馬出營，與秦朗交鋒，孔明親自出營視之，只見秦朗挺槍大罵曰：「反賊，盜我戰馬來，此可早早還我。」言訖，直取鄒文，文拍馬舞刀相迎，只一合，斬秦朗於馬下，魏軍各自逃走。鄒文提首級入營，孔明回到帳中，坐定，喚鄒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斬之。鄒文曰：「小將無罪，孔明曰：「吾向識秦朗，汝今斬者，並非秦朗，安敢欺我。」文拜告曰：「此實秦朗之弟秦明也，孔明笑曰：「司馬懿令汝來詐降，於中取事，卻如何曉得我過，若不實說，必然斬汝。」鄒文只得訴告其實，是詐降，泣求免死。孔明曰：「汝既求生，可修書一封，教司馬懿自來劫營，吾便饒汝性命。」若捉住司馬懿，便是汝之功，還當重用。」鄒文只得寫了一書，呈與孔明，孔明令將鄒文監下，樊建問曰：「丞相何以知此人詐降？」孔明曰：「司馬懿不輕用人，若加秦朗為前將軍，必武藝高強，今與鄒文交馬，只一合，便為

文所殺，必不是秦朗也。以故知其詐，眾皆拜服。孔明選一舌辯軍士，附耳分付如此如此。軍士領命，持書運來魏寨，求見司馬懿。懿喚入拆書看畢，問曰：汝何人也？答曰：某乃中原人流落蜀中，鄭文與某同鄉，今孔明因鄭文有功，用爲先鋒。鄭文特託某來獻書，約於明日晚間舉火爲號，望乞都督盡提大軍前來劫寨。鄭文在內爲應。司馬懿反覆詰問，又將來書仔細檢看，果然是實。即賜軍士酒食，分付曰：本日二更爲期，我自來劫寨。大事若成，必重用汝。軍士拜別，回到本寨，告知孔明。孔明仗劍步罡，禱祝已畢，喚王平、張嶷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馬忠、馬岱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分付如此如此。孔明自引數十人，坐於高山之上，指揮衆軍，卻說司馬懿見了鄭文之書，便欲引二子提大軍來劫魏寨。長子司馬懿諫曰：父親何故據片紙而親入重地，倘有疎虞，如之奈何？不如令別將先去父親爲後應，可也。懿從之，遂令秦朗引一萬兵去劫魏寨。懿自引兵接應。是夜初更，風清月朗，將及二更時分，忽然陰雲四合，黑氣漫漫，對面不見。懿大喜曰：天使我成功也。於是人盡銜枚，馬皆勒口，長驅大進。秦朗當先，引一萬兵直殺入魏寨，中並不見一人。朗知中計，忙叫退兵。四下火把齊明，喊聲震地。左有王平張嶷，右有馬岱馬忠，兩路兵殺來。秦朗死戰，不能得出。背後司馬懿見魏寨火光冲天，喊不絕聲，又不知魏兵勝負，只顧催兵接應。望火光中殺來，忽然一聲喊起，鼓角喧天，火光震地。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魏兵大敗，十傷八九。四散逃奔。此時秦朗所引一萬兵，都被蜀兵圍住。箭如飛蝗，秦朗死於亂軍之中。司馬懿引敗兵奔入本寨。三更以後，天復清朗。孔明在山頭上鳴金收軍。原來三更時陰雲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後收兵已了。天復清朗，乃孔明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也。當下孔明得勝回寨，命將鄭文斬了，再議取渭南之策。每日令兵擗戰，魏軍只不出迎。孔明自乘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踏地，忽到一谷口，見其形如葫蘆之狀，內中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只可通一人一騎。孔明看了，心中大喜，問鄉導官曰：此處是何地名？答曰：此名上方谷，又號葫蘆谷。孔明問到帳中，喚裨將杜叡、胡忠二人附耳授以密計，令喚集隨軍匠作一千餘人入葫蘆谷中製造木牛流馬應用。又令馬岱領五百兵守住谷口。孔明囑馬岱曰：匠作人等不許放出，外人不許放入。吾還不時自來點視。捉司馬懿之計，只在此舉。切不可走漏消息。馬岱受命而去。杜叡等二人在谷中監督匠作依法製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忽一日，長史楊儀入告曰：卽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搬運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者所積木料，并西川收買下

的大木，教人製造木牛流馬，搬運糧米，甚是便利。牛馬皆不水食，可以輕運，晝夜不絕。衆皆驚曰：自古至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不知丞相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製造，尚未完備。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員，長短闊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衆大喜。孔明即手書一紙，付衆觀看。衆將環繞而視，其造木牛之法云：「方腹曲體，一腹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獨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三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脚，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軸，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造流馬之法云：「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左右同前，軸孔分疊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疊去頭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疊三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疊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疊一寸二分，後杠孔分疊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後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疊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分。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身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衆將看了一遍，皆拜服曰：丞相真神人也。過了數日，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衆軍見之，無不欣喜。孔明令右將軍高翔引一千兵，駕着木牛流馬，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糧草，供給蜀兵之用。後人有詩讚曰：「劍閣險峻，驅流馬斜谷崎嶇。駕木牛，後世若能行此法，轉輸安得使人愁。」却說司馬懿正憂悶間，忽哨馬報說：孔明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不大勞，牛馬不食，懿大驚曰：吾所以堅守不出者，爲彼糧草不能接濟，欲待其自斃耳。今用此法，必爲久遠之計，不思退矣。如之奈何？懿喚張虎、樂琳二人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等便回。二人依令，各引五百軍，扮作蜀兵，夜間偷過小路，伏在谷中。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將次過盡兩邊，一齊鼓噪殺出。蜀兵措手不及，棄下數匹張虎、樂琳、喜、福、同本寨司馬懿看了，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乃大喜曰：汝會用此法，難道我不會用。便令巧匠百餘人，當面拆開，分付依其尺寸，長短厚薄之法，一樣製造。木牛流馬，不消半月，造成二千餘隻。與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則亦能奔走，遂令鎮遠將軍岑威引一千軍，驅着木

牛流馬去隴西搬運糧草，往來不絕。魏營軍將無不歡喜，却說高翔同見孔明，說魏兵搶奪木牛流馬各五六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搶去，我只費了幾匹木牛流馬，却不久便得軍中許多資助也。」諸將問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馬懿見了木牛流馬，必然做我法度，一樣製造。那時我又有計策，數日後有人報魏兵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算也。」便喚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說是巡糧軍，混入彼運糧軍中，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却驅木牛流馬而回，逕奔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趕，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牛馬就不能行動。汝等竟棄之而走，背後魏兵趕到，牽拽不動，扛抬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卻回身再將牛馬舌扭過來，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為怪也。」王平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張嶷分付曰：「汝引五百軍，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將，鬼頭獸身，用五綵塗面，妝作種種怪異之狀。一手執繡旗，一手仗寶劍，身挂葫蘆，內藏煙火之物，伏於山旁，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煙火，一齊擁出驅牛馬而行。魏人見之，必疑是神鬼，不敢來追趕。」張嶷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同引一萬兵，去北原寨口接應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喚廖化、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司馬懿來路。」又喚馬忠、馬岱分付曰：「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戰。」六人各各遵令而去。且說魏將岑威引軍驅木牛流馬，裝載糧草，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糧。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兵，遂放心前進。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震，蜀兵就本隊裏殺起，大呼蜀中大將王平在此。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大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了。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敗兵拋棄，入北原寨內。郭淮聞軍糧被劫，疾忙引軍來救。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俱棄於道中，且戰且走。郭淮殺且莫追，只驅回木牛流馬。衆軍一齊驅趕，却那裏驅得動。郭淮心中疑惑，正無奈，忽鼓角喧天，喊聲四起。兩路兵殺來，乃魏延、姜維也。王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大敗而走。王平令軍士將牛馬舌頭重復扭轉，驅趕而行。郭淮望見，方欲回兵再追，只見山後煙霧突起，一隊神兵擁出一個個手執旗劍怪異之狀，擁護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郭淮大驚曰：「此必神助也。」衆軍見了，無不驚畏，不敢追趕。却說司馬懿聞北原兵敗，急自引軍來救。方到半路，忽一聲砲響，兩路兵自險峻處殺出，喊聲震地，旗上大書漢將張翼、廖化。司馬懿見了，大驚。魏軍着慌，各自逃竄。正是：「路逢神將糧遺劫，身遇奇兵命又危。」未知司馬懿怎地抵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 五丈原諸葛禳星

却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鎗，望密林間而走。張翼收住後軍，廖化當先追趕，看看趕上，懿着慌，邊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懿已走出林外。廖化隨後趕出，卻不知去向。但見樹林之東，落下金盃一個，廖化取盃，梢在馬上，一直望東追趕。原來司馬懿把金盃棄於林東，卻反向西走去了。廖化追了一程，不見蹤跡，奔出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寨見孔明。張飛早驅木牛流馬到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盃，錄為頭功。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道不知，且說司馬懿逃回寨中心甚惱悶，忽使命驚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朝廷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堅守勿戰。懿受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却說曹叡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亦起兵三路迎之，令劉劭引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徽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淝。滿寵先引一軍至淝湖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窺入軍中，奏魏主曰：吳人必輕我遠來，未曾隄備，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即令驍將張球領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岸攻之。是夜二更時分，張球滿寵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殺入吳兵慌亂不戰而走。被魏軍四下舉火燒燬戰船糧草器具，不計其數。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魏兵大勝而回。次日，驍軍報知陸遜，遜集諸將議曰：吾當作表申奏主上，請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軍歸路。吾率眾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眾服其言。陸遜即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齎往新城。小校領命齎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軍伏路的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搜出陸遜表文，覽畢，歎曰：東吳陸遜真妙算也。遂命將吳卒監下，令劉劭謹防孫權後兵。却說諸葛瑾大敗一陣，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轉達陸遜，欲撤兵還國。遜看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吾自有主意。使者回報諸葛瑾，瑾問陸將軍作何舉動，使者曰：但見陸將軍催督眾人於營外種萱菽，自與諸將在轅門射戲。瑾大驚，親自往陸遜營中，與遜相見，問曰：今曹叡親來，兵勢甚威，都督何以禦之？遜曰：吾前遣人奉表於主上，不料為敵人所獲，機謀既洩，被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且退。已差人奉表於主上，緩緩退兵矣。瑾曰：都督既有此意，即宜速退，何又遲延？遜曰：吾軍欲退，當徐徐而動，今若便退，魏人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船隻，詐為拒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

爲疑敵之計。然後徐退歸江東。魏兵自不敢近耳。瑾依其計。辭還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起行。陸遜整齊部伍。張揚聲勢。遂襄陽進發。早有細作報知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提防。魏將聞之。皆要出戰。魏主素知陸遜之才。諭衆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進。衆將乃止。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路兵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聞報果然。盡退魏主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可平也。因飭諸將各守險要。自引大軍屯合淝。以伺其變。却許孔明在祁山欲爲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司馬師入告其父曰。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渭濱。以爲久計。似此真爲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堅守。不可輕動。正議間。忽報魏廷將着元帥前日所失金盃。前來罵戰。衆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爲上。諸將依令不出。魏廷辱罵良久。方回。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營中掘下深塹。多積乾柴。引火之物。週圍山上。多用柴草。虛搭高舖。內外皆伏地雷。備備停當。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他人谷。傾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又令軍士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爲暗號。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勝。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卻望七星旗處而入。若是夜間。則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擒之之策。魏延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高翔吩咐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爲一羣。或四五十爲一羣。各裝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高翔領計。驅羣木牛流馬去了。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只推屯田。吩咐如別兵來戰。只許詐敗。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且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爲久計。若不趁此時除之。縱令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二人曰。都督若如此疑慮。寇敵何時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國恩。懿曰。既如此。汝二人可分頭出戰。遂令夏侯惠夏侯和各引五千兵去。懿坐待回音。却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二人一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木牛流馬盡被魏兵搶獲。解送司馬懿營中。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懿將解到蜀兵。詰審虛實。蜀兵告曰。孔明只料都督堅守不出。盡命我等四散屯

田以爲久計不想卻被擒獲。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殺之？懿曰：量此小卒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令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之計也。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善遣之，仍重賞有功將吏。諸將皆聽令而去。却說孔明令高翔伴作運糧，驅駕木牛流馬往來於上方谷內。夏侯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勝數陣。司馬懿見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擒到蜀兵數十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衆告曰：諸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營安住。今每日運糧屯於上方谷。懿備細問了，即將衆人放去。乃喚衆將吩咐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應。衆將領命各各準備出戰。司馬師曰：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來救。我卻取上方谷燒其糧草，使彼首尾不接，必大敗也。司馬師拜服。懿即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琳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且說孔明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一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乃密傳令衆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魏寨。奪了渭南，衆將各各聽令。却說魏兵皆奔祁山大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並中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魏延在谷口只盼司馬懿到來，忽見一枝魏兵殺到，挺縱馬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懿大喝曰：司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槍接戰，不上三合，挺槍回馬便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只一人，單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入谷中哨探。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積糧之所也。遂大驅士馬盡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已不見了。懿心疑，謂二子曰：倘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言未已，只聽得喊聲大震。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乾柴都着，刮刮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傾盆。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震，火器無功。司馬懿大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即引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琳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不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琳合兵一處，回歸渭南大寨。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司馬懿等引兵殺到，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大敗，失

了渭南營寨。軍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來。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衆奔過渭北。逃生。孔明在山
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一霎時火光大起。心中甚喜。以爲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降大雨。火不能着。騎馬報說
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後人有詩歎曰。谷口風狂烈焰飄。何期驟雨降
青霄。武侯妙計如能就。安得山河屬晉朝。卻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如再言出
戰者。斬。衆將聽令。據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將柵地安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東。我等
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無事也。令人探之。回報果屯五丈原。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遂
令諸將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且說孔明引一軍屯於五丈原。累令人搦戰。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幘。並婦人
縞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諸將不敢隱蔽。引來使入見司馬懿。懿對衆啓盒視之。內有巾
幘。婦人之衣。並書一封。懿拆視其書。略云。仲達既爲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守土
舉。謹避刀箭。與婦人又何異哉。今遣人送巾幘素衣。至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心未泯。猶有男子胸襟。早與
批回。依期赴敵。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爲婦人耶。卽受之。令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
水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顧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
煩。其能久乎。使者辭去。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且說司馬懿受了巾幘女衣。看了書札。並不嗔怒。只問丞相寢食及
水之煩。簡絕不提起。軍旅之事。某如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長久。孔明歎曰。彼深知我也。主簿楊禰曰。某見丞
相常自校簿書。弱以爲不必。夫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僕執耕。婢典爨。私業無廢。所求皆足。
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皆身親其事。將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婢僕哉。失爲家主之道也。
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之數。曰
自有主者。今丞相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言。真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
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衆皆垂淚。自此孔明自覺神思不甯。諸將因此未敢進兵。卻說魏將皆知孔明以巾幘女
衣等。司馬懿受之不戰。衆將盡念。入帳告曰。我等皆大國名將。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卽請出戰。以決雌雄。懿曰。
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奈天子明詔。令堅守無動。今若輕出。有違君命。衆將俱忿怒不平。懿曰。汝等既要

出戰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敵何如衆將允諾懿乃寫表遣使直至合淝軍前奏聞魏主曹叡歎折表覽之表略曰「臣才薄任重伏蒙明旨令臣堅守不戰以待蜀人之自斃奈今諸葛亮遣臣以巾幗待臣如婦人恥辱至甚臣謹先達聖聰且夕將效死一戰以報朝廷之恩以重三軍之恥臣不勝激切之至」叡覽訖乃謂多官曰司馬懿堅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戰衛尉辛毗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因諸葛亮恥辱衆將忿怒之故特上此表欲更乞明旨以遏諸將之心耳叡然其言即令辛毗持節至渭北寨傳諭令勿出戰司馬懿接詔入帳辛毗宣諭曰如再有敢言出戰者即以違旨論衆將只得奉詔懿暗謂辛毗曰公真知我心也於是令軍中傳說魏主命辛毗持節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獨將聞知此事報與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懿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無戰心所以請戰者以示武於衆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此乃司馬懿因將士忿怒故借曹叡之意以制衆人今又播傳此言欲懈我軍心也正論問忽報費禕到孔明請入問之禕曰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軍至合淝令滿寵田豫劉劭分兵三路迎敵滿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具吳兵多病陸遜上表於吳王約會前後夾攻不意滿表入中途被魏兵所獲因此機關洩漏吳兵無功而還孔明明聽知此信長歎一聲不覺昏倒於地衆將急救半胸方甦孔明歎曰吾心昏亂舊病復發恐不能生矣是夜孔明扶病出帳仰觀天文十分驚慌入帳謂姜維曰吾命在旦夕矣維曰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黯暗相輔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維曰天象雖則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禱之法挽回之孔明曰吾素諳祈禱之法但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各執皂旗穿皂衣環繞帳外我自於帳中祈禱北斗若七日內主燈不滅吾壽可增一紀如燈滅吾必死矣聞難人等休教放入凡一應需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運姜維領命自去準備時值八月中秋是夜銀河耿耿玉露零零旌旗不動刁斗無聲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地上分布七盞大燈外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孔明拜祝曰亮生於亂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馬之勞誓討國賊不意將星欲墜陽壽將終謹書尺素上告穹蒼伏望天慈俯垂鑒聽曲延臣算使得上報君恩下救民命克復故物永延漢祀非敢妄祈實由情切拜祝畢就帳中俯伏待旦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日則計議軍機夜則步罡踏斗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異謂夏侯霸曰

吾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你可引一千軍去五丈原哨探，若蜀兵攪亂，不出接戰，孔明必然患病矣。吾當乘勢擊之，竊引兵而去。孔明在帳中祈禱，已及六夜，見主燈明亮，心中甚喜。姜維入帳，正見孔明披髮仗劍，踏罡步斗，鎮懾將星。忽聽得寨外吶喊，方欲令人出問，魏延飛步入告曰：「魏兵至矣！」魏延脚步急，竟將主燈撲滅。孔明棄劍而歎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魏延惶恐伏地請罪，姜維忿怒拔劍欲殺魏延。正是：「萬事不由人做主，一心難與命爭衡。」未知魏延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殞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却說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心中忿怒，拔劍欲殺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維乃收劍。」孔明吐血數口，臥倒牀上，謂魏延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探視虛實。汝可急出迎敵，魏延領命出帳，上馬引兵殺出寨來。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軍退走，姜維趕二十餘里方回。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姜維入帳，直至孔明榻前問安。孔明曰：「吾不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且夕將死，吾平生所學已著書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汝可傳我書，切勿輕忽。論吳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會用，得其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圖本。汝可依法造用。姜維亦拜受。孔明又曰：「獨中諸道，皆不必多憂，惟陰平之地，切須仔細。此地雖險峻，久必有失。又喚馬岱入帳，附耳低言，授以密計。囑曰：「我死之後，汝可依計行之。俗領計而出，少頃，楊懿入，孔明喚至榻前，授與一錦囊，密囑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時，汝與臨陣，方關此囊。那時自有斬魏延之人也。」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便昏然而倒。至晚方醒，便連夜表奏後主。後主聞奏大驚，急命尚書李福星夜至軍中問安。兼詢後事。李福領命，趕赴五丈原，入見孔明。傳後主之命，問安畢，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我死後，公等宜竭忠輔主，國家舊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輕廢。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自能繼我之志，為國家出力。吾命已在旦夕，當即有遺表上奏天子也。」李福領了言語，應應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傲骨生寒，乃長歎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歎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懿分付曰：「馬岱、王平、廖化、張翼、張

纓等皆忠義之士久經戰陣多負勤勞堪可委用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法而行緩緩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略不必多慮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楊儀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臥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曰「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與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飲恨無窮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納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隨身所需悉仰於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也」孔明寫畢又囑楊儀曰我死之後不可發喪可作一大籠將吾屍坐於籠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內脚下用明燈一盞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吾陰魂更自起鎮之司馬懿見將星不墜必然驚疑吾軍可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若司馬懿來追汝可布成陣勢回旗反鼓等他來到却將我先時所雕木像安於車上推出軍前令大小將士分列左右懿見之必驚走矣楊儀一一領諾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一星曰此吾之將星也衆視之見其色昏暗搖搖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咒畢急回帳時不省人事衆將正慌亂間忽尙書李福又至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孔明復甦開目徧視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也福謝曰福奉天子命問丞相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忽遽失於諮詢故復來耳孔明曰吾死之後可任大事者蔣公瑾其宜也福曰公瑾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繼之福又問文偉之後誰當繼者孔明不答衆將近前視之已薨矣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後杜工部有詩歎曰「長星昨夜墜前營計報先生此日傾虎帳不聞施號令麟臺唯有著勳名空餘門下三千客辜負胸中十萬兵好看綠陰清晝裏於今無復雅歌聲」白樂天亦有詩曰「先生時跡臥山林三顧欣逢賢主尋魚到南陽方得水龍飛天外價爲霖託孤既盡殷勤禮報國還傾忠義心前後出師遺表在令人一覽淚沾襟」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孔明之副嘗以職位閒散快快不平怨謗無已於是孔明履之爲庶人徙之汶山及聞孔明亡乃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嚴聞之亦大哭病死蓋嚴嘗諍孔明復收己得自補前遺度孔明死後人不能用之故也後元微之有詩贊孔明曰「撥亂扶危王怒勳愛託孤英才過管樂妙策勝孫吳凜凜出師表堂堂八陣圖如公存威德應歎古今無」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

光孔明奄然歸天。姜維楊儀邊孔明遺命，不敢舉哀，依法成殮。安覆羈中，令心腹將卒三百人守護，隨傳密令使魏延斷後。各處營寨一一退去，却說司馬懿夜觀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墜於蜀營內。三投再起，隱隱有聲，懿驚喜曰：孔明死矣。即傳令起大兵追之，方出寨門，忽又疑慮曰：孔明善會六丁六甲之法，今見我久不出戰，故以此術詐死，誘我出耳。今若追之，必中其計。遂復勒馬回寨，不出。只令夏侯霸引數十騎往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却說魏延在本寨中夜作一夢，夢見頭上忽生二角，醒來甚是疑異。次日行軍，司馬懿直至延請入問曰：久知足下深明易理，吾夜夢頭生二角，不知主何吉凶，煩足下為我決之。懿直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頭上有角，蒼龍頭上有角，乃變化飛騰之象也。延大喜曰：如應公言，當有重謝，直即辭去，行不數里，正遇向書費禳禱問何來，直曰：適至魏文長營中，文長夢頭生角，令我決其吉凶，此本非吉兆，但恐直言見怪，因以麒麟蒼龍解之。禳曰：足下何以知非吉兆？直曰：角之字形乃刀下用也。今頭上有角，其凶甚矣。禳曰：君且勿洩漏，直別去。費禳至魏延寨中，屏退左右，告曰：昨夜三更丞相已辭世矣。禳終再三囑付，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退，不可發喪。今兵符在此，便可起兵。延曰：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禳曰：丞相一應大事，盡託與楊儀，用兵密法，皆授與姜伯約。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延曰：丞相雖亡，吾今尚在，楊儀不過一長史，安能當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禳曰：丞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有違。延怒曰：丞相當時若依我計，取長安久矣。吾今官任前將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安肯與長史斷後？禳曰：將軍之言，雖是然不可輕動。今敵人恥笑，待吾往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何如？延依其言。禳辭延出營，念到大寨見楊儀，具述魏延之語。儀曰：丞相臨終，曾密囑我曰：魏延必有異志。今我以兵符往實欲探其心耳。今果應丞相之言，吾自令伯約斷後可也。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令姜維斷後，依孔明遺令。徐徐而退，魏延在帳中不見，覺禳來覆覆心中疑惑，乃令馬岱引數十騎往探消息。回報曰：後軍乃姜維總督前軍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豈儒安敢欺我，我必殺之。因顧謂岱曰：君肯相助否？岱曰：某亦素恨楊儀，今願助將軍攻之。延大喜，即披掛引本部兵並南而行。却說夏侯霸引軍至五丈原看時，不見一人，急回報司馬懿曰：蜀兵已退盡矣。懿跌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霸曰：都督不可輕追，當令偏將先往。懿曰：此番須吾自行。遂引兵同二子一齊殺奔五丈原來，吶喊搖旗殺入。

獨寨時，果無一人。關公曰：汝急催兵趕來，吾先引軍前進。於是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催軍，懿自引軍當先，追到山脚下，望見蜀兵不遠，乃奮力追趕。忽然山後一聲砲響，喊聲大震，只見蜀兵俱倒旗反鼓，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上書一行大字曰：漢丞相武侯諸葛亮大驚失色，定眼看時，只見軍中數十員上將，拖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氅皂靴，懿大驚曰：孔明尚在，吾輕入重地，墮其計矣。急勒回馬便走，背後姜維大叫：賊將休走！你中了我丞相之計也。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拋戈撇戟，各逃性命。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扯住馬嚼環，叫曰：都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二將曰：都督休怕，蜀兵去遠了，虧喘息半晌，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乃徐徐鞍轡，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使眾將引兵四散，探探，過了兩日，鄉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前日軍上之孔明，乃木人也。懿歎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因此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後人有詩歎曰：「長星半夜落天樞，奔走遼陽亮未殂。關外至今人冷笑，頭顱猶問有和無。」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乃復引兵追趕，行到赤岸坡，見蜀兵已去遠，乃引還顧謂眾將曰：孔明已死，我等皆高枕無憂矣。遂班師回，一路見孔明安營下寨之處，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歎曰：此天下奇才也。於是引兵回長安，分調眾將，各守隘口。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却說楊儀、姜維排列陣勢，緩緩退入棧閣道口，然後更衣發喪，揚旛舉哀，蜀軍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蜀兵前隊，正回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路，衆將大驚，回報楊儀正是一已見魏營諸將去，不知蜀地甚兵來。未知來者何處軍馬，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拆取承露盤

却說楊儀聞報前路有兵攔截，忙令人暗探回報說：魏廷燒絕棧道，引兵攔路，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斷吾歸路，當復如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捏奏天子，誣吾等造反，故燒絕棧道，阻遏歸路。吾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廷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棧山，雖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一面寫表奏聞天子，一面將人馬望棧山小道進發。且說後主在成都寢食不安，動止不甯，後作一夢，夢見成都錦屏山崩。

俄遂驚覺，坐而待旦。聚集文武入朝，圓夢譚周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正應此兆。」後主愈加驚怖，忽報李福到，後主急召入問之。福頓首泣奏：「丞相已亡，將丞相臨終言語，細述一遍。」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牀之上。侍臣扶入後宮，吳太后聞之，亦放聲大哭不已。百官無不哀慟，百姓人人涕泣。後主連日傷感，不能設朝。忽報魏延表奏楊儀造反，羣臣大駭，入宮啓奏。後主時吳太后亦在宮中，後主聞奏大驚，命近臣讀魏延表，其略曰：「征西大將軍南鄭侯臣魏延，誠惶誠恐頓首上言。楊儀自總兵權，率衆造反，劫丞相輅，欲引衆入入境。臣先燒絕棧道，以兵守禦，謹此奉聞。」讀畢，後主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衆，何故燒絕棧道？」吳太后曰：「嘗聞先帝有言，孔明識魏延腦後有反骨，每欲斬之，因憐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楊儀等造反，未可輕信。楊儀乃文人，丞相委以長吏之任，必其人可用。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事當深慮遠議，不可造次。」衆官正商議間，忽報長史楊儀有緊急表到。近臣折表讀曰：「長史楊儀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敢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語，自提本部人馬，先入漢中，放火燒斷棧道，劫丞相輅車，謀為不軌，變起倉卒，謹飛章奏聞。」太后聽畢，問卿等所見。若何？蔣琬奏曰：「以臣愚見，楊儀爲人雖稟性過急，不能容物，至於善度糧草，兼發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終，委以大事，決非背反之人。魏延平日恃功務高，人皆下之，儀獨不假借，延心懷恨，今見儀總兵，心中不服，故燒棧道，斷其歸路，又誣奏而圖陷害。臣願將全家良賤，保楊儀不反，實不敢保魏延。董允亦奏曰：「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向所以不卽反者，懼丞相耳。今丞相新亡，乘機作亂，勢所必然。若楊儀才幹敏達，爲丞相所任用，必不肯反。後主曰：「若魏延果反，當用何策禦之？」蔣琬曰：「丞相素疑此人，必有遺計，授與楊儀。若儀無恃，安能退入谷口乎？」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不多時魏延又表至，告稱楊儀反了。正寬表之間，楊儀又表到，奏稱魏延背反。二人接連具表，各陳是非，忽報費禕到。後主召入，禕細奏魏延反情。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釋歡，用好言撫慰，奉詔而去，却說魏延燒斷棧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爲得計，不想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令先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德望漢中而來。且說何平引兵運到南谷之後，擂鼓呐喊，馬飛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來搦戰。魏延大怒，急披挂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

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焉敢造反！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親朋，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賊，宜各回家鄉聽候賞賜。衆軍聞言，大喊一聲，散去大半。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槍來迎，戰不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撥馬而回。見衆軍紛紛潰敗，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却只止喝不住。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延謂岱曰：公真心助我，事成之後，決不相負。遂與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奔而走。魏延收聚殘軍與馬岱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將軍之言不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乃輕屈膝於人耶！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抵敵？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隨後進攻西川。延大喜，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維急令拽起吊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軍少，何計退之？儀曰：丞相臨終遺一錦囊，囑曰：若魏延造反，臨城對敵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魏延之計。今當取出一看。遂出錦囊，拆開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維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爲陣勢，公可便來。姜維披挂上馬，綽槍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槍立馬於門旗之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會虧汝，今日如何背反？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楊儀來，儀在門旗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提備，今果應其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亦有何難？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來！一聲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衆皆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原來孔明臨終之時，授馬岱以密計，只待魏延喊叫時，便出其不意斬之。當日楊儀讀罷錦囊，已知伏下馬岱在彼，故依計而行，果然殺了魏延。後人有詩曰：「諸葛先機識魏延，已知日後反西川。錦囊遺計人難料，却說驚尤未及到南鄭。馬岱已斬了魏延，與姜維合兵一處，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主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楊儀等扶孔明靈柩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

後主命扶掖入城，停於丞相府中。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依丞相遺教，靈柩何日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加楊儀爲中軍師，馬岱有討逆之功，卽以魏延之爵，封爲驍亭侯。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降旨卜地安葬，費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山，不用牆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吉日，後主親送靈柩至定軍山安葬。後主降詔，致祭，諭忠武侯令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後杜工部有詩曰：「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又杜工部詩曰：「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滿清漪。三分割據纔餘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却說後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邊庭報來，東吳令全琮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意。」後主驚曰：「丞相新亡，東吳復盟侵界，如之奈何？」蔣琰奏曰：「臣敢保王平張嶷引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測。」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探其動靜。後主曰：「須得一舌辯之士爲使，一人應變而出。」徵臣願往，衆視之，乃南陽安衆人，姓名預，字德璽。官任中郎將。後主大喜，卽命宗預往東吳報喪，探虛實。宗預領命，逕到金陵，入見吳王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著素衣，權作色而言曰：「吳蜀已爲一家，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預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笑曰：「卿不亞於鄧芝。」乃謂宗預曰：「朕聞諸葛丞相歸天，每日流涕，令官僚盡皆挂孝。朕恐魏人乘喪取蜀，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爲救援。別無他意也。」預頓首拜謝。權曰：「朕旣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來報喪，權遂取金銀箭一枝折之，設誓曰：「朕若負前盟，子孫絕滅。」又命使齎香帛奠饋，入川致祭。宗預拜辭吳主，同吳使還成都。入見後主，奏曰：「吳主因丞相新亡，亦自流涕，令羣臣皆挂孝，其益巴丘者，恐魏人乘虛而入，別無異心。今折箭爲誓，並不背盟。」後主大喜，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琰爲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爲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爲輔漢將軍，平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依舊職。楊儀自以爲年宦先於蔣琰，而位出琰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賞，口出怨言。謂費禕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師投魏，實當寂寞如此耶？」費禕乃將此言具表密奏。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蔣琰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

勢未可斬也。當嚴爲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嘉郡爲民。備羞慚自刎而死。蜀漢建興十三年。魏主曹叡。青龍二年。吳主孫權嘉禾四年。三國各不與兵。單於魏主。封司馬懿爲大尉。總督軍馬。安頓諸邊。懿拜謝。問洛陽去訖。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又於洛陽造朝陽殿。太極殿。築綱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極其華麗。雕梁華棟。碧瓦金磚。光輝耀日。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民力疲困。怨聲不絕。數又降旨。起土木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其中。司徒董尋上表切諫。曰。伏自魏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嫌宮室狹小。欲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乎。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也。今又使負木擔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旣無益。死亦何損。乘華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懿覽表。怒曰。董尋不怕死耶。左右奏請斬之。叡曰。此人素有忠義。今且發爲庶人。再有妄言者。必斬。時有太子舍人張茂。字彥材。亦上表切諫。數命斬之。卽日召馬鈞問曰。朕建高臺峻觀。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鈞奏曰。漢朝二十四帝。惟武帝事國最久。壽算極高。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嘗於長安宮中。建柏梁臺。臺上立一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爲屑。調和服之。可以返老還童。數大喜曰。汝今可引入。夫星夜至長安。拆取銅人。移置芳林園中。鈞領命引一萬人至長安。命週圍搭起木架。上柏梁臺。去不移時。間五千人。運繩引索。旋環而上。那柏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馬鈞教先折銅人。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只見銅人眼中。潸然淚下。衆皆大驚。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就如天崩地裂。臺傾柱倒。壓死千餘人。鈞取銅人及金盤。俱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人。承露盤。魏主問曰。銅人在。鈞奏曰。柱重百萬斤。不能運。至數令將銅柱打碎。運來洛陽。鑄成兩個銅人。號爲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個。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又於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珍禽。怪獸。少傳楊阜上表諫曰。臣聞堯尙茅茨。而萬國安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宮室高麗。以凋敝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瑤室象殿。紂爲傾宮鹿臺。致喪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其子。天下背叛。二世而

誠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以桀紂秦楚爲誡，而乃自取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爲法，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謹叩棺沐浴，伏候重誅。」表上，愍不省，只催督馬鈞建造高臺，安置銅人，承露盤，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衆官紛紛上表諍諍，愍俱不聽。却說曹愷之后毛氏，乃河內人也。先年愷爲平原王時，最相恩愛。及卽帝位，立爲后，後愷因寵妬夫人毛后失寵，郭夫人美而慧，愷甚愛之。每日取樂，月餘不出宮闈。是歲春三月，芳林園中百花爭放，愷同郭夫人到園中賞玩，飲酒，郭夫人曰：「何不請皇后同樂？」愷曰：「若彼在朕側，不能下咽也。」遂傳諭宮娥，不許令毛后知道。毛后見愷月餘不入正宮，是日引十餘宮人，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得樂聲擊曉，乃問曰：「何處奏樂？」一宮官啓曰：「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毛后聞之，心中煩惱，問宮安歇。次日毛皇后乘小車出宮遊玩，正遇見愷於曲節之間，乃笑曰：「陛下昨避北園，其樂不淺也。」愷大怒，卽命掾昨日侍奉諸人到，叱曰：「昨避北園，朕左右不許使毛后知道，何得又宣露，喝令宮官將諸侍奉人盡斬之？」毛后大驚，同車至宮，愷卽降詔賜毛皇后死。立郭夫人爲皇后，朝臣莫敢諫者。忽一日，幽州刺史毋邱儉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自號爲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建宮殿，立官職，與兵入寇，搖動北方。竊大驚，卽聚文武官僚，商議起兵退備之策。正是：「縱將土木勞中國，又見干戈起外方。」未知何以禦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却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追袁尚，未到遼東，康斬尚首級獻魏，操封康爲襄平侯。後康死，有二子，長曰晃，次曰淵。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爲車騎將軍，襄平侯。太和二年，備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好鬪，奪其叔公孫恭之位。曹叡討爲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後孫權遣張繡許都，金寶珍玉赴遼東，封繡爲燕王，備懼中原，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曹叡。叡封繡爲大司馬，樂浪公。備心不足，與衆商議，自號爲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副將賈範諫曰：「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不爲卑賤，今若背反，實爲不順。更兼司馬懿善能用兵，西蜀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何況主公乎？」淵大怒，叱左右縛賈範，將斬之。衆人倫直諫曰：「賢範之言是也。聖人云：國家將

亡。必有妖孽。今國家屢見怪異之事。近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作人行。又城南鄉民造飯。飯甑之中。忽有一小兒。蒸死於內。襄平北市中地忽陷一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頭面耳目。鼻都具。獨無手足。刀箭不能傷。不知何物。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王公宜避凶就吉。不可輕舉妄動。淵勃然大怒。叱武士郭倫直進。並督範同斬於市。令大將軍卑衍為元帥。楊祚為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殺奔中原來。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大驚。乃召司馬懿入朝計議。懿奏曰。臣部下馬步官軍四萬。足可破賊。臣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懿曰。兵不在多。在能設奇用智耳。臣託陛下洪福。必擒公孫淵。以獻陛下。懿曰。卿料公孫淵作何舉動。懿曰。偏若棄城而走。是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是中計也。坐守襄平。是為下計。必被臣所擒矣。懿曰。此去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足矣。懿曰。倘吳蜀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憂。懿大喜。即命司馬懿與師往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令胡遵為先鋒。引前部兵先到遼東下寨。哨馬飛報公孫淵。淵令卑衍楊祚分八萬兵屯於遼陽。圍遼二十餘里。環遼鹿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報知司馬懿。懿笑曰。賊不與我戰。欲害我兵耳。我料賊眾大半在此。其巢穴空虛。不若棄却此處。徑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中途擊之。必獲全功。於是勒兵從小路向襄平進發。抄說卑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彼千里而來。糧莫不繼。難以持久。糧盡必退。待他退時。然後出奇兵擊之。司馬懿可擒也。昔司馬懿與獨兵相拒。堅守渭南。孔明竟卒於軍中。今日正與此理相同。二人正商議間。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卑衍大驚曰。彼知吾襄平軍少。去魏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起。早有探馬飛報司馬懿。懿笑曰。中吾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軍伏於濟水之濱。如遼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而往。早望見卑衍楊祚引兵前來。一聲礮響。兩邊鼓譟搖旗。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齊殺出。卑楊二人無心戀戰。奪路而走。奔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合兵一處。同馬再與魏兵交戰。卑衍出馬罵曰。賊將休使詭計。汝敢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戰不數合。被夏侯霸一刀斬卑衍於馬下。遼兵大亂。竊驅兵掩殺。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開門堅守不出。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平地水深四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中。行坐不安。左都督裴景人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泥濘。軍不可停。請移於前面山上。懿怒曰。捉公孫淵只在旦夕。安可移營。如有再言移營者。斬裴景。裴景嗒嗒而退。少頃。右

都督仇達又來告曰：軍士苦水乞，太尉移營高處。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汝何敢故違？即命推出斬之。懸首於城門外。於是軍心震懾，懿令兩寨人馬暫退三十里。檄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放牧牛馬。司馬陳羣問曰：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八日趕至城下，遂生擒猛達而成大功。今帶甲四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却使久居泥濘之中，又縱賊衆推牧，其實不知太尉是何主意？懿笑曰：公不知兵法耶？昔孟達糧多兵少，我糧少兵多，故不可不速勝。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勝。今邊兵多，我兵少，賊飢我飽，何必力攻？正當任彼自走。然後乘機擊之。我今放開一條路，不絕彼之糧牧，是容彼自走也。陳羣拜服。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魏主曹叡設朝，羣臣皆奏曰：近日秋雨連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同司馬懿權且罷兵。懿曰：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遂不聽羣臣之諫，使人運糧解至司馬懿軍前。懿在寨中，又過數日，雨止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數丈，自首山東北墜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無不驚駭。懿見之大喜，乃謂衆將曰：五日之後，星落處必斬公孫淵矣。來日可併力攻城。衆將得令，次日侵晨，引兵四面圍合樂土山。掘地道，立墩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雨射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馬爲食。人人怨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甚是驚憂，慌令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請降。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太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公孫淵何不自來，殊爲無理。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與從人。從人回報公孫淵大驚，又遣侍中衛演來到魏營。司馬懿升帳聚衆，將立於兩邊。演膝行而進，跪於帳下，告曰：賴太尉恩，雷震之怒，昨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爲質。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何必送子爲質？當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歸告公孫淵，淵大驚，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當夜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淵見無人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上一聲砲響，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休走。淵大驚，急撥馬尋路奔逃。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琳，四面圍得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只得下馬納降。懿在馬上顧諸將曰：吾前夜丙寅日見大星落於此處，今夜壬申日應矣。衆將稱賀曰：太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司馬懿遂勒兵來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時，胡遵早引兵入城中，人民焚香拜迎。魏兵

盡皆入城，懿坐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並同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倫直苦諫，雖不可反叛，俱被彌所殺，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勞三軍，班師回洛陽，却說魏主在宮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數十個宮人，哭至座前，索命數因此得病，病漸沉重，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為人恭儉溫和，不肯當此大任，堅辭不受。懿召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懿從之。二人又奏曰：「欲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懿然其言。二人遂請懿降詔，齎出諭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歸國，限即日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遂封曹爽為大將軍，總攝朝政。懿病漸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懿受命徑到許昌，入見魏主。懿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闕下。今日得親龍顏，臣之幸也。」懿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況大國乎？」懿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禮之。」遂命懿撫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懿曰：「大慰勿忘。」幼子今日相繼之情，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芳字蘭卿，乃懿乞養之子，祕在宮中，人莫知其所由來。於是曹芳訟懿為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為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事懿甚謹。一應大事必先啓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尚。一是何晏字平叔，一是鄧騭字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是李勝字公昭，一是丁謚字彥靜，一是畢範字昭光。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頗有智謀，人多稱為智囊。此數人皆爽所信任。何晏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他人，恐生後患。」爽曰：「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背之？」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被獨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何不察也？」爽益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芳從之。自是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羲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騭、丁

諺爲尙書畢範爲司隸校尉李膺爲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議事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司馬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閉居爽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著入已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黃門張常諂事曹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爽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爲家樂又建重棧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夜工作却說何晏聞平原管轄明數術請與論易時鄧粲在座問轄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轄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轄曰試爲我卜一卦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此是何兆轄曰憶元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惡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殊非小心求福之道且鼻者山也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也今青蠅鳥羣而集君位峻者巖可不懼乎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鄧粲怒曰此老生之常談耳轄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狂士也轄到康與勇言之勇大驚曰何鄧二人威權甚重汝奈何犯之轄曰吾與死人語何所畏耶勇問其故轄曰鄧粲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者無手足此爲鬼障之相何宴視候魂不守宅面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臨之相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何足畏也其舅大驚轄爲狂子而去却說曹爽嘗與何宴鄧粲等政敵其弟曹羲曰兄威權太甚而好出外遊獵尙爲人所算悔之無及爽叱曰兵權在吾手中何懼之有司農桓範亦諫不聽時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爲嘉平元年曹爽一向專權不知仲達虛實適魏王除李勝爲青州刺史卽令李勝往辭仲達就探消息勝到太傅府中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謂二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乃去冠散髮上牀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勝至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論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爲青州刺史特來拜辭辭許答曰并州近朔方好爲之備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勝曰大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與勝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保重言訖以手指口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乃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覷二子言訖倒在牀上聲嘶氣喘李勝拜辭仲達問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無憂矣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謂二子曰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

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收獵之時，方可圖之。不一日，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並心腹入何家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變，如之奈何？」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為變，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替日手下破敵之人，並家將數十引二子上馬，徑來謀殺曹爽。正是：「閉戶忽然有起色，驅兵自此逞雄風。」未知曹爽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卻說司馬懿聞曹爽同弟曹芳並心腹何家等，及御林軍隨魏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收獵。懿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營，懿引舊官入後宮，奏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郭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遣黃門齎出城外，逕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軍，披武庫，早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資在後止之曰：「太傅為國家大事，休得放箭。」連止三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將如之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然其言，敞急入後堂，其姊辛憲英見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閉了城門，必將謀逆。」憲英曰：「司馬公未必謀逆，特欲殺曹將軍耳。」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敞曰：「那日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職守人之大職也。凡人在難，猶或卸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敞從其言，乃與魯芝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入報知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從其言，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即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曰：「汝是吾故吏，

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出。範出到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蕃大驚，追之不及。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之奈何。蔣濟曰：驕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懿乃召許允。陳泰曰：汝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厚可領此任。汝見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爲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爲他意。尹大目依令而去。卻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乎落馬。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拆封令近臣讀之。表略曰：「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從遠東，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若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囑臣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尚書臣孚等皆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今奉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奏施行。臣輒勅王普及黃門令，悉爽調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於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此上聞。伏于聖聽。」魏主曹芳聽罷，乃喚曹爽曰：太傅之言若此，卿如何裁處。爽手足失措，回廊二弟曰：爲之奈何。懿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司馬懿誑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勝，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言未畢，參軍辛敞、司馬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勢將不可復轉。宜早定大計。正言間，司農桓範驟馬而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範曰：匹夫臨難，尚欲望活。今主公身隨天子，號令天下，誰敢不應。豈可自投死地乎。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範又曰：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支數載。今主公別營兵馬近在關南，呼之即至。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思之。少頃，侍中許允、中校尉尹大目至。目曰：太傅指洛水爲誓，並無他意。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爽信爲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是夜曹爽意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嗙歎尋思。自黃昏直淚涕到曉，終是狐疑不定。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尚不能決。爽擲劍而歎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爲富家翁足矣。範大

出帳曰：曹子丹以智謀自矜，今兄弟三人，竟豚豚耳，痛哭不已。許允陳奉，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先將印綬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於我。於是曹爽將印綬與許陳二人先齋與司馬懿，眾軍見無將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數騎官僮，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餘皆發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對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入城而去。於是司馬懿請眾放營入洛陽，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曹爽心中憂悶，幾謂爽曰：今家中多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如肯以糧借我，必無相害之心。爽乃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覽書，遂遣人送糧一百斛，運至曹爽府內。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爲憂。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錡、李勝、畢軌、丁儀等五人同謀謀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却捉何晏等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懿用長枷釘了。城門守將司善告桓範，請詔出城，口稱大傅蘇反，懿曰：輕人戶何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爽兄弟三人並一千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時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自誓，及爽被誅，其父復將嫁之，女又斷去其鼻。其宋壽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且夫家又被司馬氏誅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女泣曰：吾聞仁者不以威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威時，尚欲保終，况今滅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懿聞而竄之，遂使乞子自焚爲曹氏。後後人有詩曰：「弱草微塵盡盡遠，觀夏侯有女義如山。丈夫不及裙釵節，自願捐眉亦顏汗。」却說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蔣濟，尚有魯芝、辛敞、靳閣、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不可經。懿曰：彼各爲其主，乃義人也。遂復各人舊職。辛敞數曰：吾若不問於姊夫大義矣。後人有詩讚辛敞英曰：「爲臣食祿常思報，時主臨危盡盡忠。辛氏憲英會勸弟，古今千載頌高風。」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仍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安堵。何鄧二人皆死於非命。果應管轄之言。後人有詩讚管轄曰：「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轄相通神。鬼幽鬼躁分何節，未寔先知是死人。」却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肯受。芳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論詩尚有夏侯霸守備瑯州等處，係爽親族，尚驟然作亂，如何提防。必當慮置。卽下詔遣使往瑯州取征西將軍夏

侯霸赴洛陽議事。夏侯霸聽知，大驚，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即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魏國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何姑背反？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勳勞，今司馬懿何等，人滅吾曹氏宗族，又來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淮大怒，挺槍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隨後趕來，忽聽得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來降後主，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霸拜見，畢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漢室，無愧古人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有窺我國之志否？霸曰：老賊方圖謀逆，未暇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使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也。維問：二人是誰？霸告曰：一人見爲秘書郎，乃潁川長社人，姓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繇之子，幼有膽智，絲管率二子見文帝，會時年七歲，其兄毓年八歲，毓見帝惶懼，汗流滿面，帝問毓曰：卿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帝問會曰：卿何以不汗？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魏帝奇之，及稍長，喜議兵書，深明韜略。司馬懿與蔣濟皆稱其才，一人見爲校吏，乃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竊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埋伏，人皆笑之。獨司馬懿奇其才，遂令參贊軍機。艾爲人口吃，每奏事必稱艾艾，懿戲謂曰：卿稱艾艾，當有幾艾？艾應聲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其資性敏捷，大抵如此。此二人深可畏也。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入見後主。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霸，竊因此投降。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曹芳懦弱，魏國將危。臣在漢中有年，兵精糧足，臣願領王師，即以霸爲鄉道官，進取中原，重興漢室，以報陛下之恩，以終丞相之志。尚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力皆相繼而亡，內治無人，伯約只宜待時，不宜輕動。維曰：不然！人生如白駒過隙，如此遷延歲月，何日恢復中原乎？禕又曰：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等皆不知丞相遠甚，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維曰：吾久居隨上，深知羌人之心，今若結羌人爲援，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隨而西可斷而有也。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資朕命。於是姜維領動鮮卑，同夏侯霸還到漢中，計議起兵。維曰：可先遣使去羌人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魏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爲犄角之勢。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是年秋八月，先差蜀將句安、李欽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魏山前。

望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准一面申報洛陽，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萬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引一軍出迎，因兵少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句安、李歆城中糧絕，郭淮自領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寨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然水少，須出城取水。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遂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阻，困甚，急欲死不能出，只得退入城去。句安城中亦無水，乃會了李歆，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戰。良久，又敗入城去。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歆曰：「我嘗捨命殺出求救，遂引數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下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得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沒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雪而食，却說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姜維，維下馬伏地告曰：「蜀山二城皆被魏兵圍絕了水道，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救還，爲聚羌兵未到，因此誤了。」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羌兵未到，魏兵圍困蜀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霸曰：「若等羌兵到蜀山二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必盡來圍蜀山，攻打雍州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遷往牛頭山，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雍州，則蜀山之圍自解矣。」維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却說陳泰見李歆殺出城去了，乃謂郭淮曰：「李歆若告急於姜維，姜維料吾大兵皆在蜀山，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將軍可引一軍來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一半，遷往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絕，必然自走矣。」郭淮從之，遂引一軍去取洮水，陳泰引一軍遷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得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時了。」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領兵搦戰，不分勝負。夏侯霸謂姜維曰：「此處不是久停之所，連日交戰，不分勝負，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以洮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在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飛奔上陽平關來。前面又一軍殺到，爲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個黑痣，面上

生數十根黑毛，乃司馬懿長子驍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鴛子焉敢阻吾歸路，拍馬挺槍，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乃武侯臨終時所遺連弩之法也。正是：「難支此日三軍敗，獨賴當年十矢傳。」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却說姜維正走，遇着司馬師引兵攔截。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師商議停當，對遣長子司馬懿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直趕到陽平關，却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雕箭，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却說雍州城中，蜀將句安見蜀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領敗兵回漢中，中禁司馬師自選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漸漸沉重，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言訖而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人申奏魏主曹芳，芳厚加祭葬，優錫贈諡，封師為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昭為驍騎上將軍，却說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赤烏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和因與金公主不睦，被公主所譖，權廢之，和憂恨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陸遜諸葛瑾皆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大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八尺，吳主先陵所植松柏，盡皆拔起，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倒插道上，權因此受驚成病，至次年四月內，病勢沉重，召太傅諸葛恪、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囑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後人詩曰：「紫髯碧眼說英雄，能使臣僚肯盡忠。二十四年興大業，龍蟠虎踞在江東。」孫權既死，諸葛恪立孫亮為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恪曰：「大皇帝葬於蔣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尚書傅報曰：吳有長江之險，先帝屢次征伐，皆不遂意，不如各守邊疆，乃為上策。」師曰：「天道三十年一變，豈皇帝為鼎峙乎？要欲伐吳，願

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吳，鎮南都督母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弟司馬昭爲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人馬。喚王昶胡遵、母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柘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令王昶、母丘儉各引一萬兵，列在左右，且勿進發，待取了東興、柘那時，一齊進兵，相儉二人受命而去。昭又令胡遵爲先鋒，總領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領兵來搭浮橋，卻說吳太傅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聚衆商議。平北將軍丁奉曰：東興乃東吳最緊要處，所若有失，則南郡武昌危矣。恪曰：此論正合吾意。公就可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吾隨後令呂據、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但聽連珠砲响，一齊進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望東興而來。却說胡遵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善桓、嘉輝、綽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金樞守把，右城中乃吳將劉略守把。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金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胡遵在徐州下寨，時值嚴寒，天降大雪，胡遵與衆將蓆高，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運出塞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約有百人，遂遽帳中謂諸將曰：不聽三千人耳，何足懼哉！只令部將暗探，仍前飲酒。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還令衆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槍大戟，止帶短刀。魏兵見之大笑，更不準備，忽然連珠砲響了三響，丁奉扯刀當先，一躍上岸，衆軍皆拔短刀，隨奉上岸，砍入魏寨。魏兵措手不及，轉急投帳前大戟迎之，早被丁奉搶入懷內，手起刀落，砍翻在地。桓、嘉從左邊轉出，忙綽槍刺了奉，被奉挾住槍桿，嘉棄槍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左臂，嘉望後便倒，奉趕上，就以槍刺之。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胡遵急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走上浮橋，浮橋口斷，大半落水而死。殺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數。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母丘儉聽知東興兵敗，亦勒兵而退。却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收兵，賞勞已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勢進取中原，遂一面遣人齎書入蜀，求救。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一面起大兵二十萬來伐中原。臨行時，忽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對面不見。蔣廷曰：此氣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太傅只可回朝，不可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以博吾軍心。叱武士斬之。衆皆告免，恪乃貶蔣廷爲庶人，仍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爲總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昭破膽矣。

格大喜即驅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格令兵四面圍定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主簿盧松告司馬師曰今諸葛恪困新城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待其將走然後擊之必得金勝但恐蜀兵犯境不可不防師然其言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母丘儉胡遵拒住吳兵却說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令衆將併力攻打意慢者立斬於是諸將奮力攻打城東北角將陷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乃令一舌辨之士齎捧冊籍赴吳寨見諸葛恪告曰魏國之法若敵人困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而無救兵至然後出城降敵者家族不坐罪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豈乞再容數日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今先具冊籍呈上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攻城原來張特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於破城處修補完備乃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健戰無妨恪大怒催兵攻城城上亂箭射下洛陽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金瘡畢發衆軍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軍士多病恪金瘡稍可催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可戰乎恪大怒曰再說病者斬之衆軍聞知逃者無數忽報都督蔡林引本部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遍視各營果見軍士面色黃腫各帶病容遂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母丘儉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恪甚羞慚託病不朝吳主孫亮自幸其宅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人議論先搜求衆官將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衆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令心腹將張約朱恩管御林軍以爲牙爪却說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會孫孫恭之子也孫權在日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今聞諸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奪其權心中大怒太常卿陳胤素與諸葛恪有隙乃乘間說峻曰諸葛恪專權姿虐殺害公卿將有不臣之心公係宗室何不早圖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當即奏天子請旨誅之於是孫峻入見吳主孫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見此人亦甚恐怖常欲除之未得其隙今卿等果有忠義可密圖之胤曰陛下可設席召恪暗伏武士於壁衣中擲杯爲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却說諸葛恪自兵敗回朝託病居家心神恍惚一日偶出中堂忽見一人穿麻掛孝而入恪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令攀下拷問其人告曰某因新喪父母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入却不想是太傅之府却怎生來到此處也恪大怒召守門軍士問之軍士告曰某等數十人皆荷戈把門未嘗暫離並不見一人入來恪大怒盡數斬之是夜恪睡臥不安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霹靂格自出視之見中梁折爲兩段格驚歸寢室忽然一陣

陰風起處見所殺披麻人與守門軍士數十人各提頭索命。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早洗面聞水甚臭。恪叱侍婢連換數十盆皆臭無異。恪正驚疑間忽聞天子有使至。賓太傅赴宴。恪命安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犬銜住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恪怒曰犬戲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車出府行不數步見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冲天而去。恪甚驚怪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輕入。恪聽罷便令同車行不到十餘步孫峻騰胤乘馬至車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為太傅軍國不會面。故特設宴相召兼讓大事。太傅雖恙還當勉強一行。恪從其言遂同孫峻騰胤入宮張約亦隨入。恪見吳王孫亮施禮畢就席而坐亮命進酒。恪心疑辭曰病軀不勝杯酌。孫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可取飲乎。恪曰可也。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酒至數巡吳王孫亮託事先起。孫峻下殿脫了長服着短衣內披瑣甲手提利刀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杯於地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張約見峻斬恪揮刀來迎。峻急閃過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左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剝為肉泥。孫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將張約並諸葛恪屍首用蘆蓆包裹以小車載之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塚坑內却說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動止不甯忽一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忽然反目切齒飛身跳躍頭撞屋梁口中大叫吾乃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謀殺恪合家老幼驚惶號哭不一時軍馬至圍住府第將恪全家老幼俱縛至市曹斬首。時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諸葛瑾存日見恪聰明盡顯於外歎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又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何能久乎。至此果中其言。却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王孫亮封峻為丞相大將軍。當赤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且說姜維在成都接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送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北伐中原正是「一度興師未奏績兩番討賊欲成功」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九回 因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為左右先鋒夏候霸為參謀張嶷為運糧使大兵出陽平

關伐魏，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備，公有何高見？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殷，若先取之，足可爲本，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兵不至，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從董亭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卻正爲使，蕭金、朱、蜀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迷當得了禮物，便起兵五萬，令羌將俄何燒戈爲大先鋒，引兵南安來，魏左將軍郭淮聞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將曰：誰敢去敵蜀兵？輔國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奈知徐質其勇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爲先鋒，令司馬昭爲大都督，領兵望隴西進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列成陣勢，徐質使關山大斧出馬挑戰，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槍而迎，戰不數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逃三十餘里，司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詐敗，以埋伏之計，勝之，維曰：司馬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若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却用計誘之，可斬徐質矣，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領兵去了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餿菜，藜藿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昭說，蜀兵在鐵籠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以爲久計，只得羌兵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所以勝蜀者，因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徐質領命，初更時分引兵望鐵籠山來，果見蜀兵二百餘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徐質當先攔住，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軍仗，只見兩邊忽然火起，質急勒馬回走，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截路，火攻迸起，質等冒煙突火，縱馬而出一聲咳嗽，兩路軍殺來，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來，人馬困乏，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槍刺倒，坐下馬被質跌下，馬來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衆，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騎坐，打着魏軍旗號，從小路徑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馬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險峻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殺百人之飲，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維絕其路口，山上泉水不敷，人馬枯渴，昭仰天長歎曰：吾死於此地矣，後人有詩曰：「妙算姜

維不等開，魏師受困，鐵籠間，塵涓始入馬腹道。項羽初圍九里山，主簿王翰曰：「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何不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昭奉詔來退蜀兵，若昭合死，令甘泉枯竭。」昭白當剗頸，教郭軍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眾命。祝畢，泉水湧出，取之不竭。因此人馬不死，卻說姜維在山下困住蜀兵，謂眾將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為恨。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卻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將軍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郭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運到羌王寨內，解甲而入。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郭淮軍中虛實，某俱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迷宮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令泰引羌兵為前部。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槍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迷宮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慰撫，曰：「朝廷素以公為忠義，今何故助蜀人也？」迷宮慚愧伏罪，淮乃說迷宮曰：「公今為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賜。」迷宮從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後，運弄鐵籠山。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大喜，教請入相見。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紮，迷宮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候蕪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宮開言，就從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分五落，各自逃生。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槍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驟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槍，拈弓搭箭射之。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門上儘力射去。淮應弦落馬，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槍而去。魏兵不敢追趕，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候蕪隨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割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大敗，卻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卻說司馬昭犒勞羌兵，發遣回國去訖。班師回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

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戰慄不已。如針刺骨。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須臾羣臣奉司馬師俱自剖斷，並不啓奏。魏主少時師退，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遮後擁不下數千人。馬芳退入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觀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哭。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以勦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淵降蜀，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今若勦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詔討之。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討賊。」以報陛下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乃囑曰：「朕祖武帝，皇帝誅董卓，蓋爲機事不密也。卿等須謹細，勿泄於外。」豐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承之輩，司馬師安比武祖也？」陛下勿疑。三人辭出至東華門左側，止見司馬師帶劍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旁。師問曰：「汝三人退朝何遲？」李豐曰：「聖上在內廷觀書，我三人侍讀故耳。」師曰：「所看何書？」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也。」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豐曰：「天子所問，伊尹扶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大將軍，即伊尹周公也。』師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尹周公，其心實指吾爲王莽董卓三人。皆曰：『我等皆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怒曰：「汝等乃口諛之人，適間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三人曰：「實無此狀。」師叱曰：「汝二人淚眼尙紅，如何抵賴？」夏侯玄知事已泄，乃厲聲大罵曰：「吾等所哭者，爲汝威挾其主，將謀篡逆耳。」師大怒，叱武士捉夏侯玄。玄掙奪裸袖，逕擊司馬師，卻被武士擒住。師將令人搜檢於張緝身畔，搜出一龍鳳汗衫，上有血字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密詔也。詔曰：「司馬師兄弟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意。各部官兵將士，可同仗忠義，討滅賊臣，匡扶社稷。功成之日，重加爵賞。」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倚理難容，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滅其三族。」三人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含齒數罵而死。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內廷耳目頗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正言間，忽見師入，皇后大驚。師按劍謂芳曰：「臣父立陛下爲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事陛下，亦與伊尹何別乎？今反以恩爲讎，以功爲過，欲與二三小臣謀害臣兄弟，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所作？」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此等

爲他人所逼故也。朕豈敢與此心。師曰：妄誣大臣，造反當如何罪？芳跪告曰：朕含有罪，望大將軍恕之。師曰：陛下請起。國法未可廢也。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芳大哭求免。師不從。叱左右將張后提出，至東華門內，用白練絞死。後人有詩曰：「當年伏后出宮門，跳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桑近婚，臣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於漢之高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當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何如？衆皆應曰：大將軍行伊尹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師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欲立何人爲君？師曰：臣觀彭城王曹芳，聰明仁孝，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爲君，我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後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無度，桑近婚，不可承天下。當納下璽綬，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宜。召不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後人有詩曰：「昔日曹曄相漢時，欺他幼婦與孤兒。誰知四十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卻說高貴鄉公曹髦，字季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當日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備饗於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答覆。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覆。髦曰：尋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不知爲何，吾安敢乘輦而入？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曹髦先下拜。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爲天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有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新是日立爲君。改嘉平六年爲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奉事不名。帶劍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爲名，起兵前來。司馬師大驚，正是：「漢臣曾有勤王志，魏將還興討賊師。」未知如何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却說魏正元二年正月，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馬母丘儉，字仲開，河南聞喜人也。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

心中憤怒，長子母丘旬曰：父親官居方面，司馬師專權廢主，國家有累卵之危，安可晏然自守？儉曰：吾兒之言是也。遂請刺史文欽商議，欽乃曹爽門下客，當日聞儉相請，即來拜謁。儉邀入後堂，禮畢，說話間，儉流淚不止。欽問其妙，儉曰：司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願捨死相助。欽中子文儉，小字阿蒼，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仇。今可令爲先鋒，儉大喜。即時酌酒爲誓，二人詐稱太后有密詔，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爲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今奉太后密詔，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衆皆慨服。儉提六萬兵屯於項城，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爲遊兵，往來接應。儉移檄諸郡，令各起兵相助。卻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痛癢，乃命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請大尉王植商議。肅曰：昔關雲長威震華夏，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操儉將士家屬，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更以兵斷其歸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善，但吾新割目瘤，不能自往，若使他人，必有不穩。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進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利。倘有疏虞，則大事廢矣。師蹶然起曰：非吾自往，不可破賊。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總攝朝政，師乘軟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選領青州諸軍出魏宋之地，絕其歸路。又遣豫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於帳下商議。光祿勳鄒褒曰：母丘儉好謀而無斷，文欽有勇無智，今大將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母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若大軍一臨，必然瓦解。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於泗水之上，中軍屯於懸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取之。若遲則母丘儉必先至矣。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却說母丘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衆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魏兵先占，難以驅遣，可速取之。儉從其言，起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面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施，忽騎馬飛報，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於項城。司馬師見母丘儉軍退，聚多官商議。尚書傅嘏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拒守，將軍可領一軍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之卒必退矣。兗州刺

史鄧艾足智多謀。若領兵運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賊不難也。師從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鄧艾起涪州之兵破樂嘉城。師隨後引兵到彼，會合卻說母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只恐有兵來，請文欽到營共議。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文鸯，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城。儉大喜，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前軍報說樂嘉城西皆是魏軍，約有萬餘。遙望中軍白旄黃鉞，已置朱旗。擁擁虎帳，內豎立一面錦繡帥字旗。此必司馬師也。安立營寨，尚未完備。時文鸯懸鞭立於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趁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曰：何時可去？文鸯曰：今夜黃昏，父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鸯年方十八歲，身長八尺，全裝貫甲，腰懸銅鞭，綽槍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兵到樂嘉，立下營寨。鄧艾未至，師為眼下新割肉瘡，痛臥於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大亂。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寨北新圍直入，為首一將，勇不可當。師大驚，心如火烈，眼珠從肉瘡瘡口內迸出，血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亂軍，心只咬被頭，而忍被咬爛。原來文鸯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寨中左衝右突，所到之處，人不敢當。有相拒者，槍搠鞭打，無不被殺。文鸯只望父到，以為外應，並不見來。數營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倒。文鸯直殺到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文鸯回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為應，却從北至，何也？文鸯縱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猛風，為首一將，乃鄧艾也。躍馬橫刀大呼曰：反賊休走。文鸯大怒，挺槍迎之。戰有五十合，不分勝負。正關間，魏兵大進，前後夾攻。文鸯部下馬各自逃散。只文鸯單人獨馬，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將，抖擻精神，驟馬追來。將至樂嘉橋邊，看看趕上。文鸯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將陣中，來銅鞭起處，紛紛落馬。各各倒退。文鸯復緩緩而行。魏將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人尚敢退我等之衆，耶可併力追之。於是魏將百員，復來追趕。文鸯大怒曰：鼠輩，何不惜命耶！提鞭撥馬，殺入魏將陣中，用鞭打殺數人。復回馬緩緩而行。魏將連追四五番，皆被文鸯一人殺退。後人有詩曰：「長坂當年獨拒曹，子龍從此顯英豪。樂嘉城內爭鋒處，又見文鸯膽氣高。」原來文欽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文欽人馬不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而退。魏兵乘勢追殺，欽引兵望壽春而走。卻說魏殿中校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因爽被司馬懿謀殺，故事司馬師常有殺師報爽之心，又素與文欽交厚。今見師眼瘤突出，不能動止，乃入帳告曰：文欽本無反心，今被母丘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

說之，必然來降。師從之。大目頂盔貫甲，乘馬來趕文欽。看看趕上，乃高聲大叫曰：「文刺史見尹大自麼？」欽回頭視之，大目除盔放在鞍轡之前，以鞭指曰：「文刺史何不忍耐數日也？」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來留欽。欽不解其意，厲聲大罵，便欲開弓射之。大目大哭而問：「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已被諸葛誕引兵取了，欲復回項城時，胡連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卻說母丘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欽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儉命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引兵殺過陣來，母丘儉死戰相拒。江淮兵大亂，胡連王基引兵四面夾攻，母丘儉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迎入，設席待之。儉大醉，被白令人殺了。將頭獻於魏兵。於是淮南平定。司馬師臥病不起，喚諸葛誕入帳，賜以印綬，加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軍馬。一面班師回許昌，目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綽、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師心神恍惚，自料難保，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牀下。師遺言曰：「吾今權重，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繼我爲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昭再欲問師，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時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發喪，申奏魏主曹髦，髦遣使持詔到許昌，即命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鍾會曰：「大將軍新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守，與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昭從之。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豎聞之大驚，太尉王肅奏曰：「昭既繼其兄掌大權，陛下可對爵以安之。」髦遂令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却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初握重權，必不敢擅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與師伐魏。維到漢中，整頓入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微薄，不宜遠征。不如據險守要，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廬，已定三分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廢，以致功業未成。今吾既受丞相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時死而無恨也。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時伐之，更待何時？」夏侯籍曰：「將軍之言是也。可將輕騎先出，拖罕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設防，必然全勝矣。於是姜維引兵百萬，望拖罕進發。兵至洮水，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分付張翼如此如此，又分付夏侯籍如此如此。二人領計去了。維乃自

引大軍皆洮水列陣。王經引數員將出而問曰：「魏與西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次入寇，何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都邦理宜問罪，何況讎敵之國乎？」經曰：「願張明花水劉捷朱芳四將曰：『蜀兵背水爲陣，敗則皆沒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出，來戰姜維。維略戰數合，撥回馬，望本陣中便走。王經大驅軍馬一齊趕來，維引兵望西而走。將次近水，大呼兵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衆兵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敗，張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魏軍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折首萬餘，登屍數里。王經引敗兵百餘，奮力殺出，徑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運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向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却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讎，忽有州刺史鄧艾引兵到。陳泰接着，禮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助將軍破敵。泰問計於鄧艾，艾曰：『洮水得勝，苦招羌人之衆，東征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今彼不思如此，却圍狄道城，其城垣堅固，急切難攻。空勞兵費力耳。』吾今陳兵於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敗矣。」陳泰曰：「真妙論也。」遂先撥二十隊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旗幟，鼓角烽火之類，日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爲應。夜則舉火放礮以驚之，調度已畢。專候蜀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却說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到。」維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雍州刺史鄧艾。維大驚，遂請夏侯霸商議。霸曰：「吾向嘗爲將軍言，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今領兵到，頗爲勁敵。維曰：『彼軍遠來，我休容他住脚，便可擊之。』乃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艾。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礮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遂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而退。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角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屯退於鍾堤，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洮水之功，降詔封姜大將軍，維受了職上表謝恩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正是一成功不必添蛇足，討賊猶思番虎威。一不知此番北伐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却說姜維退兵屯於鍾堤。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申奏魏主。曹髦怒討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陳泰屯兵於雍涼等處。鄧艾上表謝恩，舉陳泰設宴與鄧艾拜賀曰：「姜維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艾笑曰：「吾料蜀兵其必出有五。泰問其故，艾曰：蜀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吾兵終有弱敗之質，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銳之兵，容易調遣，吾將不時更換，軍又訓練不熟，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船行，吾軍皆在旱地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關西有安祁山四處，皆是守戰之地，蜀人或舉東擊西，皆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守把，蜀兵合爲一處而來，以一分當我四分，其必出四也。若蜀兵屯南安、隴西，則可取羌人之穀爲食，若出祁山，則有麥可就食，其必出五也。陳泰歎服曰：「公料敵如神，蜀兵何足慮哉！」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爲忘年之交。艾遂將雍涼等處之兵，每日操練，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却說姜維在鍾堤大設筵宴，會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令史樊建勳曰：「將軍屢出未獲全功，今日洮西之戰，魏人旣勝，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前功盡棄。」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廣，急不可得，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可勝，衆問之，維答曰：彼洮西一敗，挫盡銳氣，吾兵雖退，不會損折，今若進兵，一可勝也。吾兵船載而進，不致勞困，彼兵皆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吾兵久經訓練之衆，彼皆烏合之徒，不會有法度，三可勝也。吾兵自出祁山，抄掠秋穀爲食，四可勝也。彼兵雖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能救，五可勝也。不在此時伐魏，更待何日耶？」夏侯霸曰：「艾年雖幼而機謀深遠，近對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準備，非同往日矣。」維厲聲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長他人銳氣，減自己威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衆，不敢諫。」維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鍾堤，殺奔祁山來。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下立九個寨，柵維不信，引數騎登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顧。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寨形勢絕妙，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爲，不在吾師之下。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旣有準備，必知吾來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汝等可慮張吾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餘騎出哨，每出一回，換一

番衣甲，旗號接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更換。吾却提大兵偷出董亭，遲疑南安去也。遂令鮑素屯於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望南安進發。却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或十五里而回。艾登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必取董亭。南安去了，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人馬皆困乏，主將必無能。書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遂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必取上邽。上邽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秋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吾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矣。」奉曰：「吾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遲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即命子鄧忠與帳前校尉師纂各引兵五千先去段谷埋伏。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却說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至武城山前，謂夏侯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隄防。正疑慮間，忽然山上一聲砲響，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蜀兵大驚，山上數處精兵殺下，勢不可當。前軍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時，魏兵已退。維直來武城山下，搦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維令軍士辱罵。至晚方欲退軍，山上鼓角齊鳴，却又不見魏兵。下來維欲上山衝殺，山上礮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維移兵下山屯劉北，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豎立為寨。山上鼓角又鳴，魏兵驟至，蜀兵大亂，自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以為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放火燒車仗。兩兵濕殺了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不如先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徑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路崎嶇，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答曰：「段谷。」維大驚曰：「其名不美，段谷者，斷谷也。倘有人斷其谷口，如之奈何？」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後塵頭大起，必有伏兵。維急令退兵。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欲再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陣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維不敢取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後面鄧艾急追，維令諸將前進，自為斷後。正行之際，忽然山中

一軍突出。乃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起。將姜維困在垓心。維人馬困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盡寇將軍張嶷。聞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維因乘勢殺出。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表贈其子孫。於是蜀中將士多有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顯武侯街亭舊例。乃上表自貶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却說鄧艾見蜀兵退盡。乃與陳泰設宴相賀。大賞三軍。泰表鄧艾之功。司馬昭遣使持節。加艾官爵。賜印綬。並封其子鄧忠爲亭侯。時魏主曹髦改正元三年爲甘露元年。司馬昭自爲天下兵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擁護。以爲護衛。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就於相府裁處。自此常懷篡逆之心。有一心腹人。姓賈名充。字公闓。乃故魏威將軍賈逵之子。爲昭府下長史。充語昭曰。今主公掌握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當暗訪。然後徐圖大事。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爲我東行。只推慰勞出征軍士爲名。以探消息。賈充領命。迨到淮南。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卽武侯之族弟也。向事於魏。因武侯在蜀爲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魏歷任重職。討高平侯。總兩淮軍馬。當日賈充託名勞軍。至淮南。見諸葛誕。誕設宴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撥曰。近年洛陽諸賢。皆以主上弱懦。不堪爲君。司馬大將軍三世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統。未審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賈豫州之子。世舍魏祿。安敢出此亂言。充謝曰。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充默然。次日辭歸。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久必爲患。可速除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綝。一面遣使齎詔徵誕爲司空。誕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來使拷問。使者曰。此事樂綝知之。誕曰。他如何得知。使者曰。司馬將軍已令人到揚州送密書與樂綝矣。誕大怒叱武士斬了來使。遂起部下兵千人。殺奔揚州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吊橋拽起。誕在城下叫門。城上並無一人回答。誕大怒曰。樂綝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打城。手下十餘驍將下馬。躡河飛身上城。殺散軍士。大開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樂綝家。樂綝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大喝曰。汝父樂進。昔日受魏國大恩。不思報本。反欲順司馬昭。耶。綝未及言。爲誕所殺。一面具表數司馬昭之罪。使人申奏洛陽。一面大礮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並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種草屯兵。準備進兵。又令長史吳綱送子諸葛瞻入吳。爲質。求援。務要合兵。誅討司馬昭。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從弟孫琳輔政。琳字子通。爲人強暴。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因此權柄皆歸於琳。吳主孫亮。雖然聰明。無可奈

何於是吳綱將諸葛亮至石頭城，入拜孫綽，繼問其故。綽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向事魏國。今見司馬昭欺君罔上，廢主弄權，欲興師討之，而力不及，故特來歸降。誠恐無憑，專送親子諸葛誕爲質，伏望發兵相助。綽從其請，便遣大將全惲、全端爲主將，千餘爲合後。朱異、唐咨爲先鋒，文欽爲鄉導，起兵七萬，分三路而進。吳綱聞奏，春報知諸葛誕，大喜，遂陳兵準備。却說諸葛誕表文到洛陽，司馬昭見了大怒，欲自往討之。賈充諫曰：「主公乘父兄之基業，恩德未及四海，今棄天子而去，若一朝有變悔之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昭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僚計議停當，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太后畏懼，只得從之。次日，昭請魏主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併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懼？豈長威權，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命征南將軍王基爲正先鋒，安東將軍陳騭爲副先鋒，監軍石苞爲左軍，兗州刺史周太爲右軍，保護車駕，浩浩蕩蕩，殺奔淮南而來。東吳先鋒朱異引兵迎敵，兩陣對圓，魏軍中王基出馬，朱異來迎，戰不三合，朱異敗走。唐咨出馬，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驅兵掩殺，吳兵大敗，退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會合文欽、並二子文騰、文虎，雄兵數萬來敵司馬昭。正是：「一方見吳兵銳氣墮，又看魏將勁兵來。」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救壽春于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慶兵

却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乃召散騎長史裴秀、黃門侍郎鍾會，商議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之助諸葛誕，實爲利也。以利誘之，則必勝矣。」昭從其言，遂令石苞、周太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騭領精兵在後，却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裝載賞軍之物，四面聚集於陣中。如敵來則棄之。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乃大驅士馬徑進。成倅退走，誕驅兵掩殺，見牛馬驢騾，遍滿郊野，南兵爭取，無心戀戰。忽然一聲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周太，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騭精兵殺到，誕兵大敗。司馬昭又引兵接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困，併力攻城。時吳兵退屯

安豐魏主車駕駐於項城。鍾會曰：今諸葛誕雖敗，壽春城中糧草尚多，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爲犄角之勢。今吾兵四面攻圍，彼後則堅守，急則死戰。吳兵或乘勢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而擊之，可全勝也。吳兵遠來糧必不繼，我引輕騎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昭撫會背曰：君真吾之子房也。遂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却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異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必斬朱異。乃回本寨商議。于諡曰：今壽春南門不圍，某願令一軍從南門入，爲助諸葛誕守城。將軍與魏兵挑戰，我却從城中殺出，兩路夾攻，魏兵可破矣。異然其言，於是全樞全端文欽等皆願入城。遂同于諡引兵一萬從南門而入。城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昭曰：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以破我軍也。乃召王基、陳懿分付曰：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從背後擊之。二人領命而去。朱異正引兵來，忽背後喊聲大起。左有王基，右有陳懿兩路軍殺來，吳兵大敗。朱異回見孫綝，綝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軍士推出斬之。又責全端子全禕曰：若退不得魏兵，汝父子休來見我。於是孫綝自回建業去了。鍾會與昭曰：今孫綝退去，外無救兵，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兵攻圍。全禕引兵欲入壽春，見魏兵勢大，尋思進退無路，遂降司馬昭。昭加禕爲偏將軍，諡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叔全樞言孫綝不仁，不若降魏。將書射入城中。樞得禕書，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諸葛誕在城中憂悶，謀士蔣班、焦彝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衆與魏兵決一死戰。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二人。仰天長歎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是夜二更時分，蔣班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用之。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誕在城中見魏兵四下築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不想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不泛。城中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絕，軍士饑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誕大怒曰：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武士推出殺之。文鶩、文虎見父被殺，各拔短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河赴魏。魏將司馬昭恨文鶩昔日單騎退兵之讎，欲斬之。鍾會諫曰：罪在文欽，今文欽已亡，二子勢窮來歸，若殺降將，是堅城內人之心也。昭從之。遂召文鶩、文虎入帳，用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爲偏將軍，封關內侯。二子拜謝上馬。遶城大叫曰：我二人寧大將軍赦罪，賜爵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聞言，皆計議曰：文鶩乃司馬氏離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於是皆欲投降。諸葛誕聞

之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爲威。鍾會知城中人心已變。乃入帳告昭曰。可乘此時攻城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打。守將會宣獻了北門。放魏兵入城。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着胡奮。手起刀落。斬於馬下。數百人皆被縛。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詮大怒曰。受命而出。爲人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爲也。乃擲盔於地。大呼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耳。急揮刀死戰。三十餘人困馬乏。爲亂軍所殺。後人有詩讚曰。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肯殺身。司馬昭入壽春。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梟首。滅其三族。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人縛至。昭曰。汝等降否。衆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昭大怒。叱武士盡縛於城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直殺至盡。終無一人降者。昭深加歎息不已。令皆埋之。後人有詩讚曰。忠臣矢志不偷生。諸葛公休帳下兵。蘿歌聲應未斷。遺蹟直欲繼田橫。却說吳兵大半降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之。久必爲變。不如坑之。鍾會曰。不然。古之用兵者。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唐咨因懼孫琳。不敢回國。亦來降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昭大驚。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時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爲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蔡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膽勇。維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琳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將魏太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遂表奏後主。願與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歎曰。近來朝廷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不理國事。只圖歡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讎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拆封視之。論曰。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衆。以弱勝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楚強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勾踐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傑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大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雖爲漢祖。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

穆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擲之於地。遂提川兵來取中原。又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運取賂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即提兵運取賂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却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懿，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甚多，人馬却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真、李鶻二將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當早降。若遷延，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槍出馬，獨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個破綻。王真便挺槍來刺，傅僉閃過，活捉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鶻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僉故意放慢。李鶻將近，努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鐵簡在手，待鶻趕上，舉刀欲砍。傅僉翻身回，向李鶻面門只一箇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王真被蜀軍亂槍刺死。姜維驍兵大進，司馬懿棄寨入城，關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次日，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礮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冲天。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嘯啞大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維遂令後隊爲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槍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維自思曰：「此必鄧艾矣。」挺槍縱馬而迎。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槍法無半點放開，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挂住了鋼槍，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小將已到，挺槍來刺。維閃過，那槍從肋旁邊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槍望本陣而走。維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各且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於是兩將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與司馬懿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

求救，卻說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旗息鼓，却如無人之狀。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軀小疾，有誤，相持明日會戰。」次日，維又引兵來，艾仍前不出。如此五六番，傳食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搆關中兵到，三面擊我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權，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昭攻打壽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教長城。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固正是。」已救四番，難奏維效。又嘆：「五度未成功。」未知如何退兵，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琳 姜維關障破鄧艾

却說姜維恐救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暗探回報，果然駱谷窄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衆皆稱艾曰：「將軍真神算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奏賞鄧艾。卻說東吳大將軍孫權，知全端唐咨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琳殺戮太過，心甚不然。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糞數枚，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向謝求蜜，食否？」藏吏曰：「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糞於蜜中，以陷之也。」黃門不服。亮曰：「此事易知耳。若糞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濕。若新在蜜中，則外濕內燥，命剖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雖然聰明，卻被孫琳把持，不能主張。琳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闡，分屯諸營。一日吳主孫亮問坐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國舅也。亮因泣告曰：「孫琳專權，妄殺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爲後患。」紀曰：「陛下但有臣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守城門。朕自出殺孫琳。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琳之姊也。倘若泄漏，誤朕，輕紀曰：「乞陛下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衆，使琳手下人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即寫密詔付紀。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尚。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琳，奏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卻令私人持書報知孫琳。琳大怒，當夜便喚弟兄四人點起

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尙劉丞並其家小俱擊下。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孫
綽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誤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
出。孫綽先將全尙劉丞等殺訖。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王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
諸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叛論。衆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命。尙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孫綽大罵曰。
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孫大怒。自拔劍斬之。卽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
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爲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御程牧之亮。
大哭而去。後人有詩嘆曰。亂賊誣伊尹。奸臣冒霍光。可憐聰穎主。並不得朝堂。孫綽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
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爲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次日。
孫楷蓋朝至。拜請同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于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殿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臺亭。
孫恩將車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謁道旁。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綽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
卽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玉璽。文官武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綽爲丞相。荊州牧。多官各有
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爲烏程侯。孫綽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孫
綽橫愈甚。冬十二月。孫奉牛酒入宮上壽。吳主孫休不受。孫怒。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曰。
吾初廢會稽王時。人皆勸吾爲君。吾爲今上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是將我等閉相待。吾早晚教你看布聞言。
嗚唯而已。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內。孫綽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
屯武昌。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延。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綽調兵在外。又搬盡武庫內軍器。
早晚必爲變矣。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老將了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召奉人內。密告其事。
奉奏曰。陛下無憂。臣有一計。爲國除害。休問何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召諸赴席。臣自有調遣。休大喜。奉
令魏延施朔爲外事。張布爲內應。是夜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奉旨來請孫綽入宮。
赴宴。孫綽方起牀。平地如人推倒。心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綦擁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
恐非吉兆。不可赴宴。綽曰。吾兄弟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於府中放火爲號。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忙下

御座迎之，請就高坐。酒行數巡，衆驚曰：「宮外望有火起，將欲起身，休止之。」丞相攪便，外兵自多，何必懼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懿，懿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縛頭奏曰：『願從交州歸田里。』」休叱曰：「爾何不從朕胤，呂據王惇耶？」命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懿下殿，東斬懿，從者皆不敢動。布宣詔曰：「孫懿一人，餘皆不問衆心，乃安布請孫休升五鳳樓，丁奉魏延施朗等擒孫琳兄弟，至休命盡殺於市。宗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管諸葛恪、滕胤、呂據、王惇等家，重築墳墓，以表其忠。其牽累遠流者，皆赦還鄉里。丁奉等重加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瑒答禮，瑒自蜀中歸。吳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瑒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開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齎入成都，說司馬昭不日篡魏，必將侵吳，蜀以示威。彼此各宜準備，要維聽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時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以廖化張翼爲先鋒，王含、蔣斌爲左軍，蔡舒、傅會爲右軍，胡濟爲合後，維與夏侯霸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與夏侯霸商議當先攻何地。霸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維從其言，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至谷口下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整點隨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現下三寨于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脈，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處，鄧艾喚子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爲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鄧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三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後地地下掘出，却說王含、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軍中大亂，急練兵器上得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住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鄧艾收兵回寨，乃歎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真將才也。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又撥軍馬命二將

安營訖，却將傷死屍身，填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鄧艾出馬，見維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般，維持槍縱馬大叫曰：汝效吾排八陣，亦能變陣否？艾笑曰：汝道此陣只汝能布耶？吾既會布陣，豈不知變陣？艾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颺，變成八八六十四個門戶。復出陣前曰：吾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入陣相圍麼？艾曰：有何不敢？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中軍調遣兩軍衝突陣法，不會錯動。維到中間把旗一招，忽然變成長蛇捲地陣，將鄧艾困在核心四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中大驚。蜀兵漸漸逼近，艾引衆將衝突不出，只聽得蜀兵齊叫曰：鄧艾早降！艾仰天長歎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懿也。比及救出鄧艾，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艾謂維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維曰：吾幼年遊學於荆南，曾與崔州平石廣元爲友，講論此陣。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捲地陣也。若他處擊之，必不可破。吾見其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艾謝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如變法。公既知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柵如何？維曰：我之所學，恐不過姜維。艾曰：來日公在陣上與他鬪陣法，我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於是令鄭倫爲先鋒，艾自引軍襲山後，一面令人下戰書搦姜維來日鬪陣法。維批回去訖，乃謂衆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法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之數，今搦吾鬪陣法，乃班門弄斧耳。但中間必有詐謀，公等知之乎？廖化曰：此必賺我鬪陣法，却引一軍襲我後也。維笑曰：正合我意。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收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前。司馬懿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之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請吾鬪陣法，汝先布與我看。望布成了八卦，維笑曰：此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盜襲，何足爲奇？望曰：汝亦竊他人之法耳。維曰：此陣凡有幾變？望笑曰：吾既能布，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維笑曰：汝試變來。望入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吾變否？維笑曰：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奧乎？望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會學全，乃勉強強辯曰：吾不信。汝試變來。維曰：汝教鄧艾出來，吾當布與他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却引兵襲吾山後耳。望大驚，恰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梢一指，兩翼兵混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卻說鄧艾

僅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倫剛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砲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爲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搭話，兩馬交處，被廖化一刀斬鄭倫於馬下。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敗。艾會命突出，身被四箭，奔到涪南，寨時司馬望亦到。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爲樂，可用反間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艾問衆謀士曰：「誰可入蜀交通黃皓？」言未畢，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竟州人也。艾大喜，即令竟州廣金珠寶物，運到成都，結連黃皓，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卻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維中計，遂拔涪南之兵隨後掩殺，正是：「藥殺伐齊遭閉阻，岳飛被敵被譏回。」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卻說姜維傳令退兵，廖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張翼曰：「蜀人爲大將軍連年勤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以安民心，再作良圖。」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兵追襲。卻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歎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且說姜維至成都，入見蜀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爲卿在場底，久不遣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後主默然不語。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回漢中，俟魏國有變，再伐之可也。」姜維歎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卻說竟州回到祁山寨中，報如此事。鄧艾與司馬望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竟州入洛陽報知司馬昭。大喜，便有圖蜀之心。乃問中護軍賈充曰：「吾今伐蜀如何？」充曰：「未可伐也。天子方疑主公，若一旦輕出，內難必作矣。」舊年黃龍兩見於甯陵井中，羣臣表賀，以爲祥瑞。天子曰：「非祥瑞也。龍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在井中，是凶之兆也。」遂作潛龍詩一首，詩中之意明明道着主公。其詩曰：「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於井底，鯀鱗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司馬昭聞之大怒，謂賈

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若不早圖，彼必害我。充曰：某願爲主公早晚圖之。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驚起迎之。美臣皆奏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爲晉公。加九錫，鸞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今爲晉公，得毋不宜耶？鸞乃應曰：敢不如命。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鯁，鱗是何禮也？鸞不能答。昭冷笑下殿。衆官凜然驚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鸞泣曰：司馬昭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王經奏曰：不可。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內外公卿，不願順逆之理，阿附奸賊，非一人也。且陛下宿衛衰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大焉。且宜緩圖，不可造次。鸞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言訖，即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時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敢懷二心乎？王沈、王業見經不從，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主曹鸞出內，令護衛焦伯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宦僮三百餘人，鼓譟而出。鬚仗劍升殿。叱左右逐出南闕。王經伏於殿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口耳。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鸞曰：吾輩已行，卿無阻當。遂望龍門而來。只見賈充戎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缺甲禁兵，吶喊殺來。鸞仗劍大鳴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禁兵見了曹鸞，皆不敢動。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濟乃掉戟在手，回顧充曰：當殺耶？當縛耶？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成濟搥戟直奔。鸞前，驚大鳴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斃。前胸撒出，整來再一戟，刀從背上透出，遂死於整旁。伯挺槍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內，見鸞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盤而哭。令人報知各大臣。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鸞屍首枕其股而哭曰：弑陛下者，臣之罪也。遂將鸞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至，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命泰之舅尚書荀懿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舅，今舅實不如泰也。乃披麻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伴哭而問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沉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可圖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於市。盡滅三族。後人有詩歎曰：「司馬當年命賈充，弑君南闕藉袍紅。卻將成濟

諫三族。只道軍民盡耳聾。」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子禍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布王經母子含笑受刑。滿城士庶無不垂淚。後人有詩曰：「漢初跨伏劍，漢末見王經。貞烈心無異，堅剛志更清。節如秦華重，命似羽毛輕。母子聲名在，應同天地傾。」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即天子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爲至德。魏武帝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賈充等聞言，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矣。遂不復勸進。是年六月，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芳爲帝，改元景元。元年，瑛改名曹奩，字景宗。魏武帝嘗擇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奩封昭爲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各官各有封賞。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弒了曹奩，喜曰：「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弒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爲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略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路。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軍王瑾曰：「吾有一計，不可明言。見寫在此。」諸呈將單台覽。艾接來展看，畢笑曰：「此計雖妙，只怕嚇不過姜維。」瑾曰：「某願捨命前去。」艾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瑾，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騎馬瑾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瑾報知姜維，維令關住餘兵，只叫爲首的將來見。瑾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瑾也。近見司馬昭弒君將叔父一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與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人來降。願從調遣，除奸黨，以報叔父之恨。維大喜，謂瑾曰：「汝既誠心來降，吾豈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草，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瑾心中大喜，以爲中計。忻然領諾。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瑾恐維疑慮，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瑾之言也。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瑾是王經之姪。其中多詐，請將置察之。」維大笑曰：「我已知王瑾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比於曹操，既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仲權之見，與我暗合。於是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瑾奸細不旬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瑾回報。鄧艾下書入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於八月二十日。」

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却教鄧艾遣兵於壩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了，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艾自率大兵於壩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一面令人將現有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令傳食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著運糧旗號。維却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將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却說鄧艾得了王瑄書信大喜，急寫回書令來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逕往壩山谷中來，遠遠使人登高眺望，只見無數糧車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兵。左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瑄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艾大驚，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月明如晝，只聽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瑄在山後廝殺，逕奔過山後時，忽樹林下一彪軍撞出，為首蜀將傅食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汝中吾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艾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那火便是號火。兩山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寸斷八續，但聞山下山上，只叫擊往鄧艾的。曹千金對萬戶侯，嚇得鄧艾棄甲丟盔，撒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為首的逕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領得勝兵去接王瑄糧草，却說王瑄密約鄧艾，先期將糧草車仗整備停當，專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敗，不知性命如何。瑄大驚，令人偵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有塵土大起，四下無路。瑄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糧。一霎時火光突起，烈火燒空。瑄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戰。」乃提兵董西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瑄拾命撞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瑄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並各關隘盡皆燒燬。姜維恐漢中有失，遂不追鄧艾，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瑄。瑄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草，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原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寨。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議出師。正是：「連修棧道兵連出，不伐中原死不休。」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託屯田姜維避禍

却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曰臣累出戰雖未成大功已挫動魏人心膽今養兵日久不戰則愾愾則致病況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後主覽表猶豫未決譙周出班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蜀分野將星暗而不明今大將軍又欲出師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詔止之後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當阻之譙周再三諫勸不從乃歸家歎息不已遂推病不出却說姜維臨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連年征伐軍民不甯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猶欲行強爲之事此化所以不敢專也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爲國也吾今入次伐魏豈爲一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逆吾者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三十萬徑取洮陽而來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鄧艾正與司馬懿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懿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軍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徑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積草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撤此處之兵分爲兩路去救洮陽難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而行我却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寨却說姜維令夏侯霸爲前部先引一軍徑取洮陽維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顆心下疑或未敢入城因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了請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遂當先殺入餘衆隨後而進方到瓮城邊忽然一聲礮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儻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後人有詩嘆曰「大膽姜維妙算長誰知鄧艾暗提防可憐投漢夏侯霸頃刻城邊箭下亡」司馬懿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懿就傍城下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傷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懿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蜀兵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動維與諸將曰兵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爲憂成敗之事

在此一舉，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軍出迎，兩陣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維又引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挑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往救之。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却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計較，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請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過，乘勢去救祁山。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寨矣。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囑畢，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纂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歸路。正慌急之間，忽聽得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話分兩頭。却說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時有大臣劉琰妻胡氏，極有顏色，因入宮朝見皇后，后留於宮中一月。方出，琰疑其妻與後主私通，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列于前將妻縛縛，令每軍以履擗其面數十，幾死。復甦後，主聞之大怒，命有司議劉琰罪。有司議得卒非撻妻之人，非受刑之地，合當棄市。遂斬劉琰。自此命婦不許入朝。然一時官僚以後主荒淫多有疑怨者。於是賢人漸退，小人日進。時右將軍關宇身無寸功，只因阿附黃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乃說皓奏後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關宇代之。後主從其言，遣使齎詔，召關宇。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忽一日三道人至，宣維班師。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與張翼徐徐而退。鄧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退，止留空寨。艾疑有計，不敢追。姜維遲到漢中，歇住人馬，自與使命入成都見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成。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祕書郎卻正。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意否？正笑曰：大將軍何尚不知？黃皓欲使關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疑其事矣。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豎，卻正止之曰：大將軍總武侯之事，任大職重，豈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為不美矣。維

謝曰：先生之言是也。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徑入。早有人報知黃瑒，皓急避於湖山之側。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奏曰：「臣聞鄧艾於祁山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同朝，未審聖意為何。後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陛下近則鑒於張讓，遠則鑒於趙高，早殺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復。』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昔日黃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干與國政。將軍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於將軍，惟將軍憐之言，罷叩頭流涕。維忿忿而出，即往見卻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維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隴西有一處名曰沓中，此地極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三者魏人不取，正視漢中四者將軍在外軍搥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維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維表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某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屯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日斂兵聚穀，退守漢中，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無不勝矣。』遂令胡濟守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傅僉同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沓中種麥。以為久計，卻說鄧艾聞姜維於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中奏。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勦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禿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從事中郎荀勗曰：『不然，今蜀主劉禪溺于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正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為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為副，將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之。吾欲令汝為大將去伐東吳，可乎？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昭大笑曰：『子誠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本在此。』昭展圖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種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卿與鄧艾合兵取蜀如何？會曰：『蜀川道廣，非一路』

可逾。嘗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昭遂拜鍾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兗。豫荆揚等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爲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前將軍鄧毅曰。姜維屢犯中原。我兵折傷甚多。只今守禦尙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取禍亂耶。昭怒曰。吾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斬之。須臾。呈鄧毅首級於階下。眾皆失色。昭曰。吾自征東以來。息歇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欲伐吳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水陸並進。併吞東吳。滅虜取處之道也。吾料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絆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抵駱谷。三路已襲漢中。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必矣。衆皆拜服。卻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起兵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卻以伐吳爲名。令青兗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來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昭大喜。遂日出師。時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昭笑曰。吾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言無數語。使邵悌疑心頓釋。正是。一方當士馬驅馳。日早。讒將軍跋扈心。未知其言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卻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旣破。則蜀人心膽已裂。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卽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此言乃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卻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瑾。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姜維。王買。皇甫闓。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爲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楮。

之子許儼也。衆皆曰：非此人不可爲先鋒。會喚許儼曰：汝乃虎膽猿臂之將，父子有名，今衆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徑取漢中。分兵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左軍出駱谷，右軍出子午谷。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令預填平道路，修理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許儼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衆，星夜起程，卻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懿往過羌人，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頌、隴西太守樂弘、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比及軍馬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漢中，忽於脚下進出一泉水，勢上湧，須臾驚覺，慄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護衛鄧續問之，續索明周易，艾備言其夢，續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將軍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滯不能，遷艾聞言，愀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頌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李弘引兵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水，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遮姜維之後。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卻說鍾會出師之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凜凜，人皆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實微笑不語。太尉王祥見實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王祥問其故，劉實但笑而不答。祥遂不復問，卻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卽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道。二處最爲要緊，若失一處，漢中不保矣。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時後主改景耀五年，爲炎興元年。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卽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此上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牀之上。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躑數十遍，盤旋於案上。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衛之後，主盡退伺臣，再拜祝之。師婆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陛下欣樂太平，何爲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國疆土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勿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酒歡樂。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誤了大事，却說鍾會大軍，遙遙

葦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備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備謂部將曰過此關即漢中矣關上不多入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衆將領命一齊并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將到先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比及許備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備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備回報備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棄馬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輪刺來却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麾衆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即以荀愷爲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備至帳下責之曰汝爲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壘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橋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汝既違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衆遂令斬首示衆衆將無不駭然時蜀將王合守樂城蔣斌守漢中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軍取陽平關守關蜀將傅會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衆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爲上會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困乏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集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傳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會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會乘勢追之魏兵復合會欲退入關時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會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子乎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會圍在核心會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會乃仰天歎曰吾生爲蜀臣死亦當爲蜀鬼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槍血盈袍鎧坐下馬倒會自刎而死後人有詩嘆曰一日行忠憤千秋仰義名甯爲傅會死不作蔣舒生鍾會得了陽平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驕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城聲大震鍾會慌忙出視之絕無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三更西南上城聲又起鍾會驚疑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地無一人會驚疑不定乃自引數百騎俱全裝貫帶望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會勒住馬問鄉導官曰此何山也

答曰：此乃定軍山。昔日夏侯惇殞於此處，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會大驚，引衆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平關時，不會折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却不傷人，只是一陣旋風而已。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吾當親往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率太牢，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祭畢，狂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鶴氅，素履屐，面如冠玉，唇若抹朱，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其人步入帳中，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見顧，吾有片言相告。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罹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後，萬勿妄殺生靈，言訖拂袖而去。會欲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是武侯之靈，不勝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於是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會一一撫慰，秋毫無犯。後人有詩讚曰：「數萬陰兵定軍致，令鍾會拜靈神。生能決策扶劉氏，死尚遺言保蜀民。」却說姜維在途中，聽知魏兵大至，仰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出迎，魏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楨也。楨出馬大呼曰：「晉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槍縱馬，直取王楨，戰不三合，楨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卻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添料撥精神，與艾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燬了。維大驚，急令副將盧立、旌號與鄧艾相拒。維自帶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巖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獨兵已被鄧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將姜維圍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然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平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胡濟抵敵不住，逃回郿城，鄧艾求援去了。維大驚，即傳令拔寨，是夜兵至驪川口前，一面一軍擺開爲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

轉怒自折其弓，英槍趕來，戰馬前失，姜維跌在地上，楊欣拍馬來殺姜維，維躍起身一槍刺去，正中楊欣馬腦，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縱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維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歎曰：「天喪我也！」副將甯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詐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卻引兵奔劍閣守之，則漢中可復矣。」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晉合兵之地，倘若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守，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到來，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冀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起，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正是：「漢中險峻已無有，劍閣風波又忽生。」未知何處之兵，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渡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卻說輔國大將軍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望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為敵人所襲，大勢瓦解矣。」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緒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却說鍾會離劍閣二十五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命汝把守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聽。」

吾令擅自逸兵，以致此敗。緒曰：維護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爲所敗。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地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該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吾人鈞令，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衆皆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嗣遣有人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若與他不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怒。乃引十數騎來見鍾會。會問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帳，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關。會曰：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會固問之。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運取成都。姜維必攜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關，可獲全功。會大喜曰：將軍此計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音。二人飲酒相別。會問本帳與諸將曰：人皆謂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才耳。衆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遂置雲梯，墩架，只打劍關，却說鄧艾出轅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觀其辭色，甚不以將軍之言爲然。但以口強應而已。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師謀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會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彼，彼以庸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爲莫大之功。若非吾屯沓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吾今若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逸兵。離劍關七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智，却說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辭。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過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行軍。艾選兵三萬，各帶乾糧，編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割麥，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逸兵，至於巔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境。魏兵沿途下了數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背是峻壁懸崖，不能開鑿，虛廢前勞。因此哭泣。艾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

百餘里。過此便是江油。豈可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之。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攬將下去。艾取氈自裹其身，先滾下去。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樹，魚貫而進。鄧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關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題其文云：「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艾觀訖大驚，慌忙對碣再拜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惜哉。」後人有詩曰：「陰平峻嶺與天齊，玄鶴徘徊尚怯飛。鄧艾裹氈從此下，誰知諸葛有先機。」却說鄧艾暗渡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昔武侯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陰平嶺主劉禪廢之，艾嗟呀不已。乃謂衆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須併力攻之。衆皆應曰：願死戰。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却說江油城守將馬遵聞東川已失，雖爲準備，只是隄防大路，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劍關，遂將軍情不以爲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捧盞飲酒。其妻問曰：屢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遵曰：大亭自有姜伯約掌握，千我甚幸。其妻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爲不重。遵曰：天子聽信黃皓，溺於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一到，降之爲上，何必慮哉。其妻大怒，唾面曰：汝爲男子，先懷不忠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馬遵羞慚無語，忽家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遵大驚，慌出納降，拜伏於公堂之下。泣告曰：某有心歸降久矣，今願招城中居民及本部人馬盡降將軍，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調遣。即用馬遵爲鄉導官，忽報馬遵夫人自縊身死。艾問其故，遵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往致祭，魏人聞者無不嗟嘆。後人有詩讚曰：「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可憐巴蜀多名將，不及江油李氏賢。」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運來攻涪城。部將田續曰：我軍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當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衆將苦告方免。艾自驅兵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後主又宣師婆問時，却不知何處去了。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絡繹不絕。後主設朝計議，參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原來武侯之子諱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卽黃承彥之女也。母親甚

陋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輅略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在南陽時聞其賢求以為軍武候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及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瞻自幼聰明尚後主文為駙馬都尉後魏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將軍時為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當下後主從卻正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也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之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瞻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瞻瞻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諸將問曰誰敢為先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為先鋒衆視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尚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瞻大喜遂命尚為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却說鄧艾得馬遠獻地理圖一本備寫涪城至成都一百六十里山川道路關隘險峻一一分明艾看畢大驚曰吾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山前何能成功耶如遷延日久變維兵到我軍危矣速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逕去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緩他先據了險要決斬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劉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擊鼓龍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方裾車旁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處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面頰軍士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軍各自收兵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汝等輕退以致於敗宜速斬以正軍法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報孔明之子諸葛瞻為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為先鋒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艾聞之謂師纂鄧忠曰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匹馬單槍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披兵衝出直搗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負傷而逃諸驍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劉營相拒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便加責乃與衆將商議曰蜀有奇將葛瞻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馬今若不速破後必為禍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征西將軍鄧艾致書於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竊觀

近代賢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荆益，遂成霸業。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氣已終，艾奉天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艾當表公爲瑯琊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虛言。幸存鼎鑒。」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迎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中見敵勢已迫，乃令彭和齎書殺出，往東吳求救，和至東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急告之書。吳主看罷，與羣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即令老將丁奉爲主帥，丁封孫異爲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奉領旨出師，分撥了封孫異引兵二萬向蜀中而進，自率兵三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接，却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謂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毒張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圍三門殺出。鄧艾見瞻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砲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核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艾令衆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自刎而死。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爲？』遂策馬殺出，死於陣中。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不是忠臣獨少謀，蒼天有意絕炎劉。當年諸葛留嘉胤，節義真堪繼武侯。』」鄧艾謫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兵驚動，兵衆三人亦皆戰死。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正是：「試觀後主臨危日，無異劉璋受傷時。」未知成都如何守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吳祖廟一王死孝 八西川一士爭功

却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

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光祿大夫譚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奇他國爲天子者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於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矣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後主未決退入宮中次日衆議紛紛譚周見事急復上疏諍之後主從譚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偷生禽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禪也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琦次子劉琮三子劉禪四子劉瓚四子即北地王劉暉六子劉尚七子劉璠七子中惟禪自幼聰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善後主謂禪曰今日大臣皆議當降汝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禪曰昔先帝在日譚周未嘗干預國政今妄議大事輒起亂言甚非理也臣竊料成都之兵尙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若知魏兵犯關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全功豈可聽禽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後主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禪叩頭哭曰若勢窮力竭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後主不聽禪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日一旦棄之吾甯死不辱也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令譚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譚周齎玉璽來維城請降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論周鄧良等艾作回書付三人齎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還成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拆書視之大喜即遣太僕將顯齎敕令姜維蚤降遣尙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金銀三千斤綿綺絲絹各二十萬疋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北地王劉暉聞知怒氣冲天乃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暉曰魏兵將近父皇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願膝於他人也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暉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妻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暉乃自殺其三子并割妻頭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哭曰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故先殺妻子以絕罪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有靈知孫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蜀人聞知無

不哀痛，後人有詩讚曰：「君臣甘屈膝，一子獨悲傷。去矣西川事，雄哉北地王。捐身酬烈祖，搔首泣穹蒼。覆瓿人知在，誰云漢已亡。」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轎，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轎，並車人城。後人有詩數曰：「魏兵數萬入川來，後主偷生失自裁。黃皓終存欺國意，姜維空負濟时才。全忠義士心何烈，守節王孫志可哀。昭烈經營良不易，一朝功業頓成灰。」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爲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特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自是漢亡，後人因漢之亡，有追思武侯詩曰：「猿鳥猶知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徒勞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且說太僕蔡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復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衆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歛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衆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衆皆求問。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卽於劍閣關邊豎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人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師在吾今日，至此猶爲遲也。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爲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威，皆將軍之力。維故甘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會遂折箭爲誓，與維結爲兄弟，情意甚密，仍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却說鄧艾封師纂爲益州刺史，牽弘、王頌等各領州郡。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大會蜀中諸官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將，必皆殄滅矣。多官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會西了艾，因此痛恨。鍾會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昭得書視之，書曰：「臣艾竊謂兵有先聲然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此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資鹽興治，並造舟船，預備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更以厚待劉禪，以攻孫休。若假送禪來京，吳人必疑，則於向化之心不勤。且權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卽封禪爲扶風王，錫以貲財，供其左右，爵其子爲公卿，以顯歸命之寵，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發

手書與衛瑾。隨後降封艾。詔曰：「征西將軍鄧艾，纘威奮武，深入敵境，使僭號之主，保頸歸降，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霧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邑千戶。」鄧艾受詔畢，監軍衛瑾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須候奏報，不可輒行。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詔專征，如何阻當？遂又作書，命來使齎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艾銜命西征，元惡既服，當權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國命，則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謙，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可施行。」司馬昭看畢，大驚，慌與賈充計議曰：「鄧艾特功而驕，任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昭從其議，遣使齎詔封會爲司徒，就令衛瑾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瑾，使與會同察鄧艾，以防其變。會接讀詔書，詔曰：「鎮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前無強梁，節制衆城，綱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爲候，各千戶。」鍾會既受封，即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瑾爲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効爲農家，養犢今僥倖自陞平，斜徑攀木懸崖，成此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又安能成此功耶？今欲對蜀主爲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見矣。晉公之疑是也。會深嘉其言，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出一圖，與會曰：「昔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帝，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愚國富，可爲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會大喜，指問山川形勢，維一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除艾？」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會依言，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於是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辭，以實己之語。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鍾會軍前，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昔日之言耶？汝會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爲艾實，爲會耳。」涕笑曰：「某恐明公忘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秘之，不可泄。」

漏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祕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耶。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正是：「纔傳西蜀收降將，又見長安動大兵。」未知姜維以何策收艾，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却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瑾收艾。艾欲殺瑾，則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可也會大喜。遂令衛瑾引數十人入成都，收艾父子。瑾部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正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瑾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蚤來歸，即加爵賞。敢有不出者，滅三族。」隨備橙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降。拜於衛瑾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瑾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艾父子。」艾大驚，滾下牀來。瑾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奪。蚤望見塵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衆各四散奔走。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養積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徼倖，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入成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趁平生之願矣。」維曰：「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斯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早也。今公大勳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峻嶺之巔，而從赤松子遊乎？」會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進取，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維曰：「若不退閒，當早圖良策。此明公智力所能，無煩老夫言之矣。」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也。」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蝕而復明，必不使漢室終滅也。」却說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報司馬昭有書到會，接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畏我擒艾，吾公知吾獨能辦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詐稱太后有遺詔，教討司馬昭，以正弑君之罪。據明公之

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駙駁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會曰：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維暗喜。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飲宴，數巡後，會執杯大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南闕弒君，大逆無道。早晚將篡魏，命吾討之。汝等各自簽名，共成此事。眾將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者斬。眾皆恐懼，只得相從。書字已畢，會乃困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坑之。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中，建乃密將鋪會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泣告曰：吾兄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輒監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會案。聽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視。會分付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洩漏。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引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星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知之。眾將大怒，忿來備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淵曰：正月十八日，可驟入內，如此行之。嚴軍衛瑾深喜胡淵之謀，即整頓了人馬，令丘建傳與胡烈，報知諸將，却說鍾會請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主何吉凶？維曰：夢龍蛇者，乃吉慶之兆也。會喜，信其言，乃謂維曰：器仗已備，放諸將出問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履之心，久必為害，不如乘早戮之。會從之，即命姜維領武士往殺眾魏將。維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寒昏倒在地，左右扶起，半晌方甦。忽報宮外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曰：此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忽報兵已入內，會令閉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面火起，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却被亂箭射倒。眾將舉其首，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寒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遂自刎而死。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瑾曰：眾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讎，共剖維腹，其膽大如鴉卵。眾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早有人報知衛瑾，瑾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江油之事，欲殺總得眾官告免，今日當報此恨。瑾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數鄧艾曰：「自幼龍」

籌畫多謀善用兵，凝眸知地理，仰面識天文。馬到山根斷，兵來石徑分。功成身被害，魂繞漢江雲。」又有詩歎鍾會曰：「髫年稱早慧，曾作秘書郎。妙計傾司馬，當時號子房。春春多贊畫，劍閣顯虜揚。不學陶朱隱，遊魂悲故鄉。」又有詩歎姜維曰：「天水詩英俊，涼州產異才。系從尚父出，術奉武侯來。大膽應無懼，雄心誓不回。成都身死日，漢將有餘哀。」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禪、漢壽亭侯關雲、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甯靖，留衛瑾守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止有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郎卻正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時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中書丞華覈奏吳主孫休曰：「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即乞陛下深加防禦，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爲鎮東大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虛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建寧太守霍弋聞成都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既漢主失位，何不速降？」弋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爲晚矣。萬一危辱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衆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了。且說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爲。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爲安樂公，賜住宅，月給用度，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劉禪及羣臣樊建、譙周、卻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門，昭因黃皓譏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時霍弋探聽得後主受封，遂率部下軍士來降。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官感傷，獨蜀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矣。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須臾後主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偷彼再問，可泣而答，而先人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欲哭無淚，遂閉其目。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後人有詩歎曰：「追歡作樂笑顏開，不念危亡半點哀。快樂異鄉忘故國，方知後主是庸才。」卻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爲王。表奏魏主曹奐時

與名爲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爲晉王，謚父司馬懿爲宣王。王司馬師爲景
 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膽量過人。次曰司馬攸，性情溫
 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
 立攸爲世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亦諫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
 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太尉王祥司空荀勗諫曰：前代立少多致亂國。願陛下思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爲
 世子。大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腳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著黃單衣，裹黃巾，拉藜頭杖，自稱
 曰：吾乃民王也。今來報汝天下換王，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此乃陛下之瑞也。陛下可戴十二篇
 冠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備六馬，進王妃爲王后，立世子爲太子。昭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酒，忽
 中風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勗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時八
 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爲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卽晉王位。封何曾爲晉丞相，司
 馬懿爲司徒，石苞爲驃騎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諡父爲文王。安葬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
 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亦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爲天子也。炎
 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子丕繼業，差役甚重，東西馳驅，未有宵歲。後
 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心久矣。文王并吞西蜀，功蓋寰宇，又豈操之可比乎？炎曰：曹丕尚紹漢統，
 孤豈不可紹魏統耶？賈充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築受禪臺，布告天下，以卽大位。炎
 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奐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宮，奐慌下御榻而迎。炎坐定，問
 曰：今之天下誰之力也？奐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
 之？奐大驚口噤不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晉王之言差矣。昔日我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
 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
 篡奪漢室，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節
 又曰：欲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讎，有何不可？叱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於殿下。奐泣淚跪告

炎起身下殿而去。與謂賈充斐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天數盡矣，陛下不可逆天。當顯漢獻帝故事，置修養禪臺，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與從之。遂令賈充染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與親捧傳國璽立於臺。大會文武，後人有詩數曰：「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張節可憐忠國死，一拳怒隼泰山高。」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與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斐秀列於左右，執劍令曹與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與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與前，曰：「臣身為魏臣，終不背魏也。」炎見孚如此，封孚為安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後人有詩嘆曰：「晉國規模如魏王，陳留蹤跡似山陽。重行受禪臺前亭，回首當年止自傷。」晉帝司馬炎，追諡司馬懿為宣帝，伯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亮生穎川太守司馬儁、儁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為七廟也。大事已定，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正是：「漢家城郭已非舊，吳國江山將復更。」未知怎生伐吳，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却說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牀不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資出拜。吳主把興臂，手指靈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資為君。左典軍萬彧曰：「靈効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左將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為帝王。丞相濮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察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與遂迎皓為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行爲元興元年。封太子孫資為豫章王，追諡父和為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加了奉為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爲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嗜嗜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濮陽興、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萬彧為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流涕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匱乏。陸凱上疏諫曰：

一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城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甯遷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官吏爲苛擾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亂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簡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疏奏皓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召術士術廣令筮者問取天下之事尙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皓大喜謂中書丞華歆曰先帝納卿之言分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朕欲兼并漢上以爲獨主復讎當取何地爲并嚴諫曰今成都都不守社稷傾崩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吳民乃爲上計若強動兵甲正猶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願陛下察之皓大怒曰朕欲乘時恢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嚴出朝嘆曰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遂隱居不出於是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襄陽與衆官商議賈亦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得也炎大喜卽降詔遣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軍馬預備迎敵自是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者皆聽之減戍邊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來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着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侍衛帳前者不過十餘人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衆人小覷陸抗耶此人足智多謀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此人爲將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而輕進此取敗之道也衆將服其論只自守疆界而已一日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衆將得令止於晉地打獵不犯吳境陸抗望見嘆曰羊將軍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祜歸至軍中際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吳人皆悅來報陸抗抗召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衆人答曰必得佳釀則飲之抗笑曰晉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衆人領諾攜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

彼既施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衆皆愕然，卻說來人，因見羊祜，以杭所問，并奉酒事。一一陳告。祜笑曰：彼亦知審能飲乎？遂命鬪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祜笑曰：杭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抗遣人候祜，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臥病數日，未出。祜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送與服之。來人持侵，因見抗，衆將曰：羊祜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曰：豈有仇人羊叔子哉？汝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衆將領命，忽報吳王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吾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使齎到建業。近臣呈上。時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勸吳王修德慎罰，以安內爲念，不當以曠武爲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爲司馬，却令左將軍孫異代領其軍。羣臣皆不敢諫。吳主時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姿意妄爲，窮兵中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葛亮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却說羊祜聞陸抗嚴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其略曰：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關。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威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感衰，不可長久也。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翼師賈充，荀勗，馮統三人，力言不可。因此不行。祜聞上，不允其請，嘆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哉？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祜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也。遂辭病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臥榻前，祜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雖可繼卿之志，祜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炎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薦人於朝，即自焚其奏稿，不令人知。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言訖而亡。炎大哭，因宮勅贈太傅，鉅平侯，南州百姓聞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祜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

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爲墮淚碑。後人有詩歎曰：「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殘露頻滴，疑是當年墮淚人。」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爲人老成練達，好學不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臥常自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及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準備伐吳。此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刺其面，或擊其眼，由是國人大懼。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其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造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準備，聲勢正威，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人後宮與秘書丞張華圍棋消遣。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表也。表略云：「往者羊祜不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度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恐怖，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遷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棋枰，斂手奏曰：「陛下聖武，國富民強，吳主淫虐，民盡國敝。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即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爲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南大將軍瑯琊王司馬卞出潁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淨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又令冠南將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早有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爲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爲將帥，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勰引兵十萬出屯牛渚，接引諸路軍馬。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面有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舟皆爲齏粉矣。」皓大喜，遂問其計。岑昏奏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于沿江緊要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置於水中。若晉舟乘風而來，逢錐則破，豈能渡江。」

也。時大喜，傳令搬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鏈，設立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襲長江夜驛，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礮搥鼓，夜則各處舉火，皆領命引象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曰：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歆爲先鋒，三路來迎。杜預引兵前進，孫歆船早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欲引兵上岸。遙望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礮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搥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馬下。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尙馬到斬之。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風齎印而降。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成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來春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遂脫檄約會諸將一齊進兵，攻取建業。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將鐵索沿江橫截，又以鐵錘置於水中爲準備。濬大喜，遂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爲人，披甲執仗，立於週圍。順水放下。吳兵見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鎗着筏，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火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莹、右將軍諸葛詵來迎晉兵。營謂詵曰：「上流諸軍不作提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饋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詵曰：「公言是也。言未畢，入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悌垂泣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諸葛詵亦垂泣而去。張悌與沈莹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莹被周旨所殺。吳兵四散。敗走後，人有詩讚張悌曰：「杜預巴山見大旗，江東張悌死忠時。已拚王氣南中盡，不忍偷生負所知。」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晉兵久勞於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軍還，再作後圖。」張華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吳人膽落，不出一月，孫皓必擒矣。若輕召還，前功盡廢。誠可

惜也。晉主未及應，賈充叱華曰：汝不審天時地利，欲妄邀功勳，困弊士卒，雖斬汝不足以謝天下矣！曰：此是朕意，華但與朕同耳，何必爭辯？忽報杜預馳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急進兵之意。晉主遂不復疑，竟下征進之命。王濬等奉了晉主之命，水陸並進，風雷鼓動，吳人望旗而降。吳主皓聞之，大驚失色，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戰？衆對曰：今日之禍，皆昏昏之罪，請陛下誅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黃，何能誤國？衆大叫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遂不待吳主之命，一齊擁入宮中，碎割昏昏生啖其肉。陶濬奏曰：臣領戰船，皆小，願得一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皓從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卒水兵下江迎敵，二入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吳兵旗幟皆不能立，盡倒豎於舟中，兵各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卻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爲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孫皓聞晉兵已入城，欲自刎，中書令胡冲光豫勸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與楓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前，歸降。濬釋其縛，焚其檣，以王禮待之。唐人有詩歎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見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老幼男女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大寧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王司馬佑并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王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晉主，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驃騎將軍孫秀退朝向南而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基業，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卻說王濬班師還吳，主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大笑，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擊人眼目，刻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入臣弑君及奸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爲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封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自此三國歸於

晉帝司馬炎爲一統之基矣。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奐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後人有古風一篇，以敘其事曰：「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烏飛上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汜與刀槍。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奸雄皆鷹揚。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與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荊襄。張逸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陶謙張繡公孫瓚，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威震天子，令諸侯總領貔貅鎮中土。樓桑玄德本皇孫，義結關張願扶王。東西奔走恨無家，將募兵微作羈旅。南陽三顧情何深，臥龍一見分寰宇。先取荊州，後取川。霸業王圖在天府，嗚呼三載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將天補，何期歷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墻，姜維獨憑氣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勞，鍾會鄧艾分兵進漢望。江山盡屬曹丕，散芳髦纔及奐司馬。又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命與安樂。王侯公卿從根苗，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吊空牢騷。」